

# 天山四義

鄭證因著



上海元昌印書館印行

鄭證因著

# 天山四義

# 目次

- 第一章宦海回棧廬向乾全家遭慘禍……………一
- 第二章兄仁弟讓訪仇踪雙小走江湖……………二三
- 第三章被誘遭擒九連環捨生救師弟……………四二
- 第四章深明大義盛貞娥山洞匿仇敵……………六〇
- 第五章磨難未消入天山峯前遇怪蟒……………七九
- 第六章奇俠援手奇天嶺含淚入師門……………九八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34 8176B

# 天山四義

鄭證因著  
吳志學修

## 第一章 宦海回棹盧向乾全家遭慘禍

天

山

四

義

邊塞俠蹤上下兩集，事蹟雖已完全結束而讀者以屠龍手霍天民只如神龍一現，儘可繼續撰述，爰應讀者之意，續撰天山四義一篇，由鐵燕子盛云飛背誓負約，盧向乾全家遭毒手起，雙小走江湖天山訪師，中途九死一生，四義仗劍下天山竟爲強敵所制，幾至全軍覆滅，飛天夜叉鐵黨下江南始克報仇雪恨。且說南荒異叟乜秋帆，乾坤掌石子奇得屠龍手霍天民之助，鐵燕子盛云飛屈服在老俠客武力之下，他竟自慷慨的把盧家讓釋放，並且對天設誓，定然立刻打發親信差弁，到滇邊釋放盧向乾，彼此間新仇舊恨一筆勾消，乜秋帆石子奇見他意出至誠，不致於再行反覆，遂連夜的趕回滇邊，老俠客屠龍手霍天民，和乜秋帆定下約會，叫他在中秋節務必趕到苗山，這位老俠客要親自傳授衣鉢，自己也要入山學道，不再管紅塵上一切事，乜秋帆石子奇，帶着盧家讓和傷痕未愈的義僕余成，返回滇邊，一路上有乜秋帆盡力的給余成治療，一入滇邊，余成的傷勢痊癒，精神恢復，只有盧家讓仍然懸念着，鐵燕子盛云飛是否言行如一，真個從此和父親解冤釋怨，非得趕到行轅，才能見出起落來，這天，

已經到了滇邊，大家一商量先行回店，略事收拾一下，再去雲貴總督行轅，探看盧向乾是否能够釋放無罪，可是才到店門首，那九連環錢昭義正在店門口張望，見師父師伯全回來了，他滿面堆笑的跑過來，招呼了聲：「師父師伯」。隨說道：「老人家回來的很快，難道已知道盧大人的官司完了麼！」也秋帆點點頭道：「盛云飛還算言而有信，他的公事，居然來的這麼快，反走在我們頭裏」。隨向九連環錢昭義問：「盧大人可是已經回來了麼」！九連環錢昭義忙答道：「老人家從昨天已經回來了，總督的意思，仍然令大人官復原職，可是老大人要等師父師伯回來，從長計議，看情形他老人家很灰心了的。」也秋帆石子奇全點點頭，盧家讓聽說父親已經回來，却頭一個跑進店房，直奔後跨院，一進跨院的上房，看到老父面色蒼白，雖則僅僅月餘的囚禁，已折磨得消瘦了一半，這還仗着沒受什麼凌虐委屈，盧家讓也是九死一生，居然能重返滇邊，父子相聚不由的跑到盧大人前，跪在地上，抱着父親的兩腿放聲痛哭，盧向乾也是老淚漣漣往起拉着盧家讓，說道：「你還難過什麼，總算我把這場官司抖落開，骨肉團圓，無論吃過多大虧，受過多大委屈，不必放在心上」。盧向乾跟着聽到也秋帆石子奇全回來，趕緊向外迎接，方出了上房，也秋帆石子奇、余成、已經全走進來，盧向乾緊走了幾步深深一拜，向也秋帆石子奇道：「老師傅們爲我盧向乾，千里奔波，担驚履險，受盡風霜之苦，把我這場冤枉官司給抖落開，恩同再造，現在我盡說些感謝話，沒有什麼用，我父子至死不忘德。老師傅們快快裏請。」盧向乾更由九連環錢昭義口中聽得余成忠心護主，這種情形叫人可敬，忙過來，拉住余成

的手，向他臉上看了看，蒼白異常，那有什麼血色，足見他在路途上被黨們砍傷很重，盧向乾慨然向余成道：「我盧向乾真不信，竟會有這種義僕，捨死忘生，來爲我父子盡力，慢說現在我們全能看着聚會在一起，就是脫不出惡魔之手，毀在他手中，也覺得值得了，余成從此我不能拿他當家人奴僕看待，你在家讓結爲異姓兄弟。」余成聽到盧向乾這麼說，吓的他連連的後退，沙啞着聲音，向盧向乾道：「老大人別這麼折受小人，我爲主人盡力是應該的，只盼着主人安然無事，小人總吃些苦頭，又算得什麼，我那敢那麼狂妄和主子結爲兄弟，大人如要不棄嫌，能够叫小人在府上多呆些年，於願已足」。盧向乾遂說道：「這不是一時的事，咱們從長計議，老師傅裏請，一同走進屋中，夫人也出來拜謝也秋帆石子奇，趕緊又吩咐手下人去到本街上叫一席精緻的酒菜，來給也秋帆石子奇接風洗塵，這裏落座之後，也秋帆向盧向乾說道：「總督那裏的事情，已經完全了麼，就這麼隨隨便便的把大人釋放了，成何體統。」盧向乾哼了一聲道：「虎狼世界，誰有力量，誰就能施展，這情形分明是鐵燕子盛云飛，勢力尙足，致於這種對付我，完全是他個人的主張，他決不會怕什麼飛短流長，所以總督十分抱歉的把我釋放之下，並且當面允許，我完全算被屈含冤，現在一切查明，部裏頭由總督那裏，專摺晉京，保奏決沒有絲毫違法殃民的情形，依總督的意思叫我官復原職，老師傅請想，此番我盧向乾是九死一生，若不仗着二位老師傅熱腸俠骨，肯這麼盡力的救我，恐怕我不易逃出盛云飛之手，這官我實不願作了，不怕老師傅們見笑，我從二十多歲，離開故里，飄流各處，一直到入了軍營，漸

漸的熬到作了帶兵官，我家鄉故里，並沒去一趟，固然是家鄉沒有我親近人了，可是還有祖宗的廬墓在，我打算辭官不作告老還鄉，回到山東青州府，我雖沒有多少積蓄，身邊這幾個錢，夠買幾畝地，安份守己作個莊稼人，我決不願意在江湖道上以及宦途中廝混了，這是我實心實意的打算，二位老師以爲如何，乜秋帆石子奇，全點頭嘆息，因爲盧大人所遭遇的情形，實難免叫他灰心辭官不作，告老還鄉，倒是很好的辦法，所以決不過甚的阻攔勸慰，盧向乾又細問了問，乜秋帆石子奇和那盛云飛相會的情形，石子奇把當時的情形詳細說與了盧向乾，盧向乾恨聲說道：「不是我責人過苛，像鐵燕子盛云飛此番低頭領罪決不是他真個的愧悔，我看還是那位老俠客把他威脅的，不敢不這麼辦，此人稍得勢時還要提防他報復，好在我盧向乾，已經安心回轉山東，任憑他甘心與不甘心，我們只好將來再講了。」乜秋帆點點頭道：「我們行俠作義，行道江湖，講究的是與人自新之路，不能不給人改過遷善的機會，鐵燕子盛云飛從此真能夠痛悔已往之非，他更能把這次的事承認自己作錯，他的後福無窮，倘若真個如盧大人你所說，他惡念再生，叫我乜秋帆看來，恐怕也就是他滅亡之日了。」這一席酒真是賓主盡歡，過了兩日，盧向乾決意回轉原籍，自己向總督那里懇切的說明自己灰心，不願意再作官，南荒異叟乜秋帆也願意盧大人這麼辦，他這些年來總可以說是略有積蓄，更知道盧向乾從少年游蕩江湖，飄流各處，現在年歲已老正好收場，兒子盧家讓是很有出息，個人退隱林泉倒是一件好事，總督那裏因爲盧大人遭到這場冤枉事，也覺得不宜再挽留他，總督那裏雖然知道的不大清楚，盧向乾和

鎮威將軍盛在堂私仇舊怨怎樣了結的，（事詳邊塞雙俠全集中）盧向乾這一辭官不作倒是很好，免得他們雙方將來再起爭端，盧向乾親自拜本晉京，總督那里也替他遞了因病乞休的奏摺，這時因為邊疆上很平定，所以沒個不准，盧大人，點好一切就要起身，南荒異叟也秋帆向盧大人道，「大人此番回轉山東原籍兩三千里的途程，我們應該保護大人才是，無奈這次在川邊辦理這件事，我本門中惟一的掌管門戶人屠龍手霍天民師叔，和我定下約會，叫我立時趕奔天山，關係我門中傳授衣鉢的事，我這位霍師叔已經決意從此退出武林歸隱深山，凡是我們門中人必須趕到，這是本門中傳宗接代的大典，決不能誤了這個日期，我師弟子奇雖則和我門戶不同，但是在師門中很接近，所以也相邀參與這場盛會，我們弟兄兩個全得奔天山一遭，大人又不願在這里再就攔下去，我打算叫我這個徒姪九連環錢昭義跟隨大人回故里，他一身本領在武林中也覺說得出去，跟家讓兩人合在一處，也够應付一切，論理說現在風平浪靜不會再有什麼危險，可是路途太遠似乎還是加以提防以保萬一，大人認為怎麼樣？」

盧向乾微搖了搖頭說：「也老師依我看來很可以不必添這個麻煩了，我從二十歲遊蕩江湖，走遍了南北各省，我就沒有和人結過仇，只有盛云飛這個忘恩負義之徒他會作出這種欺人欺天的事來，真叫人意想不到，此時我回轉山東，我一切謹慎一些也就是了！我想也不致于再有人不利於我」。乾坤掌石子奇一旁說道：「老大人還是依我師兄的主張爲是，防患未然大人雖也有一身本領，到不如多兩個幫手比較着安全，小徒現在也沒有什麼事可作，叫他隨大人去和家讓一處也好互相緝練工夫，免得他們



全贖廢了！」盧向乾因爲這節兄弟二人全這麼一再的主張，自己也不好固執，遂答應着帶着九連環錢昭義回轉山東。南荒異變，乞秋帆跟乾坤掌石子奇全竭力囑咐九連環錢昭義不要把事情看得太輕了。一路上要謹自小心，好好的照應着，只要到了山東地面你不妨在那多住幾時，我們師兄弟兩人暫時也不同滇邊，我們還要趁這時到苗疆上遊覽一番，大約再回來也得半年後，你從山東翻回來回你自己家中，我們從苗山回來定然去找你」。九連環錢昭義一一的答應着，盧向乾和盧家讓父子二人和乞秋帆石子奇洒淚而別，盧大人帶着家眷從滇邊起身，在路途上接着站的緊趕決不耽擱，盧家讓是很高興，因爲此次回故里想不到的師兄九連環竟能跟隨一塊走，這小弟兄兩個是十分說得來，在行程中兩人談論些武功本領，到不覺寂寞，盧家讓是始終沒到過北方，所經過之處一處的風俗人情全和滇邊互異，義僕余誠自從盧大人出事之後，他捨死忘生忠心救主，險些個把命送掉，所以盧大人對於這個余誠決不以童僕看待了，叫盧家讓和余誠以兄弟相稱，自己也就算收了個義子，那余誠頗知本份，他決沒有絲毫驕傲之心，仍然和平時一樣，他們在路途上整整的走了有二十餘日，才算入了山東境內，盧向乾的故里在東昌府，他可是三四十年的工夫沒有到故里來了，好在他家鄉中沒親人，只要幾個本族，盧向乾這一回來，和他們一姓的伯叔兄弟全不認得了，盧向乾雖不是衣錦榮歸，現在總算是作了官回來，宗族戚友全是另眼看待，盧向乾在家鄉這里起蓋房屋，置買田園，修祭祖宗的廬墓，各人就算是隱居田園安份守己，落天知命的以度晚年，九連環錢昭義和盧家讓住在一處，這小弟兄二人十分投契，

#### 天 山 四 義

那盧向乾決意不叫家讓求功名富貴，盧家讓越發的不肯叫九連環錢昭義走了，九連環錢昭義住了有兩個多月的工夫，自己也悵着回家去看看，因為昭義家中是個富厚的人家，他拜在石子奇門下決不想以武功換取功名富貴，可是盧家讓那捨得叫他走，算是竭力的挽留，錢昭義再住一月教他回家，按理說盧大人退隱故鄉，這麼安份守己稱得起與人無辱與世無爭，總可以風平浪靜過着鄉村生活，那知道隱患尙伏，竟於不知不覺中又有大禍臨頭，盧向乾所住的地方是東昌府的城外，離着東關三四里地，他們這個地名小商河，這個鄉村不大不小也有五六百戶人家，村中居民多半是老住戶，盧向乾少年離開家鄉，到六十多歲才回來，鄉中父老對於他眼前的這種情形十分敬重，認為他總是不忘桑梓落葉歸根！總還悵着回到老家，這就是沒把宗族戚友們忘掉，所以他住在小商河，鄉鄰們倒是十分關照，盧家讓跟九連環錢昭義是住在前面小書房中，每天早晨起來，在前面的僕人在打掃着院落時，他們哥兩個必到村邊走一遭，圍着這個村莊轉一週，這樣對於練功夫上有極大的益處，鄉間差不多起得全早。這天早晨又從村口走出來，從野地繞着村莊轉過來，他兩人經過後村口時，正有一個老者也從村子裏走出來，和盧家讓錢昭義走了個碰頭，彼此全認識，盧家讓忙招呼了聲：「楊老伯你起得早！」這位老者向盧家讓點頭道：「你們哥兩個起得也很早啊！」說了這句話楊老者略一停頓向盧家讓問道：「家讓，你家中來的客人走了麼？」盧家讓不由一怔向楊老者問道：「老伯我們家中並沒有客人前來，你老這話從何說起？這位楊老者，嘿然問道：「怎麼你家中沒有客人前來，這可不是我年老昏憤，在昨

天中午之後，來了兩個人說話全不是本地口音，我從來沒出過遠門，也辨不清他們究竟是什麼地方的人，來到咱們小商河之後，向我打聽，你們盧府上住在那里，我也愛多說話，我遂向他們盤問跟盧大人有什麼關係，這兩人說他們是從四川下來經商到這裏，盧大人是他們好友，他們輕易不到北方來，好容易到了這裏，那好過門不入，並且盧大人已經告老還鄉，決不會再出去作官了，朋友間的聚會極難，所以要找他盤桓兩日，我聽到這種話知道盧大人在外邊交的朋友，我遂指點了府上的住所，還明明看到他們奔前街走去，我不信相隔半牆街，他們會找不到，這不是怪事麼，盧家讓跟九連環錢昭義，聽這位楊老伯這番話十分詫異，因為盧大人回鄉之後，恐怕不會有朋友前來，因為他此次返回故里，連他自己全是三十年沒有來過的地方，別人又那里會知道，現在居然有人找上門來，這可是怪事了，九連環錢昭義恐怕再說下去，楊老伯更起了疑心，遂向盧家讓使了個眼色，故意的向楊老伯說道：「謝謝老人家的照應，或者許是不差，真個是盧老大人的朋友，定是跟老伯說話之後，又碰見了別人，他們到了小商河，不會不到我們宅中去，今日無論如何總可以見着了。」九連環錢昭義說完了，不敢和這楊老伯多敘話，立刻向楊老伯告別帶着盧家讓直奔村中，那楊老者已然走開，盧家讓忙向錢昭義道：「師兄，這是怎麼個情形，難道有什麼人想不利於我們，來到小商河地方搜尋我們蹤跡麼？」九連環錢昭義搖了搖頭，向盧家讓道：「我看不必疑心，老大人沒有深仇大怨的人，更兼他此番告老還鄉，除了那鐵燕子盛云飛一場事，已經彼此罷手，老大人作官回來，又不是那種貪官污吏，飽斃而歸

## 天 山 四 義

，有綠林道注了意要對付他，這種情形，也許是還有同姓之人，並不是我的咱們，不必放在心上，並且不宜和老大人提起」。盧家讓點點頭，立刻兩人說着話回轉家中，果然把這件事就此擱開，這小弟兄兩個，雖則聽到這種離奇的事，但是因爲心里沒有懸疑的事，所以全不放在心中，又過了兩日，沒有一些事發生，也沒有人找上門來，這哥兩個也就把這事忘下，可是這小商河村莊，雖則有數百戶人家，可是全是老住戶，每天出入打頭碰臉多半是熟人，就是彼此不說話，眼中也全看熟了，竟在這幾天內，連續發現可疑的人，全是外省口音，村人未免注意，這天在夜間二更之後，突然聞這小商河的村中，忽然出了事，在盧宅的附近，住居的人家，滿聽到了，屋面上，街上：連續的發起喊聲，招呼着附近的黎民老百姓們，想要命的不要多管閑事，現在有江湖道朋友，到此尋仇報復，冤有頭，債有主，所找的是姓盧的一家人，跟別人無關，如敢出頭多管閑事，那可叫他自己提防着，那是他願意找死，這種喊聲出來，頗爲驚人，在一個半夜間，事不關己誰敢多事，跟着殺聲起，火起，這盧宅竟自竄起七八名綠林道，一下手就是狠辣，先把宅子的前後院，放火焚燒，九連環錢昭義，稍聽得一點聲息就向乾，以及前面的余成，跟小商河本地所僱的長工，全驚醒起來，九連環錢昭義，稍聽得一點聲息就頭一個竄出來，提着九連環竄到房上，向四下一張，見匪徒們已把內宅包圍，老大人盧向乾已經提着一口劍從上房闖出來，匪徒們撲上去動手，九連環錢昭義一看匪徒們動手的情形，就知道今夜要落一個同歸於盡，老大人一露面已經有兩名匪徒竄過去，把大人圍住，另有兩名闖進上房，跟着聽得一

片怪叫的聲音，匪徒動手，老夫人和女僕等大約全送命在他們手中，九連環錢昭義，把這條九連環索，舞動了撲上去，救應老夫人，可是那又知道，匪徒們早有計劃全安置好了。動手時是絲毫不亂，對付誰全是預先的派好了，錢昭義往上一闖時，已被人截住，不容他救應盧大人，盧家讓也提着劍，往後猛闖，竟也被兩名匪徒截住，拚命動手廝殺，盧家讓在動手間眼中望到所來的匪徒，內中有兩個十分面熟，驀然想起，內中兩人正是南鄭所見的那兩個差官，盧家讓幾乎氣炸了肺，怎麼也沒想到鐵燕子盛云飛竟是人面獸心，反覆無常，他已經完全答應兩家的仇冤一筆勾消，想不到今日他竟派遣能手趕到東昌府小商河，這一來認定了今夜恐怕難逃毒手，命該如此，只有捨命一拚，別無他法，把掌中劍施展開簡直是不顧命的和堵截自己的匪黨拚命的戰，動手到二十餘招，盧家讓已經不是對手了，自己在力戰之下，眼看看要毀在匪徒手中，爺三個又分在三處，後院里的這位老夫人盧向乾先前還疑心是匪徒下手劫掠，爲的是奪取財物，趕到匪徒一往上房闖，老夫人這才知道，不是爲財來的！這羣匪黨依然是爲尋仇報復而來，老夫人盡力拒敵之下，耳中聽到慘呼之聲，心慌意亂，手底下越發不成了，匪徒們奮力進攻之下，盧向乾已經身上兩處帶傷，這時候後院的廚房下房同時火起，匪徒們動着手，分出人來放火燒這宅房子，盧向乾萬想不到，回到故土原籍，還有這場是非，不過露面動手的匪徒，老夫人一個也不認得，只有九連環錢昭義跟義僕余成在火光之下，越發認得清楚，不由的冤憤填胸，想到世界上竟有這種反覆無常的惡人，這分明還是那鐵燕子盛云飛主使出來的匪黨，他竟自這麼萬

惡滔天，兩下里恩怨全消之下，叫人絲毫沒有防備，他竟下毒手，非要把盧大人除了不可，這樣看起來，真是天道不公，神鬼無靈了。這時內宅里頭，連夫人帶了環僕婦完全遭了毒手，上房也被焚燒，門房里的長工們先前還認爲是毛賊草寇，各自抄起農具來，這才看出全是江洋大盜，一個莊家人，又那里敢和匪徒拚命，一個個吓的四散奔逃，但是他們那里還逃的開，有的沒闖出角門，有的沒到大門口，全被剝倒地上，那九連環錢昭義，仗着一身武功本領，得着師父乾坤掌石子奇，師伯南荒異叟七秋帆的真傳，還能够和匪徒們招呼一陣，工夫一大可有些不成了，並且匪徒中最厲害的還是那飛鏢手項增祺，智多星唐世義，在南鄭地面盧家讓就是落在他們手中，被強劫到川邊趕到一動上手，這兩名爲首的竟自呼喚着一般黨羽把錢昭義盧家讓團圍住，這爺三個被分到三下里，九連環錢昭義一看情勢不好，他把九節連環索奮力的使展開，一個盤旋掃打，秋風捲落葉，連環四式，把包圍的匪徒逼得後退，他聳身一躍竄上房頭，撲奔後院，他心里就懸念着老大人盧向乾不是匪人的對手，安心把老大人先救出去要緊，可是他翻上後院的南房，見院中三名匪徒把盧大人包圍住，已經擠到了西南房這裏，因爲北房自經火光冲天，院子靠北半段，已經停留不得人了，在這時忽然轟隆一聲，正房的前簷完全已塌下來，九連環錢昭義一聲暴喊，從房上竄下來，可是就在這時，老大人盧向乾左肩頭後又着了一刀，九連環錢昭義、身形縱下來，掌中的九節連環索向一個匪人的背後猛砸；這匪徒往旁一縱身，九連環錢昭義忙喊：「老大人快跟我走」。他掌中的九節連環索向左邊的匪徒斜肩帶着剝下去，可是盧向

乾此時已經勉強招架，左肩頭這一刀，刀傷很重，動作全有些不靈了，雖然見九連環錢昭義來救自己，但是又招架了匪徒兩招，自己知道實在不行了，眼前就是三名匪黨，何況前面還有人，個人動作不靈，往房上竄，決竄不上去，這時內中一名匪徒，掌中使一口厚背鬼頭刀，他已經猛撲過來，把九連環錢昭義橫劫住，那兩名匪徒，更是向盧大人奮力進攻，盧向乾自知難以脫身，掌中劍奮力的向外連劈了兩劍，身形倒縱竄到西南角牆角下，此時正房的火勢正猛，照得院中如同白晝，盧向乾老大人此時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了，兩眼已經快要弩出血來，把劍一橫，厲聲喝道：「賊子們住手」。這兩名匪徒壓兵刃，往前作勢猛撲，可是身形沒撲過去，盧向乾厲聲說道：「我盧向乾上不虧天下不負人，你們這羣狼心狗肺的東西，竟來這麼逼迫我，看你們情形不是爲的錢財，姓盧的算是認了命，是好朋友跟我結個鬼緣，什麼人打發你們前來，要我姓盧的這條老命。」盧向乾這時形如凶煞一般，這兩個匪徒別看手底下厲害，可是頗有懼色了，內中一個却高聲答道：「盧向乾，你還算明白，冤有頭，債有主，我們和你無怨無仇，不過奉命差派不得已而爲之，你只要明白就好，姓盧的決不叫你們多活下去，去留着這張嘴終是後患，姓盧的聽明白了別叫我們費事」。盧向乾一聽這些匪徒是鐵燕子盛云飛所派，口中喊了一個「好」字脚一蹶，口中噴出一口血來，身形一幌就要摔倒，立刻精神一振作，竟自放聲狂笑，這時火光正在一亮，盧向乾這種笑，叫人看着真是心驚胆戰，跟着喊了聲：「忘恩負義的盛云飛，我死作厲鬼也不能饒你」。說了這句竟自把掌中劍往起一橫，嘖嘖一聲抹在脖頂上，身軀向外

一仰，摔在牆角，立刻死在自己的劍下，這匪徒縱身過來，一刀把盧向乾的人頭砍下來，那九連環錢昭義，眼看着大人橫尸在地，他極怒攻心之下，這條九節連環索也亂了招術，可是堵劫他的那名匪徒，厚背鬼頭刀竟被他九節連環索纏住，錢昭義此時力量比平時大了一倍，往回一坐腕子，把那匪徒帶得踉蹌撞過來，錢昭義一抬左腿碎的一脚，竟自踹在了這匪徒的小腹上，刀和九節連環索也鬆開，匪徒被踢得捧出三四步去，可是這時另一名匪人從背後猛撲過來，照着九連環錢昭義斜肩帶臂一竹節鞭，把錢昭義砸躺下，被踹傷的匪徒，一個鯉魚打挺騰身躍起，他恨透了錢昭義正要奔過來把錢昭義立劈刀下，報復這一腳之仇，這時前面的匪徒們，已經翻過來，內中一人高聲喊嚷道：「姓盧的首級已經取到手中，盧家小宰子已經逃出院子去，用不着多傷沒用的人，趕緊追趕他，斬草不除根可是後患，發聲喊嚷的正是智多星唐世義，匪黨們不敢不聽他的命令，立刻相率縱身竄上房頭，那智多星唐世義，招呼匪黨們奔東南追趕，他看的清清楚楚，盧家讓是從東南牆頭翻出去的，匪黨們立刻全竄出宅院，這時盧家的這所宅子，前後滿燃燒起來，這小商河鄉鄰們聽的明明白白是匪黨到這里找尋盧家，匪徒的聲息過大，一般百姓誰敢惹這種殺人放火的強盜，吱吱的胡哨，一陣陣連響着，連把守街道的匪徒們四下里往東南這邊圍過來，直翻出這鄉村莊外，這一帶是一片野地，匪徒們更點起幾支火把，順着莊家地，一直搜尋下來，直到小商河口，已經沒有路可去，竟不見盧家讓的蹤跡，匪徒們更分爲兩隊，沿着小商河的河岸，東西排搜下來，把這小商河的村莊又轉了一週，決沒有盧家讓的蹤跡，匪



徒們也不敢盡自在這里就擱了，因為這里離着縣城不遠火光一起，能看出好幾里地去，城里的官兵官人下來，他們一樣是走不脫，匪徒等連響着胡哨集合一處，商量的結果，只好暫時罷手，好在將軍的盧家對頭算削滅了，有他的人頭足可以交差了事，這般匪徒呼嘯而去，那九連環錢昭義被竹節鞭，砸得傷痕很重，摔到地上已經立起不來工夫一大，正房的火把廂房全引着了，跟着火勢是越着越旺，他倒臥的地方，正靠西廂房轉角處，火只要把廂房完全燒着之後，錢昭義，不被火烤死，也得被砸死，漸漸的醒轉來，掙扎着抬頭看了看，滿院中濃煙烈火，錢昭義只好咬牙忍痛，拚命的從牆角這里爬到通前院的角門，只出來有五六丈的地方，已經力盡筋疲，聽了聽前後院，除了火燒房屋劈吧之聲，再也聽不到一點人聲，自己遂倒在夾道的小門前，也只好是聽天由命，該着死，也就葬身在火窟中，可是他命不該絕，所倒臥的地方，火勢延燒不過來，天漸漸的亮了，匪徒們完全退盡，一般鄉鄰們試着往街上探查，見匪黨實在走盡了，有幾個胆大的，集合一處往盧家宅子這邊看時只見大門洞開，後面的煙火還在轟轟的冒着，鄉鄰們知道沒有匪人了，立刻集合三四名少壯，闖進宅內，一進院子，就是靠門房前，倒着兩名長工，身上鮮血淋漓，呻吟不止，大家先把這受傷的搭進屋去，已經有許多年，担水的担水，執農具的拆劫火道，一闖到二道院內，發現了九連環錢昭義，倒在角門那里，鄉鄰們把錢昭義搭起，只有靠大門的三間倒座一間門房，沒被火連上，把這受傷的人暫時停放道座內，人多力量厚，工夫不大，把前後院的火完全撲滅，更有人把村莊中一個治傷科的先生請來，給受傷人治

療傷痕，只是盧家的老少一個不見，錢昭義這才告訴他們盧家大約只逃了小主人一人，其餘的人全遭了毒手，請鄉鄰們找尋盧家老少的屍身，鄉鄰們先把盧向乾無頭的屍身尋着，可憐他從少年時奔走江湖，自從北京城遭事之後，被鐵燕子盛云飛，連累幾乎死在獄中，官司完了各人立志上進，投效軍中，仗着一身本領，居然一帆風順作了滇邊總鎮，那又知前生孽債牽纏，二次遭到陷害之下，杖着南荒異叟也秋帆，乾坤掌石子奇兩個血心朋友捨命相救，盧向乾才能够擺脫了一切罪名，自己告老還鄉，回歸故里，按理說這麼安分守己的足可以得保太平，那又知道禍猶未已，最後這一場竟自落個全家遭難，老大人還落個身首異處，按這種情形看起來，盧向乾的事真難說了，他一生沒作過虧心事，可是他竟遭到這樣慘報，這不是前生冤孽麼？「當時把屍首搭出來，後面一般鄉民壯丁們繼續的找尋屍首，把盧夫人和了環僕婦的屍身從火場里扒出來，這真是悽慘極了，一具具的屍身焦頭爛額，燒得不成人形，現在這種情形下九連環錢昭義只有給鄉鄰父老們叩頭，求他們念在一家慘死，無論如何給他們置備幾口棺木，他家中已經沒有人了，好在還有些田產，尙可以變賣償還，趕到晚間錢昭義還不能行動，還算是鄉鄰們不錯，竟自留下兩個有年歲的人陪伴錢昭義鄰居們難免問起盧大人得罪了什麼仇人？在他告老還鄉之下還來下這種毒手，這也太已的狠辣，老大大約結的仇不小吧？」九連環錢昭義聽鄰居們的口吻，分明是認爲盧大人在外作官，不定作了什麼缺德事，仇人才這麼利害的對付他，錢昭義在悲憤填胸之下，把盧向乾跟鐵燕子盛云飛結仇經過一字不遺向鄉鄰父老細說了一番，鄉鄰們見

錢昭義語出至誠，這才深信不疑，不由的痛罵這鐵燕子盛云飛忘恩負義，以怨報德，九連環錢昭義見天色不早遂請這兩位鄰居早早安歇，自己因爲心里愁煩，雖是迷離的閉目養氣，但是一時還睡不着，這時也就是三更三點，這所宅子內冷冷清清，淒涼涼，那倒座中更陳着幾具屍身未殮，真是鬼氣森森，

錢昭義忽然聽見一些響聲，聲音是出在自己的屋門東首，那可就是倒座那邊，錢昭義不由的把兩眼睜開，望着窗上，這時月色正照到窗上，跟着有輕微脚步的響聲夾着嘆息之聲，錢昭義不由也汗毛倒豎

天 山 四 義

，認爲倒座里停的屍身冤魂不散，要出來作祟，自己咳嗽一聲就要招呼那兩個鄰人起來，這時窗戶上竟現出一個人影子，亂髮蓬蓬，並且直向門口這邊走來，九連環錢昭義任憑胆子多大也禁不住這種情形了，可是跟着風門一響，已把風門拉開，九連環錢昭義實在急了，竟自厲聲喝道：「外面是什麼人？」他這句話沒落聲，里面的兩扇板門「嘩啦」的竟被推開，錢昭義再也顧不得身上傷痕痛疼，掙扎着往起一長身，可是他那站得起來，門開處一人踉蹌撲過來，口中竟喊着，「師兄別怕！這苦命的師弟來了！」撲到床前痛哭起來，錢昭義此時才辨別出竟是盧家讓，哎喲一聲道：「師弟，竟是你？」這時兩個鄰人也驚醒，見盧家讓頭髮滾得很亂，面目鐵青，淚落如雨，向九連環錢昭義道：「師兄，想不到我家竟遭了這樣惡報，叫我怎樣活下去，此仇不報何以爲人。」錢昭義把盧家讓拉住，也哭着說道：「師弟，不要難過不要悲痛了，塌天大禍我們沒有力量去擋他，現在總還算留得師弟你的命在，現在任什麼不用講，師弟你只要橫了心爲全家報仇雪恨，你只管放心，無論到了什麼地步，這個師哥

決不會含忽了，我不能替你報仇，我也不願活在世上，這種欺天滅理惡辣的手段，叫人也太喘不過氣來了，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何況還未必用十年，皇天不負苦心人，師弟你快快起來吧！」那兩位鄰居也過來勸盧家讓止住悲聲。九連環錢昭義這才問盧家讓脫身逃走藏在那里？盧家讓道：「也是小弟命不該絕，我在受傷之下本不易逃出匪黨們之手，我也不知是那里來的勇氣，竟自把兩名匪黨殺退，我竄上牆頭時好像覺得有人幫助我一般及至翻下牆去，我沒敢走遠了，就在這莊子邊上一道水溝內潛伏隱匿，匪黨們盡力的追趕，反到捨近求遠，並未往莊子邊上這面看，一直的尋下去，後來他們搜尋不着我，這才算放手，我在匪黨們走去之後那敢就回來，我想他們這麼下毒手，焉肯再留以後患我提防着怕有匪黨伏在村口一帶，所以在天還未亮的一剎那，我從莊稼地里逃了下去，投奔到三里地外那個老樹坡村莊，在一個豆腐店中躲避了一整天，直到天晚這才回來，我一家落到這樣結果，我的本領又不成，這個仇叫我如何報。」說到這又痛哭起來，九連環錢昭義也十分悲痛的向盧家讓勸慰道：「師弟，你不要放聲這麼哭，你可要知道，這次所來的人分明早安心把姓盧的收拾個乾乾淨淨永絕後患，他是安心用斬草除根的手段，現在你別看你全家遭了慘死，敵人任憑有多大的仇，也該完了，叫我看看，恐怕禍還未必算完，他們已知道你逃出手去。這是真正的後患，只怕還要下手搜尋你，倉猝之間，他們想不到你能回來，盧師弟，咱們早作打算：現在叫我看得離開小商河地面，把風聲避一下，過些時，他們對你生死不明，也就許放手了，師弟你不要難過，現在不是拚命的時候，就是師弟你再

把命搭上，你想有什麼用，仇人是趁心如願，姓盧的算是冤沉海底，所以現在你更該忍辱偷生，立志報仇，連我也不在這裏呆下去了，天明前咱們立刻離開小商河，盧家讓止住悲聲，拭了拭淚，向九連環錢昭義道：師兄，這個仇不報，真叫我至死不能瞑目，好狠辣的鐵燕子盛云飛，我真想不到他居然會這麼反覆無常，陰毒險狠，我們父子情願意辭官不做，回歸故里，這是明擺着對他一切完全是一筆勾消，決不再記恨當年的事了；師兄你是從一路同到家中，親眼得見，我父親決口不談跟鐵燕子盛云飛的事情了，這不是實實在在的對他讓步了麼，父親因爲乜老師，石老師，爲我們的事千里奔馳，就驚冒險到最後捨死忘生，把這場事弄個了斷，有這種好朋友這麼臨危相助，患難相扶，無論什麼事也得放手了，就讓是吃着多大虧，也不能再給好朋友們添麻煩，回歸故里之後，個人是安心布衣素食，終老天年，在這種情形下，鐵燕子盛云飛竟自下決情施毒手，一家人慘死在他手中，這種惡辣的行爲，人神共憤，天地難容，師兄：我不報這個仇我死在九泉下也沒有臉見我父母了，師兄你無論如何，也要助小弟到底，我們若要自付力量對付不了這般惡人，我們趕緊趕奔天山，找尋師父，還是求他老人家除此惡魔，我看那件事只要叫師父師伯知道了，也得氣死，鐵燕子盛云飛當面立誓，兩家的新仇舊怨一筆勾消，如今他竟下這種毒手，師父們恐怕也未必能容他了，九連環錢昭義點點頭道：師父是必須找，不過我的意思，我們要先訪查鐵燕子盛云飛的下落，這次下手的情形，分明是他本人已到了東昌府，他在這一帶定有落脚的地方，我們踩緝着他的蹤跡，找到他長久落脚的地方，不要被 he 走

脫了，那時我們設法訪尋師父前來，報這種深仇大恨，這是最要緊的事，倘若他遠走高飛，那一來天涯海角，那裏去尋他，那師兄弟兩人商量好，盧家讓向這位熱心仗義的鄰居劉大伯和楊老伯誠懇的託付道，小姪家中遭這場大難，一家人就算全死在仇人之手，小姪現在這條性命還不敢保全准能活下去，所以現在決不敢在小商河停留，我家中只勝了我這條後根，我得給慘死的爹娘報仇恨血，所以我得忍辱偷生活下去，這裏所有的尸體，陳尸未殮我這個作兒子的，不能盡這種孝了，這件事惟有求老伯們，念在我一家遭此慘禍，善後的事，求老伯們代爲了理，我家中尚有些田地，老伯們隨意處置，只求把這幾個尸體隨意盛殮起來，埋到我盧家的祖塋內，小姪我生死感恩，小姪從此要天涯海角的訪尋仇人的下落，能够報仇雪恨之後，小姪回小商河，祭奠先靈，仇不能報，只好跟老伯們來世再見了，盧家讓說到這兒叩下頭去，古道熱腸的二位老者，全痛心盧家的遭遇，忙把盧家讓扶起來，慨然說道，家讓你放心吧，所有成殮尸體葬埋的一切事，全交給我們，我們既出頭，就要幫忙到底，你的田產除了喪葬所用，贖下的我們全替你保管，但盼你能够早早的報仇雪恨，將來重回小商河，別叫盧家絕了香煙後代，你就算孝子了，這二位老者真是事事體貼，知道盧家讓這一走，情實是一時半時不能回來，連他這師兄全是年青的人，家裏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禍起倉猝，身邊那會有什麼富裕的錢財，兩位老者悄悄的回到家中，各自把自己的積蓄取了來，兩位老者一共湊了五六十兩散碎的銀子還有十九串錢，交與盧家讓，好作川資，盧家讓真是感激涕零向劉大伯楊老伯道，二位老人家可以趕緊清

理火場上房東間，是我母親住的，他還有些首飾細軟，不會被火燒壞，老伯們只要找尋到，把他變賣了，就算小娃的一點心意吧，楊老伯一疊連聲的說道豈有此理，無論找尋到多少值錢的東西，我們定然給你收存着，我們若有絲毫見財起意之心，恐怕這一堆死的也不肯饒我們吧，我們全是這麼把子年紀了，不爲自己，我們還要爲兒孫們多留些餘德呢，盧家讓也不肯再多說什麼，恐怕辜負了老者的一片熱心，盧家讓跟九連環錢昭義又道，師兄你傷痕未好，走得了麼！九連環錢昭義咬牙切齒道：走不了也得走，這總比死強得多，留着這條命，還和惡魔們一拚死活呢，九連環錢昭義雖是傷痕還在痛疼，可是他竟自強咬牙，掙扎着收拾好了，隨身一個小包裏，兩人在五更左右，向楊老伯劉老伯告辭，更一同到了陳尸的所在，盧家讓真是痛心欲死，跪在地上哭着祝告道，慘死的爹娘，和一般被累的人，但盼你們冤魂不散，保佑着我師兄弟兩人，能够找尋到鐵燕子盛云飛，給你們報仇雪恨，九連環錢昭義也叩頭祝告一番，這種淒慘的情形，真是痛心欲死，盧家讓戀戀不捨的那肯走，還是九連環錢昭義，強拉着他走出屋來，二位老者悄悄的把街門開了，這弟兄二人含悲忍淚，離開這愁雲慘霧的殘破家門，這小弟兄二人，檢那黑暗處隱避着身形，時時的提防着有匪黨潛伏附近，頂到黎明時，已經走出十幾里來，九連環錢昭義傷痕未癒之下那能够走多遠的路，盧家讓和師兄一商量，還是暫時找個安身之處，歇息一兩天，再下手訪查仇人的蹤跡，前面正好是東昌府的邊界上一個小鎮甸名叫金牛堡，這個地方十分偏僻，九連環錢昭義遂和盧家讓住在金牛堡的一個小店中，字號是安元，是個極小的

店房，店中所住的客人完全是肩挑手擔的小販，錢昭義叫盧家讓趕緊到街上買兩套作莊家活的短衣服來，兩人第二日全變成了莊鄉種地的長工，在這裏一連住了五天，錢昭義和盧家讓的傷痕全好了，兩人遂從第六日起，先暗中回小商河附近探匪徒們，是否還在這一帶逗留未走，可是這班惡黨在放火殺家之後，果然不肯甘心，在兩天後連續的發現面生可疑的人向小商河的鄉人們打聽盧家的後人下落，小商河村中自從盧家出了這場放火殺家的事情，村民們全成了驚弓之鳥，一見着面生可疑的人，認爲來路不對定然是匪黨無疑，村人們對於這種匪徒們答對的話一點實在情形也沒有，虛言搪塞把他們打發走，從此以後小商河再見不到這般人了，九連環錢昭義跟盧家讓師兄弟兩人探聽明白了，小商河決沒有匪徒們在這里臥底安椿，盧家讓更悄悄的到了自己墳地上，見父母家人死後全蒙鄉鄰們辦得十分妥貼，家中僱用的人死在當場，有家屬的人家把屍首領走，沒有家眷的經那楊老伯跟劉老伯也完全給葬埋，就葬在盧家墳地的邊上，盧家讓跟錢昭義全在墳前叩拜一番，從這天就算離開小商河，盧家讓十分悲痛的隨着師兄九連環錢昭義先到了東昌府，在城內住了下來，每天各地暗自訪查，可是這種情形如同大海撈針，又那里去訪尋賊人的下渣，一幌就是半個月的光景，毫無一點頭緒，盧家讓十分着急，向師兄錢昭義道：「我們在這里真個長久住下去，報仇的事何時才能趁心如願，現在我們要趕緊探查鐵燕子盛云飛的下落，何況他所打發來的一般匪黨小商河動手之後，到如今蹤跡已無，看這個情形他們就許已回轉江南，我們不如跟蹤蹤跡查訪下去，不要盡自在這里就擱下去！」九連環錢昭義



## 天 山 四 義

點頭道：「這麼辦也好！東昌府地面既然沒有他們的蹤跡，我認爲定是往南走下去，我們一站一站的趕下去，沿途上經過各處時仔細搜查一下，我認定了鐵燕子盛云飛決不肯甘心。」這師兄弟兩人遂從東昌府起身，幸而仗着兩位鄰居所贈的路費尙還沒用什麼，一路上還不致於受到什麼磨折，可是每到一個縣城鄉鎮的地方必要仔細訪查一番，這可未免就擱時日了，趕到入了湖北境內，差不多已經離着出事時兩個多月光景，這師兄弟兩人全弄成了形容憔悴，因身邊的銀錢有限，不敢浪費，到處只檢那小客棧小店房投宿，這日路經襄陽地面，因爲這裏是由河南省入湖北的要緊路口，遂在襄陽縣城住下，這是一個很繁盛的地方，城裏邊商販客旅，幾條繁盛的街道，行人如熾，九連環錢昭義跟盧家讓在街上閑遊，走過了最長的一條街道，名叫福華街，在這條街的轉角處，九連環錢昭義忽然把盧家讓扯了一把，盧家讓見九連環錢昭義避入小巷中，家讓知道定有所見，自己也趕緊的緊走入了小巷，九連環錢昭義向盧家讓道：「師弟，你不要帶出神色來，注意着巷口過去的人」。盧家讓向一個住戶的門口貼了貼，眼望着巷口那裏，跟着走過一行人來，最後兩人從巷口一過，盧家讓也趕緊把身形縮入這住戶人家的門道內，九連環錢昭義這時才湊到家讓面前低聲說道：「師弟怎樣？咱們可得隨下去！」盧家讓點點頭，原來巷口過去的兩個人正是到小商河動手殺家的惡黨，一個叫飛鏢手項增祺，一個叫智多星唐士義，這兩人是鐵燕子盛云飛親信的死黨，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吃盡了千辛萬苦，好容易在這裏見着了他們蹤跡，由他們身上定要搜尋着鐵燕子盛云飛的下落，盧

家讓錢昭義從小巷出來，貼着街道邊上跟隨着這兩人，只見他兩個順着這條福華街往南走去，快到街道的盡頭處，街東有一家大店，字號是三星客寓，是一所很講究的客房，飛鏢手項增祺，智多星唐士義，一直的走進店中，看情形他們是早住到這裏，九連環錢昭義低聲說道：「我們無須進店，看這種情形他們決不會今日就離開了這裏，我們別弄個打草驚蛇，只要他們一發覺我弟兄二人也到了棗陽地面，他們豈能善罷甘休，我們正宜隱跡潛蹤，等到晚間夜入三星店，看情形兩個惡魔，不宜和他們拚鬥，我們無論如何也得從他們身上得到鐵燕子盛云飛的下落，良機勿失，我們一個應付不當，遭到二次失敗，想再復仇勢比登天」。

## 第二章 兄仁弟義訪仇蹤雙小走江湖

這小兄弟二人商量好，在三星店前轉了一週，趕緊回到小店中，到晚間將交過三更，這師兄弟二人各自收拾緊趁俐落，把屋中的燈撥得留一點微光，出了屋門見各屋中已經多半入睡，這般客人全是小本經營，在店中也早睡早起，爲是多趕些路，九連環錢昭義把門帶好，師兄弟二人相繼翻上屋頂，竄房越脊，順着一片民房上够奔三星店，到了三星店附近，把店房出入的道路踩好，錢昭義、盧家讓從屋上到了店內，這所店房前後有三進院落，兩人並不知道項增祺、唐士義究竟住在那個房間內，他們進來的是西跨院，這跨院中所有的房完全黑沉沉，客人們早入了睡鄉，錢昭義頭一個引領着從西院

## 天 山 四 義

翻過來，當中是個很大的院落，這院中二十多間客房只有兩間客房窗上現着燈光，小弟兄二人分頭查看，並不是所要找的人，遂又翻倒東跨院這裏，這東跨院，是三間東房，兩間北房，北房的西北角，也有一道角門，通着後面另一道院落，東房的門窗上黑暗暗，北房的紙窗上，却是很亮的燈光，並且有人影幌動，九連環錢昭義向盧家讓一打手式，兩人全飄身落在院中，九連環錢昭義指示着盧家讓，叫他貼近了東房下，那一帶黑暗，容易潛蹤隱跡，因為盧家讓對於輕功提縱術，火候上差的多，脚下重，恐怕驚動了屋中的人，九連環錢昭義一縱身竄到北房窗下，側耳聽時，似乎正有一人在屋中來回的走着，錢昭義用指甲把窗紙點破一小孔，渺一目往裏偷窺，只見兩間北房是一通連，靠東邊的北牆角上，一付大木床，靠兩邊桌椅陳設，房間很是講究，這種小店房，收拾這麼乾淨的房間，在這本店中就算少見，在燈影下，一個人偏着身子，斜躺在床頭，另一個低着頭，來回的走着，趕到他轉過身來，九連環錢昭義不禁咬牙切齒，趕情這正是冤家對頭，那飛鏢手項增祺，不問可知躺着是智多星唐士義了，這兩人是孟良焦贊，總是在一處，這時飛鏢手項增祺轉過來，往西邊走着，口中竟在叨念着道：「一個出身江湖的人，最好是少受人的恩惠，如今我們任憑把一腔子血倒出來，終歸要落個對不住人，忘恩負義，可也怪，就憑這麼搜尋，竟會找不到他一點蹤跡，我看越往後越不容易下手了，可是大人那裏又是死釘着這場事不肯放手，老唐，我真有些够了，實在逼迫急了時，我可沒別的主意，只好暫時開碼頭，北五省我也不呆，我索性遠遠的，到東三省走到天邊，就憑掌中一口刀，也能掙

上飯吃，何必倚賴在別人眼皮子底下，任憑你把血心拿出來，換不出他的真心實意來，老唐、我真有些寒透了心、說實在的，小商河那麼下手對付人，我實在覺得有些逆天理，背人情，手段有些過辣了，所好者我們就叫官差由不了自己，我們好比衙門口的劊子手一樣，人是我們殺的，可是，不是我們要殺人，冤魂不散，他也得找那主使之入，老唐、雖是那麼解釋，終覺於心有愧，現在反落了個養軍千日，不能用在一時，他落個恩養我們，我們落個忘恩負義，不能為他的事情盡力，老唐、你說那廟里沒有屈死鬼，咱們哥們這個冤那訴去」，這時，躺在床上那個智多星唐士義一翻身，坐了起來，向飛鏢手項增祺說道：「二哥，事到如今不必抱怨了，誰讓當初無投無奔，找到人家面前，叫人念在已往江湖道的義氣，提拔我們，憑人家那個身份，居然能够不忘舊，不把咱們弟兄待錯了，我認爲他當初那場好法，我們現在無論多委曲，也得算着了，二哥你不要灰心，好在現在不是在大營，他也把兵權放下，難道還能用軍法來處治我們麼，我們竭力的訪查，早晚定能尋到他，只要給他斬草除根永絕後患，也就算我們爲朋友盡了力，不忘了他待我們之情！。這兩人一個抱怨一個勸解，九連環錢昭義一回頭，盧家讓已經貼近身旁，也在向屋中查看，盧家讓懷着滿腔的仇恨，到此時，看到了冤家對頭，那肯再善罷干休，把他放過，立刻在後一撤步，就要伸手拉劍，九連環錢昭義、趕忙的一把把盧家讓抓住，躡足輕步，把盧家讓拉到西北角門前，轉進了角門內，九連環錢昭義低聲向盧家讓說道：「師弟你怎麼這麼莽撞，現在我們雖然遇到了這兩個萬惡強徒，小商河殺害我們全家就是這兩人，領

率的一衆黨羽動的手，按理是應該立時動手不能夠放他們逃出手去，可是師弟你想想，我們殺了這兩人，就算報了仇麼？那鐵燕子盛云飛若是教他活下去，我們就算是冤沉海底、老伯父伯母死在九泉之下也不瞑目，方才師弟你已經聽見，他兩人說話的情形，我認爲鐵燕子盛云飛多半是落在湖北境內，那麼現在從他兩人身上正可訪尋鐵燕子盛云飛的下落，我們這時打草驚蛇，若是把這項增祺、唐士義放走了，我們弟兄像大海撈針一般，往那裏去找冤家對頭報仇雪恨」。盧家讓被師兄九連環錢昭義這番話說得醒悟了，低聲答道：「小弟懷着滿懷怨憤，好容易遇到了這兩個惡魔，那好叫他們再逃出手去，所以才要立時動手，竟忘了殺了他兩人豈不誤了大事，我遭到了這種怨憤難伸的事情，到現在眼中看到那仇人，方寸已亂，師兄看應該如何下手，只管指教小弟吧！」這時九連環錢昭義向盧家讓低聲說了個：「噤聲」二字，盧家讓就知道有人出來，果然風門一嚮那項增祺走出屋門，盧家讓和九連環錢昭義全手按兵刃預備動手，可是項增祺出得屋門並沒有舉動，在院中來回的慢慢的轉了兩週，錢昭義這才放了心，因爲方才已經聽到他屋中的談話，知道他懷着憤慨不平，鬱悶難消，所以在院中散步，工夫不大那屋中的唐士義却在招呼他，把他呼進屋中，九連環錢昭義招呼着盧家讓趕緊撤身退出跨院，兩人仍然回轉房間內，九連環錢昭義道：「師弟，我們索性不要驚動了這兩個強徒，我認定了他們這是被鐵燕子盛云飛派出去找尋盧大人的後代，失望而歸。他們回去仍然是投奔到鐵燕子盛云飛那裏，再作計較，我們只要是行跡上嚴密着，跟蹤躡跡隨了下去，或者就許得到了鐵燕子盛云飛的下落

，可是這兩個惡人全是江湖上能手，我們跟隨他要加着十二分小心！」盧家讓此時一切事聽憑師兄的主張，候到天色才亮，九連環錢昭義悄悄的到前面探望兩人走了沒走，這時、各屋的客人全起來，前院中尤其雜亂，九連環錢昭義隱身在當中院落的房山旁，功夫不大，只見飛鏢手項增祺、智多星唐士義、兩人從跨院走出來，出店門而去，九連環錢昭義不敢耽擱趕緊翻身，來到西跨院角門這裏，家讓也恐怕誤事，早在這裏等候，兩人一切全收拾完了，更不用多說話，九連環錢昭義只向盧家讓一擺手，錢昭義頭一個就撲奔了店門，盧家讓是緊緊跟隨，也出了店門，九連環錢昭義向街南一直走去，不過身形緊貼着道旁，連頭也不抬，盧家讓恐怕走近了露形跡，離的他遠遠的也貼近道邊，此時，城裏的衆人們來來往往，誰也不理會，功夫不大已出了城門，見九連環錢昭義腳底下放慢，略微的向旁閃了閃，西關外有一片桑林，九連環錢昭義借着這片桑林把身形隱住，盧家讓趕緊湊到近前，九連環錢昭義道：「師弟不要忙，他二人這就走不脫了，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叫他逃出手去，不過這兩個傢伙，可十分狡詐，當初我就聽師父跟師伯說過，在關中南鄭地面，險些個毀在他兩人手內，那時我們受傷的受傷，被擒的被擒，也全是這兩人所帶的羽黨，所以下手那麼厲害，（錢昭義和盧家讓以及乜秋帆、石子琪等跟項增祺、唐士義、一番惡鬥，詳見拙作塞外雙俠中現已出單行本）現在我們行跡若是落在他們眼中，想探查那鐵燕子盛云飛的下落可就不易了。這時，我們無需跟綴過緊，只要望到了他們影子，好在店中，這兩個東西絲毫沒有覺查，尤其我們弟兄兩人別在一處走，彼此散開了，看着更

不致於扎眼了，師弟你看他們順着這條驛路走下去，跟他們離開得太近，極容易被他們查覺，盧家讓探身樹林子這邊向前看去，幸而這兩個惡魔，全是步行，這小弟兄兩人容他們走出一兩箭地，這才分散開在後面跟綴着，前面這兩個惡魔離開棗陽縣之後，他們順着關沿驛路，往前走出十餘里，忽然轉奔一條田邊小道，九連環錢昭義時時隱蔽着身形，這時向盧家讓低聲招呼道：師弟大約這時神靈護佑，我們用不着奔波多遠的道路，他兩人忽然轉奔這條小道。定然是離着他們所在的地方沒有多遠了，果然前面，山勢陡起，峻嶺重疊，項增祺、唐士義、竟撲奔一道山口，九連環錢昭義道：好了，前途我們就容易隱蔽形跡，他二人這定是要入荆山，他這個山口不同別處，鐵燕子盛云飛大約就住在這附近，我們進山口倒容易跟隨他了！沿途上盡是隱跡潛蹤之地，我們容易把行跡隱去，不致被他們發覺。盧家讓點頭答應着，和九連環錢昭義兩人隨進了山口，飛鏢手項增祺、智多星唐士義兩人進了山口之後，順着一條平坦的山道往西南走下來，九連環錢昭義跟盧家讓和他兩人相隔總是有六七丈遠，不敢過於貼近了，這段山口內看山道的情形並不難走，可是入山口這半晌的工夫竟會沒遇到一個人，並且也沒有山居的老百姓，這小弟兄兩個心中只是注意着項增祺、唐士義、對於道路上有些懷疑也不放在心上，往內一路穿行，走進來又有四五里，只見他兩人奔了偏向南邊一段山道，走出不遠經過一處盤旋蹬道，漸走漸高，這段往高處走的山道是有半里地左右，到了上面比較平坦之處，又出來數丈遠，項增祺跟唐士義竟順着一段斜山坡走了下去，錢昭義跟盧家讓一翻上這段山坡，眼中已然望到

這山坡下面靠着山道的北邊現出一大片莊院，莊院前是一片平坦的石頭道，修得十分平整，他藉着原有的樹木加以人工採伐，留下來的樹木行列整齊，在高處望着這片莊院外圍石橋的四周全有蒼松翠柏，莊院佔的地方頗大，足有數十畝方圓，錢昭義跟盧家讓見項增祺唐士義全奔了這坐莊院，這小弟兄二人在山坡下面隱住身形，因為知道這兩人定是進了莊院不再往前走，更不用緊自跟隨了，這項增祺跟唐士義走進莊門，莊門內有四名壯漢迎出來，一個個衣服整齊，體格壯健，對於項增祺唐士義似乎很恭敬的，九連環錢昭義向盧家讓低聲說道：「想不到鐵燕子盛云飛竟會來到湖北地面隱居到這裏，我們行跡上先要謹慎一點，我們人單勢孤，看現在這種情形，他住到這裏，手下尚用着不少人，這個惡魔顯然也是把官職辭去，避匿到荆山，住在這種人跡不到之處，坐享清福，不肯安分守己，把我們害得到這般地步，這也是鬼使神差，竟能把我們引到這裏，找到他的巢穴，我們必須好好的計劃一下，現在的情形只可智取不可力敵，照這種形勢看來，鐵燕子盛云飛定然是落在這裏無疑了。」盧家讓慨然說道：「師兄，我們受盡了江湖流離之苦，如今好容易算是找到了這惡魔落腳的所在，我們無論如何這個仇得報！只要能把鐵燕子盛云飛置之死地，小弟就是落個分身碎骨死也瞑目了。」兩人隱身在山坡上看了半晌，除了莊院內幾個壯漢們有時在莊門前閑眺，再也看不到別的人，九連環錢昭義道：「天色尚早，我們在這山坡上面盡自呆下去實不相宜，我們還是另找個地方，等到天黑之後再行入莊探查，好在我們身邊尚有些乾糧，足可以充飢。」兩人商量好，遂從這山坡上面退了回來，翻下這



幾段蹬道，在另一道山嶺上面找到了一座山神廟，地方十分幽靜荒僻，不致於有人會走到這裏，並且這山道上始終沒見到一個行人，這師兄弟二人在這裏暫時隱避行藏，倒不致於被別人撞見了。這時天

也就在午時剛過，九連環錢義跟盧家讓就在這山神廟內石案上倒替着歇息，這半天的工夫九連環錢昭義把這一帶山形地勢全查看得明明白白，這分明是一個通行的山道，怎的竟會沒有人從這裏經過，這種地方會斷絕了行人，倒真是怪事了！互相猜疑，可是也想不出個道理來，天色漸漸的黑了，這哥兒兩個在山神廟內吃些乾糧聊以充飢，候到星斗出全了，山道上面略微可以辨別出路徑來。九連環錢昭義跟盧家讓把身上全收拾緊趁伶俐，離開山神廟，順着白天所經過的道路直奔這片山莊，到了白天停留的那片山坡上，往山坡下那片莊院望去，雖然有石牆外的樹木遮蔽着，可是隱約的也能看見燈火之光，這師兄弟二人直撲莊院前，看到莊門緊閉，可是隔着門已經聽到裏面尚有說話的聲音，分明是門道內的門房中莊丁們尙還沒有歇息，九連環錢昭義招呼着盧家讓一直撲奔莊院的東牆，石牆高不過一丈五六，盧家讓尙可以施展輕功翻進去，九連環錢昭義頭一個翻身往起一躍雙手抓住牆頭先望裏張望一下，以投石問路之法向牆裏面拋了一枚小石塊，聽了聽下面是實地，更沒有守衛石牆的莊丁和獵犬

，錢昭義向下面低聲招呼，叫盧家讓跟着上，盧家讓也跟着竄上牆來，師兄弟二人先後飄身而下落在牆內，這片地方因爲靠着大牆，並沒有房屋，往西出去兩三丈有一排較矮的房屋，錢昭義輕輕竄上屋頂，向西張望一下，見這一帶是進莊門一道院落，下面的院子很寬大，一排五間長的下房，黑沉沉的

沒有燈光，九連環錢昭義看着房屋的情形，認爲前面這座房廳，是一座會客之所，向盧家讓一打招呼，順着屋頂往北翻過來，連翻兩道院落，當中又是一座大院子，正房和廂房全有燈光，九連環錢昭義叫盧家讓在屋頂上給自己巡風，他飄身而下降到院中，先撲奔迎面的正房，貼近窗下聽得屋中正有人說笑着，錢昭義把窗紙點破一小孔往裏看時，迎面上八仙桌旁太師椅上坐定一人，錢昭義一看這人年約五旬左右，生得中等身材，面貌上帶着十分精明強幹，唇上已經留着短短的黑鬚，穿着件藍紗長衫，光着頭頂，下面青緞子官靴，這種打扮一望而知就是那鐵燕子盛云飛，他雖然把兵權放下，退隱下來，但是他作了這些年統兵大員，已經養成一種傲慢的氣魄，靠桌子的左邊正站定一人和他講話，雖然偏着半邊臉，極容易認，正是那智多星唐士義，只聽那唐士義說道：「我們這一兩個月來，倒處里明查暗訪毫沒有一點信息，說不定這小子也許已經死在異鄉，大人無需把他放在心上，就讓他還活着，難道還能興風作浪麼？就讓他得活命，憑他一個後生晚輩又能够怎樣？」那鐵燕子盛云飛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你們不要把事情看得太輕了！斬草不除根，終成後患，盧向乾雖則已除，留下這個餘孽早晚是個麻煩，不把這孩子消滅了，我終覺將來是麻煩，你們無論如何要盡力的搜索一下，我盛云飛作事從來乾乾淨淨，我最怕拖泥帶水，這件事你們弟兄兩人無論早晚要把這個後患除掉了，若不然我至死不能瞑目。」九連環錢昭義恨得咬牙切齒，心說姓盧的跟你有什麼深仇大冤，你竟是這麼陰謀暗算，害得他一家到如今死的死亡，這總算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如今竟自找到你的窠穴所在

，無論如何也要把你的心挖出來，給盧大人報仇雪恨，九連環錢昭義才要轉身，忽然屋中那個智多星唐士義竟自向鐵燕子盛云飛道：「大人，現在有一點稀奇的事叫你看看，有兩句俗語恐怕大人只聽說過，沒見過實際的事情，「飛蛾投火自來送死」，大人你見過這種飛蛾麼？」九連環錢昭義聽得這話不由一驚，因為這智多星唐士義他是鐵燕子盛云飛手下弟兄，在川邊時雖然跟他作官，可是唐士義和那個項增祺官卑職小，在鐵燕子盛云飛面前決不敢放肆着說話，此時竟自這麼毫無顧忌，很放肆的講起這閑話來，這未免不近人情，暗含着分明是指着自己暗入莊中有自投羅網之意，九連環錢昭義方要撒身，那唐士義喝聲：「你那走？」不知什麼時候已把暗器扣在掌中，一抖手一支喪門釘竟向錢昭義伏身的窗口這裏打來，手法還是勁疾異常，九連環錢昭義若不是平時身形輕快，心思機警，這支喪門釘非被打上不可，往旁一幌身，這支喪門釘擦着耳邊打過去，「噹啣」落在院中，九連環錢昭義往後一撒身，可是從東西廂房竟自撞出四個人來，內中一人高聲喝叱道：「好小子，你真個胆大」就在同時房上也有人喝叱聲：「孝子賢孫，你就下去吧！」一人從房後坡猛竄出來，往那巡巡瞭望的盧家讓身上撲過來，盧家讓趕緊腳底下一用力，一點房坡騰身竄起，但是沒有退步的地方，只好往院中落來，這時屋中的智多星唐士義，鐵燕子盛云飛也相繼闖出來，這一來這小弟兄二人知道形跡早行敗露，趕情人家早有提防，暗中有人佈置下預備捉拿他兩人了，盧家讓被逼得退下房來，房後坡的人也竄了過來，正是飛鏢手項增祺、九連環錢昭義跟盧家讓到這種時候，別無他法，只有盡力一拼，盧家讓把

背後的劍撒在掌中，他不管背後追趕下來的人，一個箭步竄奔正房下，他已認定了這個穿半官服的定是鐵燕子盛云飛無疑了，身形一撲過來，掌中劍用足了力往前一遞，向鐵燕子盛云飛就刺，鐵燕子盛云飛毫不畏懼，輕輕往旁一蹤，厲聲喝叱道：「盧家讓，盛大人到處找你，這是你死期到了身投死路，你還敢在盛大人面前逞兇」。此時智多星唐士義已經用兵力把盧家讓擋住，「噲噲」的兵力相撞，盧家讓此時早把生死置之度外，自知是中了賊人的暗算，被人引誘到這裏，現在只有拚死命的下手對付鐵燕子盛云飛，但是那能如願，這智多星唐士義一口刀上下翻飛，並且旁邊還有五六名壯漢四面圍攔來，跟着用火把之光也現出來，這弟兄二人就在這院中和鐵燕子盛云飛手下的匪黨拚命動上手，只看項增祺唐士義就足夠錢昭義、盧家讓對付的，何況還有他這宅中的壯漢們不時的放冷箭，動手到十幾個照面，那盧家讓漸覺氣力不支，可是一時間又無法脫身，智多星唐士義這口刀就難應付，再有那黨羽們不時的從旁發暗器放冷箭，盧家讓略一失神，左肩頭後竟中了一箭，相隔又近，箭鏢深陷肉中，這種暗器，打得這麼重，立刻發作起來，連左肩全不能動轉，身上受傷，手底下立刻慢了，竟自被智多星唐士義一刀，削在右膝上，仗着盧家讓用劍往外一撩，只被刀尖劃了一下，但是他那禁的住兩處受傷，立刻往外逃，只闖出三步去，已經摔倒地上，那般黨羽們，早竄過兩人來，把盧家讓倒剪二臂捆起，抬向後面，九連環錢昭義此時痛不欲生，但是飛鏢手項增祺，武功精贊，九連環錢昭義雖然是一拚力奮鬥，但時，這時那鐵燕子盛云飛喝令手下，一般黨羽們往上一圍，九連環錢昭義，心慌意亂之

## 天 山 四 義

下，那還會逃得出這般黨羽之手，自己一看這種情形，就是把命交代在這裏，於事無濟，九連環錢昭義安心想脫身了，自己無論如何留得這條性命，也好設法搭救盧家讓報仇雪恨，他這條九連環、仗着是獨門兵刃，在勢急之下，把師門所傳的十二手連環巧打，三環套月，九連環用足了十分的力量，唰唰的舞動開，上下中三盤，完全拚圍困敵人的兵刃上下手，也正所謂一人拚命萬夫難當，九連環錢昭義此時，心裏固然是想逃活命，可是自己知道，要逃活命，就得不顧命的拚一下，這條九連環如同銀龍飛舞，連環進擊了五招，就把圍困黨羽的兵刃，就磕飛了四件，可是飛鏢手項增祺和智多星唐士義、這兩人是毫不退却，九連環錢昭義，逼退了四週其餘的黨羽，項增祺唐士義猛往前攻，九連環錢昭義，身形往下一矮，把這條九連環往外一抖，向飛鏢手項增祺的面門打去，項增祺一閃身，錢昭義腕子上一坐力，斜着一偏身，這條九連環翻回來，竟向智多星唐士義身上猛砸到，他可明知道砸不到他，九連環往地上一落，叭啞啞，砸在地磚上，他這種力量用足了，九連環反振起來，右臂跟着往身後一帶，左脚向外一探，這條九連環向身後猛甩出去，他單憑右脚尖點地，身形借着九連環的力，九連環借着臂力，往後這一甩打，他身軀如同風車一般竟矮着身軀連轉了兩週，任憑何人也得往後退步，這九連環在轉到二週，腕子向下一沉，唰啞的掃在地上，他的身軀隨着往起長更把這條九連環猛往起一抖，借力使力，一個潛龍升天式，竟自騰身而起，往東房的簷頭上一落，左手已經探入囊中，把飛蝗石扣了兩塊，身軀向前一探，左脚再往前一找房坡，左肩頭向後一甩，飛蝗石竟向房坡下打去，九

連環錢昭義是計算定了，飛鏢手項增祺必然要縱身追趕，因為他臉上正向着這邊，這一下，九連環錢昭義真是算計着了，兩塊飛蝗石打出，飛鏢手項增祺正縱身竄起，他是慣使暗器的能手，想不到，這兩塊飛蝗石他算是接了個正着，叭叭的，一塊打在左肩膀上，立刻倒了下去，那鐵燕子盛云飞怒叱一聲：「好小輩，敢在盛大人面前暗器傷人，我看你那去。」九連環錢昭義、飛蝗石打出，他把九連環很快的盤在腰間，一騰身已經越過房脊，項增祺受傷倒地，鐵燕子盛云飞怒叱之聲，他全聽得真真切切，他可聽師父說過，鐵燕子盛云飞出身是飛賊，身手可快，他只要追了來，自己恐怕逃不出他手去，九連環錢昭義他一到後房坡，一俯身就把屋瓦掀起三塊來，果然，鐵燕子盛云飞喊聲落下來，人已經到了房頭，九連環錢昭義在房後坡，身形向下一矮，瞄準了鐵燕子盛云飞，這三塊瓦，一齊向他打去，鐵燕子盛云飞用力的一聳身，向左斜縱出去，可是九連環錢昭義騰身躍起，翻下了廂房後坡，落脚的地方，又是一個偏院，這裏黑沉沉一片，下面院落的道路不熟，雖是容易隱蔽身形，可是，自己不敢這麼逃了，心中一動，往起一聳身，他竟沒東翻，也沒往南北逃，反縱回來，身軀緊貼到東廂房後牆下，往起一聳身，雙手掙住了後房簷，身形竟繃在簷下，不過這種地方，工夫大了可不成，他沒有那麼深的工夫，不過這一來，這就全憑他當時的一點靈機，果然鐵燕子盛云飞的身形如飛從他頭上掠過，向東面一排屋頂上追下去，緊跟着後蹤，又翻過兩人來，一南一北，分頭追趕下去，九連環錢昭義，身形往起一翻，全身翹上簷頭，用脚尖一找瓦壠，借上力，全身翻上來，順着房坡往上一滾

，輕輕的半長身，順着後坡，往動手的這道院中看時，一般打手壯丁順着角門夾道也有往東的，也有往後面的，也有撲奔前面的，九連環錢昭義，暗中禱告這是我屈死的盧伯父陰靈護俺，只要我逃出命去，就可以救盧家讓師弟了，他趕緊檢着黑暗之處，順着屋頂上蹤躍如飛，向西逃下來，這次果然竟沒有一人阻擋，翻到大牆外，錢昭義略一思索，索性先別走了，他竟擡升到一顆大樹頂上，潛伏不動，果然跟着追趕的人全到了，因為這一帶山形地勢，人家瞭如指掌，剎那間已然全翻回來，向莊院西搜尋下來，九連環錢昭義伏身不動，這一來他算是脫過眼前這步劫難，那鐵燕子盛云飛竟自親自率領人搜尋，九連環錢昭義，倘若是急於脫身逃走，非被獲遭擒不可了，盛云飛等在山道這一帶各處搜尋到，那智多星唐士義，更在前面山道上連吹起幾聲銅哨，這一下子可把九連環錢昭義吓着了，趕情圍着他莊院一帶，高崗前上下埋伏着四五個莊丁，九連環錢昭義才知道自己此番失敗是必然的了，趕情竟自中了人家誘敵之計，和師弟跟綴下來的，又那知道已經被這兩個惡魔覺查，他們故意的誘敵，把自己和師弟引到荆山內，用鐵燕子盛云飛作餌，他埋伏早已埋伏好，自己和師弟簡直是飛蛾投火，還算是蒼天保佑，逃出莊院後，沒敢向前多走一步，只要往高崗上一翻，他暗伏守的莊丁，發現了自己的蹤跡，他們不用露面，等鐵燕子盛云飛等一趕到了，他們一指示方向，自己休想再逃出他們手去，九連環錢昭義伏身在樹頂子上面，只見潛伏在高崗上的一帶莊丁們，到了智多星唐士義面前，向唐士義報告，說是只見兩個少年匪徒，暗入莊院，可沒見出來，山道上也沒見他們蹤跡，智多星唐士義跟

#### 天 山 四 義

## 天 山 四 義

盛云飛一商量，還是認定了錢昭義已然從別的路上脫身逃走，這時各處搜尋的莊丁，也全回來報告盛云飛，沒有敵人的下落，鐵燕子盛云飛向唐士義道：「我們不必費事再搜尋，好在那小冤家已落在我們手中，只要把姓盧的這個後患除了，那姓錢的不是他們至親骨肉，我們也犯不上趕盡殺絕了。」他說完這些話，只留了兩名莊丁，在莊院前守衛着，別的人可全撤下去，錢昭義在樹頂子上面直候到五更左右，天光快亮的時候，趁着莊院前的兩名莊丁，轉向莊門西，離着這邊很遠，九連環錢昭義悄悄的翻下來，急忙縱身竄入道旁的荒草中，一些聲響不敢帶，往前慢慢的移動，爬到這道高崗，直到翻下高崗後，這才把腳底下放快了，一路急馳到了天亮後，這才到了荆山口，錢昭義此時的情形十分可慘，一夜間累得力盡筋疲，臉上的形容憔悴，看着好像病人，雖是出了山口，因為鐵燕子盛云飛既住在這裏，他手上人很多，不斷的出入這道北山口，九連環錢昭義盡自找那荒僻的地方，順着荆山下，往北出去了二三里地，到了一個小鎮甸上，正式的店房也不敢去，找了一個小火店，這種店房，只住些小販，和些勞苦的行路人，好在現在九連環錢昭義這種神色，困頓狼狽，投店時還不怎麼扎眼，若在平時，像他這種英俊少年，投奔這種小店，還未必敢收留他，落店之後，錢昭義說什麼也不肯和別人住伙屋，本來這種店房，和北方睡大炕是一樣，湖南地方雖沒有火灶土炕，可一樣是極大的板鋪，一個房間能招攬十幾個客人，九連環錢昭義住了一個單間，自己叫店家預備些飲食，告訴店家路上受了些風寒，要歇息一天，錢昭義遂在這店中歇了一天，自己盤算着，眼前這種情形，可真叫人難



死，個人雖然學就了一身本領，終歸是人單勢孤，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自己雖則逃得活命，但是師弟盧家讓，落在這個冤家對頭手內，恐怕凶多吉少，但是眼前那是自己呼援求救的人，人地生疏，舉目無親，我不去救師弟，難道就任憑他死在盛云飛手內，就是這一天的工夫，已經很危險了，萬一盛云飛立時下手，把師弟殺害了，可憐盧氏一家，全毀在這惡魔手內，自己只盼着他不會立時下手，不過自己想救師弟，也是勢比登天，可是無論如何，就是刀山油鍋也得闖了，九連環錢昭義，明着是在店中歇了一天，這一天他那裏又睡得實在，耗到天黑之後精神倒是略微緩過來，起來在店房中轉了兩週，自己要早早的歇息下，到了起更時，店中可是還有人不斷的出入着，九連環錢昭義實在等不了，把屋中燈熄滅，趁着院中無人悄悄的出了屋門，騰身竄上屋頂，好在這小鎮甸上，沒有多少商家買賣，黑沉沉的街道，九連環錢昭義翻出了店房，順着白天的原路，往南走下來，仍然得奔荆山北山口，入山口時天不過二更左右，好在這一帶，一到天黑就沒人跡了，自己今夜明知是入龍潭虎穴，一入荆山口，就把身形隱起，在山道上走着，借着樹木荒草，時時掩蔽着形藏，翻過這段山巒，鐵燕子盛云飛這道莊院，已入眼底，九連環錢昭義，到了這種呼救無門的時候，自己也未免作出那癡愚的舉動，眼望着天空，暗中禱告，盧向乾伯父伯母，死去的一家人，求你們陰靈護俺，保佑我錢昭義，闖進龍潭虎穴，把我師弟盧家讓救出來，也好爲你盧家留一條後代，我師弟若也死在惡人的手中，就是讓我錢昭義能够爲你們報仇雪恨。你們盧家也就香烟斷絕了，九連環錢昭義這麼禱告着，一

直撲奔這座莊院，東牆的後面，他知道錢燕子盛云飛這宅中的人很多，自己認爲從後面繞進去，可以躲避前面一般莊丁和他手下的黨羽，錢昭義直到了大牆的北頭。翻上牆頭時，仔細看輕輕的投下一片女士，試了試下面沒有阻礙，飄身落在牆內，一辨別情勢，已經到了內宅後面，九連環錢昭義從一帶矮房繞過來，眼前是一座四合的院子，迎面五間正房，東西配房，正房黑沉沉燈光已熄，東西配房紙窗上面，燈光照的很亮，九連環錢昭義雖則年歲青，但是名師之徒，又是俠義門中訓教多年，這種行爲處處的正大，一打量這是鐵燕子盛云飛的眷屬住所，他想師弟盧家讓決不會囚禁在這裏，自己不願意在這裏窺視，正要躡身往前面角門那裏竄，錢昭義是正從東廂房前經過，忽從聽得屋中一位婦人說道，這個事情可真怪，怨不得大人着急，姑娘，妳要小心着，我聽婆子們風言風語的前面人已經疑心到姑娘妳身上，這種事咱可管不得，你父親他自有主張，並且妳一個作姑娘人家給染上這件事，可太不好聽妳到是出去了半晌作什麼？錢昭義一聽這個話，似乎和自己的事有牽連，不由己的把脚步停住，跟着聽得年歲很青的女子說道，娘妳這是什麼話，父親無論什麼事，我沒有問過他，積德也罷，傷天害理也罷，我一個作女兒的，管得了嗎。」無故的這件事，會疑心到我身上，女兒可不能容這個，是誰敢這麼猜疑，我倒非查個水落石出不可，只要是有人敢作見證，說是這件事是我辦的，我還用不着別人動手處置我，只要有人敢出口硬作見證，我橫劍自刎，決不活在世上。那算是情屈命不屈，跟着聽得先前說話的那個婦人，很着急的道：「姑娘，妳又任性了，無論什麼事，我還會不庇護妳麼

！現在可不許妳任性，妳父親自從把印子交了，性情非常暴躁，妳看我整天敢和他說話嗎，作姑娘人家，好好的守自己本份，咱們娘兒兩個，什麼事別管，妳雖然練過武，會一身功夫，也不能忘了自己是一個待字閨門的女孩子，好好的聽我的話，只要妳不會辦這種事，那就好了，娘不過私下問問妳，妳就這麼直言挺撞，妳這個孝順女兒，應該這樣麼。」九連環錢昭義聽到屋中說話的情形，分明是鐵燕子盛云飛的夫人和女兒，這娘兒兩個的話，含糊不明，自己惦着師弟的事，聽不出什麼於自己十分有關係，遂仍然向往前面搜尋師弟的下落，從牆角這兒剛要躡身，風門一響，趕情那位小姐從屋中出來，九連環錢昭義趕緊的往房山的這兒一閃身，這位姑娘走下石階，風門子蔽着，屋中的燈光亮，照到外面來，錢昭義往牆角這兒看到這姑娘，好一份相貌，生得亭亭玉立，眉目俊秀中含着一股子英氣，稱得起艷如桃李冷若冰霜，這姑娘倒是一臉正氣，出得屋門，走下台階後，皺着眉頭在思索什麼，跟着回身把屋門掩上，一直的竟奔前面角門，九連環錢昭義心裏說：「這可糟，偏偏這時他却往前面去，自己竟自無法再往前面去，這好隱身在牆角這兒等待。」這見這位姑娘順着東邊的夾道角門，向前走去，九連環錢昭義一想，西邊有一道角門，只要他不斷然翻回，自己正可從西邊角門闖出去，足可以躲避這位姑娘，九連環錢昭義，輕輕一躍，穿到了西邊角門前，這裏十分黑暗，因為是通着內宅的地方，輕易沒有人來往，九連環錢昭義走進這道角門，順着這段夾道，往前面走出兩丈多遠來，又是一道院落，可是偏着西邊一接連是兩道偏院，靠南邊這道跨院，遠遠望着門內有的燈光，錢昭義因

爲今夜自己單身來，搭救師弟，好似入龍潭虎穴一般，處處得十分謹慎小心，行藏一露，再想脫身恐怕勢比登天，並且也要盡力的搜尋師弟被囚的下落，停住身軀打量打量四週一登身，騰身竄上了西邊的房頂，順着房後坡翻到前面這道跨院的屋頂上，只見下面這道跨院，是三間東房，兩間北房，靠南面的房後山，院中正有一人從東房內走出來，手中提着燈籠，匆匆的向門外走去，九連環錢昭義伏身不動，在房頭上容得這人走出門去，這才翻到前面，先往院中仔細看了看，房簷下面沒有人，一飄身落在院中，躡足輕步，撲奔在房前，這時東房的門虛掩着，錯寸許的縫隙，錢昭義貼進了風門旁往裏查看，只見這屋中陳設的頗爲整齊，迎着屋門，八仙桌上，放着一隻燭台，點着一隻紅燭，在椅子上坐定一人，這人並沒見過，年紀在四十多歲，看情形也是江湖道中人，滿臉怒容，貼近風門的左邊，趕情尙站定一人，這時迎面坐着這人帶着怒聲說道：我看這件事，定是通同作弊，這個主兒身上帶着珍貴的東西，簡直是得財賣放，不過豬油蒙了心敢在這般老師父們前幹這種手段，分明是他活的不耐煩了，等着大人少時審問時，把他的皮揭了下來，最可恨是他竟把這件事往別人的身上推，胆敢說是小姐有賣放嫌疑，陳福你說他這不是該死麼，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其實他兩人隨着大人當差多年，錢沒少掙，家鄉屋子地全置了，還敢貪心不足，作這種忘恩負義的事，錢昭義聽到這兒還要往下聽時，耳中突然聽得角門外有脚步之聲走得很緊，自己趕緊順着北邊的窗下一躡身，竄了出去，隱身在東北角的夾道內，果然燈光閃動，從角門外走進兩人，全是差役的打扮，一直的撲奔東房，錢昭義伏身

不敢動，只側耳聽着，聽得這兩人進得屋後，內中一人說道：「七老爺大人怒極了，叫立刻把他兩個帶去審問，跟着屋中原坐的這人說道，大人現在那裏。」差人答道就在花廳，這個被稱七老爺的，氣恨恨的說道：「好跟我去帶這兩個東西」。說話間屋中的人一齊從東房走出來，直奔角門外走去。

### 第三章 被誘遭擒九連環捨生救師弟

天

山

四

義

九連環錢昭義知道院中屋中全沒人了，騰身一縱，竄上南面牆頭，伏下身去，見停身處的下面人決看不到，輕輕向前移動，貼近了前面夾道，見這般人在夾道內站住，靠西邊的兩間矮小的屋子，由兩名差人進去，從西面小房內架出兩人來，推推操操向前面走去，九連環錢昭義在後頭跟綴，只見他們把這兩名壯漢推向前面走去，轉過這段箭道，前面是一座花廳，院中也有燈光，台階上站着四名年輕力壯的家丁，把這兩人推到花廳門口，站在那等候，跟着進去一人稟報，九連環錢昭義往前坡一探身，他伏身的是廂房後坡，趕緊把身形緊貼到瓦墻，原來這般人走過來，後面竟有一人暗中跟綴，正是後面聽到母女二人講話的那位姑娘，他此時也是隱隱藏藏躲在箭道盡頭處，靠牆角那里伏身不動，九連環錢昭義雖則不能貼近了花廳，可是他停身的地方，正是東廂房的後坡，斜着可以看到花廳門口，這時冰紋式的風門敞開着，裏面燈火輝煌，鐵燕子盛云飛正坐靠右邊圈椅上，他身旁站定了正是智多星唐士義，靠門這邊還站着兩名家丁，那個姓齊的進去回話，跟着叱喝了聲：「把他們帶進來。」立

刻把門外這兩名被拘禁的壯漢推進花廳，一進門兩人就跪在那里，鐵燕子盛雲飛，向下厲聲叱喝道：「張長勝，李勇，你們兩人好沒天良，我從邊疆上把你們帶了來，是一份恩典，我把印把子撒手很可以把你們打發了各自東西，可是因為你們當差數年，在我面前劾過力，不忍的把你們打發走，那知道，我關上門養老虎，一旦我身旁有事用上你們，你們毫不盡力，反倒吃里爬外，得財賣放，壞我的大事，你們放走了一個人，可不知道關係我全家的死活，我姓盛的一家人性命，就許斷送在你這兩個東西之手，還不給我實話實說，究竟把這個人怎樣放走的，我認定了這一帶山道上，我全有下卡子的人，他不會就這麼容易逃了出去，念在你們一時糊塗，不知盛某厲害，趁早實話實說，把這姓盧的隱匿在那裏，把他獻出來，萬事皆休，只要你再敢和我虛言搪塞，要知道現在我雖則不作官了，我可能要你們的命，把你們的皮剝不下來，我枉在邊疆帶兵這些年了。講完，這兩個壯漢跪在那裏連連叩頭道：「大人，小人實在冤枉，我們大胆也不敢放走那個姓盧的，的確確是被人救走了。」盛雲飛把桌案一拍，厲聲叱喝道：「滿口胡言，既然是有人救走，難道救他的人會騰雲駕霧，你們也曾一再的說，決沒有遠離開那門口，並且聽見有人招呼你們也只是拐過牆角，統共沒有四五丈遠，立刻翻回來，人已失蹤，我只問你們只這短短的時間，四路搜索，並不見一點踪跡，難道姓盧的會飛出荆山，你們這種鬼話騙誰，若不是你兩個親自把他們放走，容那姓盧的走開了，你們才故意聲張，為的是掩飾白己的罪名，這種手段，只在那富家翁公子哥面前，可以騙得動他們，在我盛雲飛面前，弄這種手段，

簡直是猪油蒙了心，立刻吩咐「把他兩人推出去給我重打」，這手下虎狼的差弁把這兩人拖到門外，兩個提蟒鞭的，兩個捺着行刑，把上身衣服給他兩人剝下來，一氣兒每人是二十蟒鞭，這種刑法比什麼全厲害，蟒鞭落下去，那脊背上立刻是一條半寸寬尺許長的血柳子，十鞭下去之後，鮮血已經隨着腳飛起，這麼壯健的兩個漢子，先前是只喊着大人恩典，後來只是鬼嚎一般，這二十蟒鞭打完，這兩個壯漢已經半死，手下的差人把兩人架起來，那鐵燕子盛云飞還在喝問，倒是在那里，可是這兩名壯漢頭也已經抬不起來，口中含糊答應：「只求大人恩典我們。」鐵燕子盛云飞向智多星居士義看了看，那情形似乎問他怎麼樣，智多星居士義道：「大人一向恩待他們，現在雖是他們喪盡天良，把人放走，還是求大人格外恩典，不必再這麼拷問，把他們看管起來，叫他們自己回心轉意想一想，倘若天良還沒完全喪盡，也許肯說出實話來，不過這個人卑職認定了決沒出荆山，鐵燕子盛云飞哼了一聲道：「暫時便宜了他們，把他兩個帶下去，立刻由差人架着仍奔箭道，九連環錢昭義見那位姑娘已經早早撤身退去，錢昭義聽到鐵燕子盛云飞審問的情形，又驚又喜，這分明是盧家讓師弟已然遇救，並且內宅那位姑娘頗有嫌疑，但是這種事不近情理，鐵燕子盛云飞的女兒決不會賣他的父親，我總得探聽出盧師弟究竟怎樣脫身逃走的。這時下面的人，完全從夾道內走向後面，九連環錢昭義遂跟隨着從屋面上綴了下來，見他們仍然把這兩名壯漢推進了那間屋內，門外留一名差人把守，別的人可完全退去，九連環錢昭義十分着急，自己正在房頭思索着，設法要探聽真情實況，如何下手，這時忽然看到那督

多星唐士義從前面走來，到了這間屋門口，向那差人說道：「你現在不用在這裏看着，不要看現在大人這麼責打他們，他們是隨着大人効力多年，有功於大人的，只要把這件事解釋開，大人還要恩典他們。」那名差人答應着立刻走去，智多星唐士義拉門走進屋中，九連環錢昭義，飄身落在下面，貼近了窗下，只聽那唐士義靄然和氣的向兩人慰問着，九連環錢昭義知道此人一派的狡詐，他此來定有惡謀，遂輕輕的把窗紙點破一小孔，往裏窺視，只見智多星唐士義正在取出一包治傷的藥，給這張長勝李勇，往打傷處敷藥，智多星唐士義對這兩人的情形十分殷勤體貼，九連環錢昭義，看着他這種行爲，已經很顯然的帶出施恩不惠，這時那智多星唐士義，給兩人挨次的把藥上好，把傷處更給他兩人捆紮好了，那張長勝，却向智多星唐士義道：「唐老爺，你那麼恩典我們，叫我們感恩不盡，這種年月盡是勢利小人，下井投石的多，方才在前面，遭到大人的冤屈責打，平日一般同事的弟兄們，居然立刻翻臉不認人，蟒鞭上用足了力，好像我和他們有深仇大怨似的，絲毫不肯留情，唐老爺你看看，一朝運敗時衰，平常多親熱的弟兄們把臉翻起來，好像不認得你了，唐老爺你以老師父的身分，竟肯這麼顧全我們，只要我們能逃得活命，決不忘唐老師的大恩大德，智多星唐士義，這時却坐在迎面的板舖旁邊，靄然和氣的說道：張長勝，用不着這麼感恩不盡的，這又算得什麼，我看的清清楚楚，你們哥兩個這次太受的冤枉，不過大人在盛怒之下，我實在無法勸解，何況我們是當武師的，這次的事，完全在我們身上，我項師兄已經受傷，現在竟讓這個人逃出手去，大人若是追究起來，連我也脫不得乾



淨，這是很顯然的事，你們哥兩個，一時運氣低，竟自被大人疑心到你們身上，認定了你們是得財賣放，遭到這樣的毒打，你們兩人不要害怕，我定然想法子搭救你們弟兄二人，那李勇在板舖上爬起跪在板舖上叩頭道，唐老師我們實在冤枉，你老真能够把我們弟兄救了，那真是再生之德，我們哥兒兩個，這一輩子也不會忘了唐老師的好處，智多星唐士義道：李勇，不必說這種話，不論身分高低，我們全是在大人府上找飯吃，現在還得把那逃走的仇人捉拿回來，這件事才可以算完，我不回這個人來，可不好辦，你們看見了大人的情形，這件事決不肯含糊過去，定要認真追究，我們現在又沒當着大人面前，無論什麼話全好講，你們也用不着顧忌，這個人倒是怎麼走脫的，你們要實話實說，我也好給你們想法子摘落這件事，那張長勝道，唐老師，這件事真是命裏該當有這場禍，我們奉命看守這個姓盧的少年，猜想我們那敢疎忽大意，方才大人那麼追問，我們饒挨了這頓蟒鞭，但是到了嘴邊的話，不敢講出來，因為當時實在沒有清，那時也就在五更天左右，我們哥兩個，看守那個姓盧的少年，遵着大人的命令，多一句話不准和他說，可是竟自聽到靠前面靠牆角那裏，有人低聲招呼我兩人的名字，並且帶着很着急的情形，叫我們趕快過去，我們因為呼喚我們的人，隔着數丈遠，又在黑暗處，聽不出是誰招呼我們，心想着或許是大人身旁那個親信差人劉福，不過聽着不大像，我兩人趕緊奔前面牆角那裏，趕到了那邊，招呼我們的人竟自走開，依着我拜弟李勇，他想着索興到前面去看看，或者許是大人呼喚我們，可是我加了一分仔細，因為我們奉命看守犯人，無論如何不能擅自離開這裏，

並且招呼我們的究竟是誰，也沒有查明，遂主張着趕緊回來，有什麼事天亮後再說，大人那裏果真有事呼喚，招呼我們的人一定要重回來，我們哥兩個立刻翻回來，趕到了這裏，那姓盧的已經蹤跡不見，捆他的繩索也脫落在椅子上，當時把我們真吓得真魂出竅，認爲這個姓盧的少年，脫身逃走，定然有人來救走他，何況這個發聲招呼我們的，竟那麼輕輕走去，不見絲毫蹤跡，這種情形，太叫人疑心了，當時我們認爲姓盧的逃走也是從後邊走的，緊往後面追趕，繞過內宅奔後面那座小花園，可是蹤跡渺然，一些形跡也搜索不到，趕到我們從後邊小花園翻回來，竟看見了小姐，從內宅出來，站在房山轉角那裏問我們作什麼，我們當時認爲小姐到那時候還沒睡下，逃走了被拿的仇人，小姐怎麼像知道，可是我們一個當差的那敢多言多語，更不敢胡亂疑心，只告訴被捕的仇人已經逃走，我們匆匆趕奔前面報告大人，當時不容分說，先把我們兩人捆起來，事後我們仔細想，這姓盧的逃走完全是有人故意的把我們弟兄二人調開，他才脫身走去，可是從後面脫身逃走，錯非是道路純熟，這後面沒有通行的道路，更知道在這附近一帶全有下卡者的弟兄把守着，一些蹤跡也沒有看到，這姓盧的怎麼能逃出荆山，可是我們雖則有些疑心到小姐身上，唐老爺，你是明白人，這種事不盡情理，我們只要說出來，恐怕大人不止於不追究，反倒要說我們血口噴人，人家是親父女，小姐焉能够幫助父親的仇人，所以我們任憑遭到毒打，也不敢多說一句話，唐老爺，你待我們恩重如山，我們才敢大胆的把這種情形，向唐老爺說出，不過我們哥兒兩個恐怕不易活下天，大人盡力的追問，非要從我們弟兄身上查個

水落石出，唐老爺請想，到現在可有什麼法子，這不是前世冤家，今生對頭麼，智多星唐士義聽兩人這個話，低頭不語，在沉吟着，這時抬起頭來向張長勝李勇道，我相信你們哥兒兩個的情形，至於你們所疑心的，從今後可千萬口頭上留神，現在雖然被屈含冤，等大人把怨氣消一消，也許能饒恕了你們兩人，可是你們若是隨意把這種話出口，那可真有性命的危險，容我慢慢的設法調查，這姓盧的倒是怎樣脫身逃走的，你們哥兒兩個好好的養傷，等大人怨氣消一消，我再想法子解勸大人，不要再向你們身上追究，這張長勝李勇，對於智多星唐士義，真是千恩萬謝，那唐士義撤身向外走，九連環錢昭義趕緊的向北撤身退下來，騰身一縱，竄上了房頭，伏身在上面，見智多星唐士義出了這間屋之後，竟向前面走去，九連環錢昭義，對於師弟盧家讓遇救的情形，也真個疑心，鐵燕子盧云飛這個女兒頗有嫌疑，不過事情太不盡人情了，他焉能把父親的仇人放走，這件事真有些離奇難測，九連環錢昭義不查出實在情形來，自己也不放心，師弟是否准能脫身逃出荆山，九連環錢昭義從屋面上直奔內宅，翻過這道院落，是後面的小客廳，這是鐵燕子盛云飛起居之所，九連環錢昭義，倒沒想在這裏停留，自己打算直撲內宅，要找尋鐵燕子盛云飛這個女兒，暗中查看動靜，是否真有這種不近人情的事，親生的女兒會背叛他的生父，放走一個和自家有深仇大怨的人，九連環錢昭義雖然是暗中聽到許多可疑的情形，終是不敢深信，自己從東牆這邊翻過來，從東房的後坡，再越過這段院子去，就是他這莊院的主房了，可是才到房後坡，聽得下面這小院中的正房內，似乎鐵燕子盛云飛的口吻，很暴躁的在和

一個人講着話，九連環錢昭義心想，何不暗中先聽聽他講些什麼，錢昭義翻過屋脊，到了前坡，先看了看院中並沒有差役僕人們，輕身提氣，落在東房簷下，躡足輕步，直奔上房的窗下，把窗子輕輕點破一些，往裏窺視，只見這屋中，收拾的雅潔富麗，頗够個富家的身世，屋中燈火輝煌，在靠西面房山前八仙桌旁，坐定一人，正是鐵燕子盛云飛，滿面怒容，向那旁站立的，智多星唐士義厲聲說道：「我不把這件事察個水落石出，我真不能活下去，我就不信竟會有吃裏爬外的人，安心賣我，他得和我有什麼深仇大怨，把我冤家對頭放走，非叫我早晚非得死在對頭手內，方才甘心，我自覺着這宅中從上到下，我沒虧負着誰，想不到今日竟會有這種事臨到我頭上，真要把我盛在堂氣死」。那智多星唐士義一旁只有啾啾連聲的答應着，容得鐵燕子盛云飛暴躁了一陣，這才低聲下氣的說道：「大人不必過於動怒，從來紙裏包不住火，這件事只要仔細的偵察一下，沒個查不出來，大人只管放心，我認爲這個小冤家不會逃出荆山，無論如何，逃出我們家宅，他也不能那麼快就脫身，我惟有的預先向大人聲明，倘若這件事，真個有出乎意外的情形，意想不到的事，竟會對不起大人，把這個小冤家放走，到時候可許卑職動手」。鐵燕子盛云飛站起恨聲說道：「唐士義，你自管放手去查跡逃亡的盧家讓，無論何人，只要是幫助他逃走，或是准知道誰放的他，任憑下手動他，因爲只要敢辦這件事的，他是安心害我，我還有什麼顧忌」。那智多星唐士義連答了兩個是字，往後倒退了兩步，轉身奔門口，九連環錢昭義，趕緊縱竄身出來，先隱身在房山轉角處，只見智多星唐士義從屋中走出來，走到院當

中，他的脚底下一停，似乎在一遲疑之間，立刻騰身縱起，竄上東房前坡，跟着一轉身，竟向後面縱躍如飛而去，九環連錢昭義，在房山轉角這裏看的明明白白，他見智多星唐士義撲奔後面，自己也跟縱綴了下來，輕登巧縱，在屋面上仔細留着神，決不致跟的過近了，因知這智多星唐士義手底下功夫實在不弱，錢昭義等早已全會過他，此時自己的一身關係着盧氏一家復仇的重任，倒不能輕自冒險，再失陷在他們手中，所以離着唐士義很遠，只有望到他一點蹤影，立刻把身形潛伏起來，只見智多星唐士義，他竟自撲奔到內宅，在南房屋頂上停住身形往院中查看，九連環錢昭義心想，智多星唐士義，這種行爲，實在有失江湖道的身份，你無論如何總算饒燕子盛云飛的部下，這一個內宅，你若有暗中窺查的舉動，可就太減輕自己的江湖威名了，這時見唐士義在屋面上盤旋一週，飄身而下，他竟自到了東廂房下，站在那里側耳聽屋中人的講話，他還算好，並沒有穴窗偷窺，在這里站了半響，忽然匆遽的飛身穿上簷頭，可是脚底下重一些，屋瓦竟帶出些響聲，跟着屋中喝問聲什麼人，開門微起，穿出一條黑影，身形也十分俐落，可是那智多星唐士義，一連兩個緊縱身，向東廂房後翻過去，錢昭義這時已看出屋中出來的正是盛云飛的小姐，他一擡身也穿上屋面，各處搜尋了一番，其實唐士義向前面逃去，可是這位小姐並不往前面追，那又會追的上他，這姑娘翻回來，仍然落在院中、回轉屋內，在臨進屋時，自言自語的道：「敢對我安什麼不利之心，我看你是自找難堪。」在他走進屋中之後，錢昭義好生疑心，這位盛小姐分明跟唐士義有敵對的行爲，自己剛要向前面搜尋時，幸而身形沒露起

來，這位盛小姐悄悄的又從屋中出來，一身疾裝勁服，一縱身穿上正房的屋頂，回身查看了一下，直向宅後撲去，九連環錢昭義索性要跟綴他，看他有什麼動作，自己也緊自留神着，跟蹤攝跡，往後面直到大墻那里，遠遠看到這位盛小姐，竟自翻出後墻，錢昭義心想，他這宅子後面就是鎖云峯一帶，是一片極荒僻的地方，一個姑娘家，黑夜間往這里來作什麼，那知道一路跟綴，這位盛小姐竟向後面一片亂山頭翻上去，這一帶松杉榆柳，雜草叢生，幾乎看不見道路，越過這段亂山頭，發現一條羊腸小道，遠遠的也正是那鎖云峯，矗立在黑沉沉暗影中，九連環錢昭義是毫不放鬆，緊自跟綴，可是又不敢跟得過近了，恐怕形跡敗露，轉過前面一道小山環，再也找不到這位盛小姐的蹤跡，錢昭義倒不敢往前去了，借看路旁的叢草障身，把身形隱住，自己就是想不出是什麼道理來，這時耳中忽然聽得來路上亂草間似有一點聲響，錢昭義更把身形往後縮了縮，可是這位盛小姐，竟從前面山頂現身，順着這小道往回去下來，腳底下很快，竟自施展夜行術的功夫，疾去如飛，錢昭義見他從自己隱身後過去，可是來路上已經轉出一人來，借看天邊星月之光看出正是唐士義，他看見了盛小姐的蹤跡，停身站住，擋住了路口，那位盛小姐先也是驚疑却步，可是略一遲疑昂然向前走去，那智多星唐士義這時却發話道：「小姐，妳這是從那里來，鎖云峯一帶，不斷的發現狼羣，深夜獨自一人到這種荒涼地方來，有什麼要緊的事情，這位盛小姐把脚步停住却向智多星唐士義道：「唐師父，你也到這里來，大約和我是一樣情形，內宅發現一個夜行人，我趕緊跟綴追趕，明明是望到他向宅後逃來，可是終於

把他追丟了，我們宅中連續出事，唐師傅，你要謹慎才好，智多星唐士義冷笑一聲道：「小姐妳可看出這人的面貌，現在宅中的事情，可有些閒言閒語，認爲這姓盧的是有人故意賣放，不怕小姐笑話，我雖則當差多年，我可是出身江湖道中人，眼前的事，我已看清了一大半，小姐若有什麼可疑的情形，不妨告訴我，大人面前，我自能設法把他交代下天，不要引起意外的是非來才是，」這位盛小姐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唐師傅，你這個話我不懂，大人的事，我從來不過問唐師傅，你是保護大人安全的，宅中連番出事，有這麼多人保護，竟自不知防禦來人，這也很夠難看的了，旁的事，我是不多問一句，」說着話盛小姐就要往前去，唐士義哼了一聲道：「小姐，妳是很聰明的人，這個姓盧的逃走，宅中許多人落了嫌疑，多脫不得乾淨，可是實在的情形，我已查出一大半，我在大人面前効力，一心無二，現在讓我們落到不白之冤，我們這種出身江湖道的人，實不甘心，小姐妳想是不是，這唐士義暗中算是把話遞過去，叫這位小姐自己打算，這位姑娘毫不遲疑的向唐士義道：唐師父你這個話我聽不懂，人跑了，與我身上有什麼相干，張長勝李勇，受刑不過，難道他們敢血口噴人，說是我放的麼？唐師父，你們是保護大人的，現在出了這種事，應該問自己，防犯不週保護不力，既然認爲有可疑心的人，正該放手去做，用不着顧忌，我是一個做姑娘的，叫我幫些什麼！唐師父，有什麼事大人面前去說，我是不管大人的事，說到這兒竟自從唐士義身旁緊走過來，把個智多星唐士義，給僵在山道中，智多星唐士義望着這位姑娘的背影發着冷笑之聲，自言自語道：「姓唐的是番好意，你敢這

麼對待姓唐的，只盼你果然沒有別的情形，你若是真個辦出這種不近人情的來，只怕你逃不出姓唐的手去」。智多星唐士義這麼恨聲抱怨，鐵燕子盛云飛這位小姐順着山坡已經走遠，那智多星唐士義怔了一刻，他忽然回轉身來順着山坡往上走去，九連環錢昭義認爲眼中所看到的事情全够離奇的，按這種情形看來恐怕真個有那不近人情的事了，這位姑娘實在可疑，方才他所說的話自己聽得明明白白，實在是不近人情，就憑一個姑娘人家在深夜間宅中發現了歹人，前面既然有那麼多護院的家丁，更有智多星唐士義這種江湖能手，爲什麼不聲張招呼人追趕，這位姑娘就是有些本領，可是他赤手空拳連兵刃都沒帶，竟敢向荒山野嶺來搜索歹人，這種話分明有假，智多星唐士義如何肯信，九連環錢昭義見唐士義已然走出很遠去，自己仍然暗中跟綴下來，翻上這段山坡，只見眼前是一片較平坦的山頭，再往前面可沒有道路了，亂峯起伏，峻嶺重疊，這一帶正是鎖云峯，也正是荆山內最險峻的地方，慢說夜間沒有人來往，就是白天往這一帶來的全很少，九連環錢昭義隱蔽着身形，見那智多星唐士義到了這一帶，他那兩眼閃爍着兇光，各處里仔細的查看起來，圍着這片地轉了一週，毫無所獲，反倒把幾隻野狼驚竄起來，那智多星唐士義反倒險些被一隻青狼所傷，恨得他不住的連聲叫罵，情形是十分失望的轉身退了回來，九連環錢昭義趕緊的撤身閃向一旁，用荆棘蓬蒿把身形隱起，智多星唐士義往回下走來，他走出沒多遠來忽然停身止步側耳細聽，他似乎聽到一些什麼聲音，此時他忽然把身形一矮往起一縱，飛身向一片較矮的山崗下面，順着山壁下仔細搜尋起來，不時的還用掌中刀不住的向



亂草中砍上幾下，可是他在這裏搜尋了半晌，仍然是毫無所獲，智多星唐士義神情十分沮喪，從山崗下轉回來，撲奔前面這段山坡，九連環錢昭義伏身不動，等待那智多星唐士義順着山坡走下一多半，九連環錢昭義這才從荆棘亂草中出來，站在那竭力思索眼前的情形，認定了師弟盧家讓一定是在這一帶隱跡潛蹤的沒走，可是他隱匿在那裏，這種荒山野谷太不容易找了，九連環錢昭義轉身來順着方才智多星唐士義所走過的一片蓬蒿亂草前轉過來，但是方才看得明明白白，貼近山壁下的亂草全被唐士義查到，決沒有師弟盧家讓的蹤跡，自己此時豈不是白費事麼？錢昭義無精打彩不願意再搜尋了，又不敢出聲招呼，可是自己忽然想起這個地方十分荒僻，我沒得着師弟的真實蹤跡，我焉能離開荆山，現在我只要翻下這段山坡去，我往那里存身，我何不趁這時在這裏找一個隱身之處，天亮後我可以暫時不用退出山口，何況鐵燕子盛云飛對於盧師弟的蹤跡也不肯甘心，我留在這裏倒可以看個水落石出，果然盧師弟已然離開荆山我倒可放了心，總可以找到他，再議復仇之計，九連環錢昭義拿定了主意，自己是決意在後山找尋棲身之處，他遂返了回來，這時趕到再重走上這段亂山頭，心頭未免騰騰跳個不住，方才是有那智多星唐士義在搜尋着盧師弟，荒山這裏多着一個人，雖則是敵人也覺得仗着胆子，此時剩了自己一人，黑沉沉陰暗暗，風吹樹動，草木發聲，顯得這一帶陰森可怕，九連環錢昭義倒有些躊躇不前了，可是自己想到無論如何在這裏隱跡潛蹤比較着安全省事，離着鐵燕子盛云飛所住的宅子又近，倘若師弟有什麼信息容易被自己發覺，我一個堂堂男子漢，師門學藝就爲了闖蕩江湖，

這時竟有些害怕來這不是笑話嗎？想到這胆氣一壯，順着這邊向前走來，九連環錢昭義又翻到了鎖云峯下，因為要想找棲身之地總得貼近山壁一帶才可以找到洞穴，錢昭義順着山壁下往前搜尋過來，向北出來不遠，可是這段山壁竟沒找到有石洞的地方，眼前正是個灣轉的地方，九連環錢昭義剛往轉灣這裏一邁步時，隱約的看到一條黑影在山壁下附近，一恍的工夫就沒有了，九連環錢昭義緊蹙身形飛撲過來，趕到蹤身到近前，貼着山壁下一片片的荒草，那有人跡，九連環錢昭義把腰間圍的九連環也撤到手中提防意外，撥着面前的深草仔細的搜尋山壁下，往前又出來五六丈遠，忽然看到貼着山壁那裏一連發現兩個洞穴，可是洞穴極淺，實不宜于在這里住宿，錢昭義心想既然發現了有石洞的地方，就可以找到安身之地，錢昭義此時腳底下極輕，沿着山壁下走出沒多遠來，耳中忽然聽到一些聲息，似乎有人輕着脚步在附近走動之聲，錢昭義索興把身形隱避起細查眼前形勢，就在這時驀然見離開自己停身處兩三丈外草稍連動，九連環錢昭義可不敢冒昧了，自己隱定住心神，向前面注目看時，就在這時突然從對面山壁那裏，嗖嗖的撲過一條黑影來，直向草稍動處撲去，趕到這人一現身，九連環錢昭義驚得一身冷汗，趕情來的正是智多星唐士義，他明着是下山回轉宅院，誰又知道他暗含着翻了回來，猛然現身搜尋身形撲到他手中的刀竟向草稍動那邊剝去，可是依然沒有發現什麼；九連環錢昭義緊貼在山壁下，靜悄悄的看智多星唐士義如何罷手，只見他順着山壁下這片荒草掄刀亂砍，往前一步步的搜尋，直往前趨出半箭地去，但是他始終竟沒發現什麼，智多星唐士義停住了手握着刀站在

山環那裏怔了半晌，竟自在無可奈何之下，往來路上走去，九連環錢昭義因爲伏身之處很嚴密，算是始終沒被他覺察，容他走遠之後，九連環錢昭義不由也疑心起來，自己想師弟盧家讓倒是隱藏在那裏，怎的這麼搜尋竟找不到他，自己好生急燥，錢昭義此時算是信着步往前淌來，自己想反正又不想出口，師弟如若果真隱匿在這一帶，早晚我得找到他，這裏又十分僻靜，就是白天也輕易看不到人，我又何妨等到天亮之後重行搜查，九連環錢昭義拿定這主意，把心氣反倒沉下去，不像先前那麼急燥了，九連環錢昭義信馬由韉竟走上了鎖云峯一段極險峻的山坡，這段峯頭是這一帶最高之處，往上去有一條極窄的小道，若是白天登臨到峯頭，附近二三里內的景物完全收入眼底，九連環錢昭義因爲心裏盤算着事，他是不經心的信步往上走，好在他此時往上走兩步停一下，倒不覺得怎樣險峻了，往上翻到十幾丈高，再往上走是往峯後轉去，錢昭義此時忽然覺得峯半腰一陣陣山風吹過，遍體生寒，自己想到這種黑夜間向上去有什麼用，往遠處看看看不出多遠去，自己剛要轉身退下來，忽然山峯後面「唰唰」的一陣荆棘藤蘿互撞的響聲，九連環錢昭義恐怕這裏出現什麼毒蛇怪蟒，趕忙伸手把九節連環索撒在手中，回身看時忽然從峯後面闖出一人，九連環錢昭義吓得趕忙往後退，可是這人却猛撲過來，九連環錢昭義正在一抖九節連環索預備砸他，這人竟自發話道：「師哥是我！」九連環錢昭義一聽語聲不由喜出望外，趕情正是師弟盧家讓，這時盧家讓已經撲到錢昭義身旁，一把抓住了錢昭義悲聲說道：「師哥，我居然還見着師哥你，我死也瞑目了！」九連環錢昭義也握住他一隻手道：「師弟

## 天 山 四 義

，你低聲些，提防着他們還要搜索你，你藏在那裏？」盧家讓低聲答道：「師哥你隨我來，這里他們找不到。」盧家讓拉着九連環錢昭義向峯後轉過來，往上又走了丈餘，竟把山峯後面偏着左邊一段荆棘亂草叢雜的地方輕輕的分撥着往里走，眼前竟現出一個四尺多高的石洞穴，領着錢昭義走進這個穴中，趕情裏面地方很寬大，有兩丈多見方的空洞，因爲是在峯半腰的洞穴，決沒有霉濕之氣，里面黑沉沉，盧家讓從腰間摸出火種，把火種打着，靠牆上有一個小小的石穴，裏面放着許多松子，幾面乾草擰的燈捻子，把這燈捻點着，顯得石洞內十分亮，錢昭義道：「師弟這光亮不要被遠處看見」。盧家讓道：「師哥不要緊，外面決看不見燈光，九連環錢昭義遂在這石洞內跟盧家讓一同坐在乾草上，九連環錢昭義向盧家讓道：「師弟你竟會潛伏在這裏，那智多星唐士義兩次搜索，師弟你居然沒被他搜着，這也太微倖了，你怎麼隱匿在這裏，是否真是那鐵燕子盛云飛的女兒他肯救你，這種事出乎意外，太覺離奇，師弟你快快的把這其中的情形告訴我吧，真把我糊塗死」。盧家讓嘆息一聲，向九連環錢昭義道：「事情說起來真是不幸中之幸，想不到我們竟會中了人家香餌釣魚之計，我們入荆山，趕情是被人家故意引誘上門來，飛鏢手項增祺，智多星唐士義手段過分惡辣，我們絲毫不知道自己的形蹤敗露，竟會落在了人家的圈套內，才有這次探莊失敗被獲遭擒，我被擒之後，再沒有一絲活的希望了，鐵燕子盛云飛毒似蛇蝎，他安心要斬草除根永絕後患，把姓盧的弄個乾乾淨淨，他好放心大胆的過後半輩的快樂生活，師兄你想落在他手中還有活望麼，那知道事出意外，真叫人不敢信，會有這

種離奇事，我被他們擒獲之後，他可沒打算立時殺害我，我想他沒安好心，我能多活一時也正因為師兄你逃出手去，他是安心想借着我這口活氣好誘師兄你再入網，他派他手下黨羽，張長勝，李勇監視着我，我才被他們看管了半日的光景，在天剛黑的時候，張長勝李勇換班吃飯的時候，竟有一個年輕姑娘趁着那李勇也走開拘禁我的那個門口，這位姑娘隔着門很匆促正顏厲色的向我問，我是否就是鎮守滇邊的盧向乾之子，他問我一家人怎麼樣，為什麼自投虎口，我當時因為他本身的情形分明是盛云飛的家屬，我豈肯好言好語答覆他，遂嚴辭拒絕，可是這位姑娘正顏厲色的告訴我事關我生死，叫我趕緊說實話，機會一錯過，我自己可要陷於萬劫不復之地，我當時遂草草的把我一家二次遭害的情形，約略的說與他，可是那時看守我的李勇又返回來，這位姑娘很好的一手功夫，他竟從台階上翻上房頭。隱身退出，趕到二更左右，這位姑娘竟自用調虎離山計把兩個看守的人張長勝李勇調開，他居然開門把我放了出來，人誰無心，不管他是什麼人，師兄你想我一人的生死關係我全家報仇的事，我叩頭拜謝匆匆要逃走時，這姑娘竟自把我攔住告訴我要是任我自行逃走，他不是救我，反要變成了我的催命鬼，所以當時這位姑娘竟不避男女授受不親之嫌，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如飛的帶上他那所莊院，出了後門之後，他叫我隱身在石牆外，一人深的荒草中，告訴我跟着就有人尋搜追趕，叫我不耍勤，並且嚴厲的囑咐我，想出荆山勢比登天，凡是要路口全有暗兵子把守着，他自己嫌疑重大，必須立時翻回去，所以才叫我要暫時隱匿，等他稍微的回宅佈置一下，再來安置我，我當時也只好聽憑他的指

示，伏身在荒草中不敢動，果然他的莊院中立時嘩噪起來，宅後一帶，也有人持着燈籠火把，四下搜尋，不過他們決沒注意到宅子附近一帶，我等了有一個更頭的工夫，這位姑娘悄悄出來帶着我走向後面這段亂山，竟把我安置在這石洞內，他囑咐我一兩天內不遇到機會可不能脫身，只有忍耐等候，我因為這種事，背乎人情，叩問他的姓名，和救我的緣由，這位姑娘竟自痛哭着說他名叫盛貞娥是鐵燕子盛云飛的惟一女兒，他對於父親的行爲，沒有什麼不滿，何況他父親把他看成掌上明珠一般，盛貞娥也學就了一身功夫，只是他父親性情非常暴躁，他的一切事從來不許他母女過問，在川邊忽然把兵權交卸，告老辭職，事情非常突兀，盛貞娥暗地裏已經查明，竟是因為要陷害盧向乾未能得手，反爲人所制，他才把兵權交卸離開川邊，耳聞他對於姓盧的竟自依然不肯放手，似乎對於姓盧的又下毒手。這種情形，盛貞娥認爲將來是非落個殺身大禍不可，萬沒想到我竟自來到荆山尋仇報復，這不是飛蛾投火自來送死麼，他這女兒因爲他爹爹盛云飛事情作得太以毒辣，天理循環那會得到好報，所以他寧可落個不孝之名，來爲他爹爹解釋冤怨，自己才不顧一切的大胆把我救出來，他的心意就爲的是求我將來無論如何要對他爹爹盛云飛開一線之恩，不要過分報復，這是他的癡心妄想，師弟你想這種事我焉能答應他，我父母家人全遭慘死，我盧家讓就是也死在他們手中，那算認了命，可是只要叫我逃得活命，我豈肯和他善罷干休，所以我當時一口回絕請他只管把我仍然獻到盛云飛面前，任憑他下手殺戮，只要叫我活下去，我是必報此仇，師兄你想這種事不把人難死麼，我豈能因爲他女兒救了我，

就把這種不共戴天之仇，輕輕放手，可是他苦苦的哀求我，我始終沒肯放了絲毫口風，可是我雖然這麼拒絕他，他毫不灰心，說是已然救了我，定要救到底，無論如何叫我逃出荆山。

## 第四章 深明大義盛貞娥山洞匿仇敵

天 山 四 義

盧家讓述說完經過的情形，跟着憤然向錢昭義說道：現在我打算不再等他設法放我出山，我聽天由命的闖一下，智多星唐士義兩次搜尋我全看得清清楚楚，可是他在智多星唐士義沒來之前，又給我送了些食物來，一再囑咐我千萬不要走，我只要自己往外闖非落在他們手中不可，這位盛貞娥姑娘更對天明誓，決不拿着救我之恩來要挾我，我現在趁着那唐士義二次走去，我已預備脫身逃走，師兄正好找了來，正好給我拿個主意，九連環錢昭義聽了師弟盧家讓這番話也覺遇合的太以的離奇，鐵燕子盛云燕女兒盛貞娥，他這種深明大義一心把盧家讓救出荆山，這種舉動，在自己和師弟真有些難以應付了，王法也不外乎人情，對於鐵燕子盛云飛已經是勢難兩立。只有和他拚生死，爭存亡，可是憑空他女兒盛貞娥，竟自辦出這種事來，往後的事真有些難下手了，九連環錢昭義雖則是年輕，但是他比師弟盧家讓經驗可大得多，這錢昭義想到眼前的這種情形，分明是鐵燕子盛云飛的女兒盛貞娥，他對於師弟盧家讓，起了憐才之意，這種情形只要一牽纏上可了不得，倘若是這盛貞娥真個跟他父親鐵燕子盛云飛變了心，他就許還可以做出不敢想的舉動來，那一來師弟盧家讓一個意志不堅，操守不住，

## 天 山 四 義

可以陷於萬劫不復之地，現在不論如何，總是先逃出荆山爲是，九連環錢昭義想到這兒，立刻向盧家讓道：「師弟，這種冤怨緣的事，非人力所能爲，也真是有定數，不過我們本着天良作事，鐵燕子盛云飛把我們害到這般地步，我們用不着絲毫遲疑思索，只有一個跟他分生死存亡，我們現在偏偏遇到這個盛貞娥，他居然有大義滅親的行爲，不過師弟你已然被他救出來，這是不能不感謝他的，但是我們可要明白自身的事，我們現在把盛云飛那顆黑心掏出來，決不能放手，師弟你請想，我們現在已經落到什麼地步，師弟你全家遭害，只贖了一身，愚兄我這次隨着師弟到山左來，是奉師父師伯之命，保護着盧老伯，如今落到這般地步，現在我們兩人又險些完全斷送在鐵燕子盛云飛之手，師弟你想，這次我們倘若因爲探莊失利，完全落到他手中，沒有這個盛貞娥相救，被鐵燕子盛云飛把我們置之死地，師父和師伯一些信息不知道，我們落個冤沉海底就讓是早晚師父師伯能找了來，鐵燕子盛云飛在斬草除根之下，他定然還要二次設法隱蹤匿跡隱姓埋名，報仇談何容易，現在我們顧不得這一點信義，我們只有先行逃出荆山，現在我決定主意，不論受到多大艱難困苦，我們也要趕奔天山，找到師父師伯，求那位師祖相助，給師弟你全家報仇雪恨，我們將來倘若真能如願時，對於這個盛貞娥不妨求師父師伯網開一面，留她一條命，也算報他這次相救之意，我們若是再隱匿下去，師弟我們得想想自身可全是少年，這個盛貞娥他有這種深情厚意，我們隱匿在山洞中盡自和他牽纏，事情可過分的危險，我們把眼前的這種遇合，還要認爲是一種魔障，現在我們要咬定牙關，趕緊的離開這裏吧，鐵燕子



盛云飛，他對我們尙且不肯放手，正在盡力搜捕中，我們不早早的脫離虎穴龍潭，實有二次遭到毒手的危險，師弟你想是不是。」盧家讓聽着師兄九連環錢昭義說這番話時，低頭不語，默默的聽着，此時點點頭向錢昭義道：「師兄說得很是，到現在我心亂如麻，我也想是早早離開這裏爲是，那麼離着天亮還有些時候，我們趁此逃走吧，不過我身上傷痕未癒，手脚上可差的多，現在沿途上有伏椿暗卡，這全仗着師兄你，我們逃出虎口了。」九連環錢昭義道：「現在的事，也不用再定規，我們只給他個盡力而爲，聽天由命，逃不出去也得算着了。」這時師兄弟商量好，決不再三心二意，立刻各自站起，把身上收拾一下，九連環錢昭義頭一個出了石洞門，把那荆棘莽草撥開，來到外面，站在這鎖云峯的半腰，一打量這種形勢，想着往外逃的道路，不由的十分爲難，因爲這荆山一帶從來沒走過，道路生疎，只有從山口進來那條路，知道的清楚，但是這條路分明有人把守着，不容易闖過去，最難的是不能顯露蹤跡，只要一露了形跡，總然闖過那伏椿暗卡，也恐怕鐵燕子盛云飛手下黨羽，要盡力追趕，也不易脫身逃出他們手去，想覓閃開伏椿暗卡時，只有不走正式的山道，從高峯峻嶺一帶翻出山去，走法雖險，可是能够避開了守護山道山口的匪徒，不過九連環錢昭義回頭看了看身旁的師弟盧家讓，這種想法恐怕不成了，他身上的傷痕沒好，那能够翻山越澗，九連環錢昭義向盧家讓道：「師弟我們只有冒險，仍從前面山道往外闖，沿途上小心一些，我們不要露了形跡，只要遇上敵人的卡子，由我來下手對付他，我們這麼闖出山口，比較容易」，其實那又是容易，九連環錢昭義不過是用話來激勵

## 天 山 四 義

師弟盧家讓不叫他存畏怯之心而已，盧家讓此時對於師兄的囑咐一切，唯命是從。九連環錢昭義在頭前領着路，往鎖云峯下翻了下來，兩人一前一後，才轉下鎖云峯山頭，九連環錢昭義，剛一往山道上落，趕緊的向師弟打招呼，把身形隱蔽起來，原來從山道那邊嗖嗖的一條黑影，蹣跚如飛，直撲了過來，九連環錢昭義此時最怕的是那智多星唐士義，因為他對於這位小姐盛貞娥已起疑心，說不定他就許隨時來搜查，好在那飛鏢手項增祺，還在治傷療養中，去了一個厲害的勁敵，但是這唐士義一人，就不容易對付，九連環錢昭義才把身形隱蔽起。來人已到近前，那知道竟是那姑娘盛貞娥，他竟自又翻回來，手中並提着許多東西，他來到往鎖云峯上的路口邊，回身回來路上張望了一下，就往裏身縱勢，這可沒有法子了，因為這是路口並沒有道路，往鎖云峯上奔，全仗着攀籐附葛從不足一尺寬的一足着脚之地，轉奔峯後，他只要往裏一闖時，這師兄弟二人隱蔽身軀的地方，定被他發現，因為離着太近了，盧家讓只得一推九連環錢昭義，兩人猛然挺身立起，這位姑娘幾乎吓出了聲，因為他眼中看的明明白白，眼前分明是兩人。盛貞娥倒縱出去，低聲叱喝「甚麼人」。盧家讓趕緊答道：「盛小姐是我」，盛貞娥趕緊問道，還有什麼人，盧家讓道：「小姐不必驚慌，是我師兄找到這裏了」。這個盛貞娥木立在那裏半嚮無言，盧家讓遂推着九連環錢昭義現身和盛貞娥相見，這位姑娘此番所做的事，在他個人本身是大逆不道，對於鐵燕子盛云飛面前，他算是忤逆不孝，對於盧家讓，明知是自己的對頭冤家可是這位姑娘冒險的救了他，並且想要委曲求全，盡力的施恩於盧家讓身上，不過是希冀着能够

爲他自己家門保全萬一，姑娘的心實在太苦了，他可最怕是有別人知道，盧家讓身旁忽現同伴，並且他救盧家讓時間上匆促異常，沒有閒盧家讓同入荆山的同伴是怎樣一個人，此時聽到盧家讓的同伴找到了他，聚合一處，這姑娘那得不心驚，可是盛貞娥姑娘驀然想起，這裏就攔不得。智多星唐士義狡詐多謀，他對自己已起了疑心，隨時他會許往後山來搜尋，盛貞娥很着急的問道：「盧師父這是做什麼去，難道想逃走麼？」盧家讓低頭不答，盛貞娥姑娘，蹙腳說道：「唉！我這片心算白費了，任憑我怎樣掏心吐胆的告訴你，你還是不信，你走不脫，這位師父貴姓大名，我還沒領教。」盧家讓道：「他叫錢昭義，是我師兄」。盛貞娥很着急的說道：「二位要信我這個苦命女；只有一點鮮紅的良心，決無惡意，你們可以不可以暫回洞中，容我和你們說幾句話。」盧家讓看了看九連環錢昭義，錢昭義點了點頭，一同轉身來分撥着荆棘荒草，仍然轉回山洞，盛貞娥跟隨在身後，三人一同進了洞中，盛貞娥把所帶來的一捆布袋兩個紙包全放在了地上，九連環錢昭義不由暗暗點頭，世上的事真難說，這盛貞娥竟自這麼週全，九連環錢昭義却首先發話道：「盛小姐有什麼話請你早早講，我這師弟盧家讓，蒙你慷慨相救，我們感恩不盡，現在我們無論如何得趕緊逃出荆山，對於盛小姐是恩是怨，反正天地間自有一種公道在，咱們將來再說吧。」這時盛貞娥才慢慢抬起頭來，眼望着九連環錢昭義說道：「這位錢師傅你不要誤會，我是將軍盛在堂的女兒，我父親他和姓盧的爲仇結怨這些事，我可一概不知，錢師傅你該相信，我今年才十九歲，這種事大錯鑿成，有什麼力量能夠挽回呢，我是他的親生女兒，論

## 天 山 四 義

起理來，父親任憑作的事與不對，我又不是男兒，一個姑娘人家，只應該謹守閨訓，不該多管這些閑事，但是先前的事我不知道，現在的事我却親眼看到，我盛貞娥力所能爲，不願意袖手旁觀，錢師傅你想，這位盧師傅被獲遭擒，他的來意，分明是想不利我父親，我認爲冤家宜解不宜結，這位盧師傅被擒之後，就讓我爹爹一時不下手殺害他，恐怕一時不會放他逃走，我可看的明白，後患正多，將來不知毀到什麼地步，所以我願意但能解一分怨，還是盡我的力，把兩家的仇，別直往深處結了，最近這兩天內，我才知道我父親竟作出那種天良難容的事來，萬不該打發人，殺害盧家滿門，這種事壞在了他老人家手下所用的這一般出身江湖的人。這一點不假叫助紂爲虐，竟自造成這種局面，叫我這作女兒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甯可落個忤逆不孝之名，我願意把這位盧師傅救出虎口逃出活命，給姓盧的留一條後，也叫我爹爹少作一分孽，這件事我覺得並不虧心，在我們父女間，我完全是一分好意，反對他正是保全他，錢師傅你不要認爲我盛貞娥這麼施恩市惠，爲得叫姓盧的就把報仇之念，完全消滅，我盛貞娥還不那麼糊塗，凡事也得給人家想，反躬自問，換到自己身上，這種不共戴天之仇，能否就因爲這一點恩惠一筆勾消，錢師傅，我盛貞娥這正是有天良有人性，明白我爹爹事情作錯我不過是各盡其心，求良心上一點的安慰，我決不希望盧師傅就此罷手，我只盼望將來再行對姓盛的下手時，可憐我這苦命女兒，雖有善良之念，無可如何，盧師傅能够手底下多留一分厚道。我盛貞娥也就感恩不盡了。」

九連環錢昭義聽到盛貞娥這番話，自己也深爲感動，這真是難得的事，鐵燕子盛云

## 天 山 四 義

飛心腸那麼毒辣，手段那麼陰險，可是他親生的女兒，竟自和他相反，一團正氣，作出事來光明磊落，不由人不敬服，遂向盛貞娥道：「盛小姐，你的苦心我們師兄弟二人盡知道，現在這事已經鬧到這般地步決不會再有好結果，這是明擺着的事，我們師兄弟二人暫時逃出荆山，至於報仇的事，還不能定在何時，我們沒有十足的力量，決不敢來動手，也許三年也許五載，或者這個仇今生今世就許報不了，對於盛小姐此番相救之情，我們決不放在一處論，大丈夫恩怨分明，恩是恩，怨是怨，和你父親是不解之仇，在這世界上決難兩立，可是我們但是有機會，必要報盛小姐你相救之意，現在請你不必阻攔，我們是決意早早的離開此地。盛貞娥立刻正顏厲色向九連環錢昭義道：「錢師傅我盛貞娥此時若再有一點私心一點別的心意，天地難容，無論如何我不能叫你們走，從這往後面這段亂山中，別說黑夜間，就是白天也不易走出去，一來沒有道路可通，二來盡是盤旋的小道，恐怕走一夜，也離不開鎖雲峯這一帶，既不能脫身反把形跡露出，要這樣再落在那智多星唐士義的手內豈不太冤，奔前面，暗中把守的人處處全埋伏着，你們總然會功夫，也不能不露一點形跡，試問如何逃得出去，我雖是個女子，我最講究作事有始有終，我已然這麼作了，我不能枉担不孝之名，勞而無功，依然把我所救的人毀在這裏，無論如何的艱難，我也要叫你們逃出手去，錢師傅你很可能相信了，你不能過分逼迫我，我也不多留你們，現在時間已晚，任憑有什麼法子也來不及了。這伏椿暗卡，究竟有幾處，到現在連我還知不清，我要盡力查明，詳細告訴你們，還有一件事。」說着這盛貞娥從身邊取出一個紙包

兒，遞給了九連環錢昭義，錢昭義接過來，覺得包兒很重，遂問道：「這是什麼？」盛貞娥道：「幾十兩散碎銀子。」九連環錢昭義把面色一沉，剛要發話，盛貞娥道：「錢師傅，你不要誤會聽我說明，我看你們身邊全帶着包裹，最好是把你們現在所穿的衣服和包頭完全給我留下，明晚見面之後，你們逃出荆山，趕緊的改變形裝把衣服全換了，雖是不義之財，現在你們辦有用的事，不也值得麼，我盛貞娥此心唯天可知，我不敢就攔了，我在洞口等候快把衣服給我。」盛貞娥轉身走到洞口外等候，九連環錢昭義和盧家讓這師兄弟兩人，被這個仇人之女盛貞娥，真實情義意拳，感動的竟自不禁不由的聽從他的吩咐。兩人把外面的衣服脫下來，連頭上的包頭全解下來，好在九連環錢昭義跟家讓的身量都差不多，盧家讓被獲遭擒，寶劍和自己的包裹全沒有了，九連環錢昭義，把自己的衣服給盧家讓一件，穿在外面，包頭是隨手可得的東西，任憑撕毀一件布衫全可以，把頭髮包住，九連環錢昭義向洞口外招呼道，盛小姐，請你進來吧，盛貞娥仍然走進石洞，九連環錢昭義早把衣服捲好，遞給盛貞娥，跟着却莊容說道，盛小姐：「我們弟兄二人雖則年青但是投在俠義道的門下，本着師門的門規，在江湖上做些濟困扶危拔刀相助的事，我們講，是恩怨分明，處處得本着天理順着人情，盛小姐你是我們的仇人，我這師弟全家毀在你爹爹手內論到報仇上，也只有把姓盛的全家雞犬不留，那決不算狠心辣手，可以說是循環報應，只是這次我師弟盧家讓落在你爹爹手內，眼看着姓盧的就該要斷子絕孫，這種仇只好是來世再報，可是盛小姐你居然懂得天理難容，善惡分明，你雖是親父女，不肯學你父親那種

## 天 山 四 義

行爲，不願把姓盧的弄個香烟斷絕，明知道將來有後患，你依然肯救他一命，放他逃走，在你姓盛的家門，是不孝之女，可是你的居心，只要世界上天理不滅，正義尙存，無論將來事情鬧到如何結果，總會有人說句公道話，你不失俠女，不失爲深明大義，我們弟兄二人儻然仗你相助。逃出虎口，可是將來我們定要報仇，不過我們報仇時，也要自問良心，我們總要對得起盛小姐你，現在一切聽憑你安排，不過你也不要捨己救人，我們師兄弟二人死生由命，逃不出荆山，那算命該如此了。」盛貞娥此時眼含痛淚向九連環錢昭義點點頭道：「這位錢師傅，我盛貞娥能落你這幾句公道話，我死也值得了。你們不要把我看作一個女流，我無論如何，把你師兄弟兩人救出荆山，從今往後，我情願長齋奉佛，我只晝夜的叩求佛菩薩慈悲，爲盧盛兩家化冤解怨，總然把我一身落到十八層地獄內，我也甘心，你們能信及我，就等待我吧。」說罷向九連環錢昭義盧家讓萬福一拜，轉身走出石洞，臨出石洞門口，回頭囑咐道：「我走了之後，你們可千萬的把掩蔽石洞口的荆棘藤蘿和已經踩倒了的荒草，全收拾一下，好在那智多星唐士義他始終沒注意到這兒，只盼着明天一天，把他擔過去，就算是你師兄弟逃得活命了。」九連環錢昭義和盧家讓全點點頭，盛貞娥如飛而去，這師兄弟二人趕緊把石洞口外佈置了一番，不致于看出破綻來，這師兄弟回轉石洞內之後，盧家讓嘆息說道：「師兄你看見了，這種事真是我們意想不到的遭遇，我不希奇我能死裏逃生，我只奇怪鐵燕子盛云飛，竟會生出這種好女兒來，這不是上天故意捉弄人麼，我在師父跟前常常聽到他老人家說，大丈夫萬分不得已，總是不受人

的恩惠，這個話我也懂得，我也願意那麼作下去，那知道偏偏的命中造定，在身臨絕地之下，竟自受到仇人之女救命之恩，師兄，你想這種事將來我們真有些不好下手了。」九連環錢昭義冷笑一聲並沒有答話，盧家讓却奮然說道：「師兄你不要誤會，我因為被盛云飛的女兒相救，就把不共戴天之仇不報了，這種仇不報，我不能活在人間，只是對盛貞娥她個人，我本着天良！決難下手」。九連環錢昭義，唉的嘆息一聲道：「師弟！我那會那麼想，但盼是造化弄人，將來的事，只好到什麼地步再說，我只怕。」說到這句，底下話却頓住，盧家讓道：「師兄你怕什麼」。九連環錢昭義道。「不是我這個師兄心賊，倘若是鐵燕子盛云飛故意的弄出這種圈套，我們中了他的美人計，那可太冤枉了。」盧家讓搖搖頭道，據我看還不致於，這盛貞娥一派真情實意，這種情形從他的一切舉動上看出來，何況那鐵燕子盛云飛，他若有絲毫化解冤仇之念，他也決不會有趕盡殺絕的這一場了，並且那智多星唐士義，他對於這位盛小姐已經起了疑心，他分明已經安心要找出破綻來，把這位姑娘置之死地，這是很顯然的事。九連環錢昭義道：「師弟你說得很好，不過人心難測，我不能不有這麼一想。」這師兄弟兩人，對於盛貞娥要走了兩人的衣服，猜測他是何用意，只是師兄弟二人思索半晌，也想不出個道理來，好在有盛貞娥送來的食物，師兄弟二人足以充飢，一夜過去，到天明之後，師兄弟隱伏在洞中，不敢出來，可是那智多星唐士義，果然在中午後帶着手下一般打手，重行搜尋後山，只是他那麼足智多謀精明強幹，鎖云峯半腰這個石洞，始終就並沒被他發覺，趕到黃昏之後，這師兄弟兩人，一連聽到兩



次，這鎖云峯一帶連起了嘩噪呼哨的聲音，這分明是在鐵燕子盛云飛的餘黨們遇到什麼敵人，有動手的情形，兩次的聲音過去，一直的寂靜下來，再也聽不到一點別的行動，可是兩人直等到三更已過並不見盛貞娥前來，這師兄弟二人未免焦燥了，一來是怕盛貞娥沒有救自己出山之力，二來怕是他本身釋放敵人的事發作，已被鐵燕子盛云飛懲罰監禁，這師兄弟二人胡亂猜疑，聽得遠遠的將交過四更，九連環錢昭義正到洞門口向外探望，眼中忽然看到鎖云峯後面那條小道上發現一條黑影，身形是條隱條現，一直的撲奔這邊而來，九連環錢昭義，料定了這定是那盛貞娥無疑了。果然工夫不大，這條黑影竟自撲奔鎖云峯的峯腰，九連環錢昭義，回頭低聲向盧家讓招呼道：「師弟，他來了。」盧家讓在心情焦燥之時，聽到了盛貞娥竟自趕到，也趕忙湊到石洞門口，這時盛貞娥已然翻上峯腰，九連環錢昭義急忙把前面的亂草荆棘分開，迎接着他，盛貞娥一邊向石洞裏去，一邊還回頭向下面張望，他是時時提防着有人跟綴，九連環錢昭義跟盧家讓全低聲打着招呼，把盛貞娥讓進了石洞內，盛貞娥把手中提着一口刀遞給盧家讓道：「你沒有兵刃那能防身，只是現在寶劍不現成，我只好順手帶了一口刀來，你將就着使用吧。」盧家讓趕緊接過來，謝過盛貞娥，九連環錢昭義道：「盛小姐你怎的這時才來。」盛貞娥噙了一聲道：「早了不能脫身，這時趕到却還不致於誤事。」盧家讓道：「現在莊院中怎麼樣了，我們這時走得麼？」盛貞娥道：「正爲得叫你們這時走，我從前半夜起，用你們兩人的衣服換了兩次全在這荆山的後山道上現身，往東來引誘他們，但是事情辦得非常危險，我險些被

智多星唐士義追上，頭一次很早，也不過二更左右，我查明唐士義在宅中正和我父親說着話，我趁着這個時候，在宅院附近驀然現身，故意的把暗中下卡子的驚動出來，被他們追趕着，一連我闖過四道卡子，我可是往後山走，第一次我是假扮着錢師傅，穿他的衣服，打他的包頭，很是順手，我從亂山中翻回來，第二次快到三更，我也分明看到唐士義在宅中，我故意的往後山逃，被那伏椿暗卡，亂箭射擊之下，我已經脫身逃出道卡，可是智多星唐士義竟這時趕來，我在他面前若是稍露形跡，就叫前功盡棄非落個完全失敗不可，還算是蒼天保佑，也是我多加了一番小心，囊中帶了幾塊飛蝗石，這是無法辨認的暗器，誰全可以用，連着賞了他幾塊飛蝗石，算脫身逃開，不過在最後第四道卡子，他一連珠弩，險些把我命送掉，你們師兄弟看，我盛貞娥這次分明是和紙隔着一層生死，現在我想起來，猶然心悸。」說着話一偏頭，指了指他自己的左額角，果然是被利箭掃了一下，有寸許的傷，可是現在已經擦着藥，用頭髮掩蓋着，盧家讓和九連環錢昭義，對於他這麼捨身相救，全是感激萬分，盛貞娥接着說道：「我一連兩次擾亂他們的防守，叫他們猜疑到你師兄弟兩人已從後山脫身逃走，現在已經四更左右，不要再就攔下去，趕緊就這時起身，這時是他們最防備疎忽的時候，雖然時候稍晚，在時間上算計，在天明時，你們足可以到山口，現在你們兩下全是一樣的情形，只要到了白天，光天化日之下，誰也不敢貿然動手，形同盜劫的舉動，決不敢那麼作，只要逃出口口之後，天色一亮，你們師兄弟兩人千萬的留神，經荆山的山道口往西南走，有一片極大的農場，二三里地內沒有遮攔，

那正是你們脫身的地方，如有跟綴的極易發覺，倘若真個那智多星唐士義，派人跟綴下去，過了這段農場的地方，就是十里驛的驛鎮，那裏有官兵，水師營的巡船，你們只管報官，可是不要指出荆山鎖云峯下，只報告有跟綴你們的匪徒，要陷害你們，請官家派出人抓他們，這種事叫賊人胆虛，他們追捕你們，也不敢驚官動府，只要把他們嚇走了，你們就可以趕緊脫身。」九連環錢昭義道：「好吧，時候已經不早，我們不便耽擱，盛小姐你此番相救之情，我們終身不忘就是了。」盛貞娥此時臉向着燭光，顯得面容滲淡，滿面淒涼之色，悽然的向錢昭義跟盧家讓說道：「你們師兄弟二人，勿須這麼客氣，我不希望你們感恩不忘，我但盼蒼天保佑，你們兄弟二人能够安然逃出荆山，遠走高飛，我盛貞娥現在在我父親面前已經落了極大的嫌疑，智多星唐士義，屢次的用話諷刺我，他是不只於疑心，已經確實的認定了我盛貞娥是賣放了你們，只要我一露出馬腳來，恐怕我這條命就不容易保全了，或在你們走了之後，也許我不久的就會死在我父親和唐士義之手，我總然遭到不好的結果，我不怨天不怨人，只怨我自己的命薄，爹爹作出這種背人情逆天理的事來，將來定是殺身之禍，可是天公捉弄人，我盛貞娥竟自遇到盧師傳被困宅中，我捨身相救已然說過，並不是想着求你們把這全家被殺之仇，從我身上解脫，只求到了將來真到你們親手復仇之日，多加一番憐憫，我個人可不惜命，我父親雖然那麼狠心辣手，但是我那慈祥的母親，却是一個善良人，他決沒幫着我父親作過絲毫惡事，求你兄弟兩人，手下留情，饒我母親一命，我盛貞娥生生世世不忘大恩。盧家讓跟九連環錢昭義，聽盛貞娥這

## 天 山 四 義

番話，實在是天理人情，盛貞娥這種要求決不算過分，盧家讓遂點頭答應，這時盛貞娥忽然從身上取下一條藍絹帕來，遞給盧家讓道：「你那舊布衫作包頭，不太難看麼，這條絹帕送給你，也算咱相見一番，盧家讓把這條絹帕接了過來，匆遽間看了看，品藍色，在絹帕的角上還繡了些花草，盧家讓那肯立時換這種包頭，遂把他塞向腰間，盧家讓說道：「天色不早。我們再就攔恐怕連山口出不了就要天亮。」盛貞娥蛾眉一皺，向盧家讓看了一眼，隨即說道：「固然是應該趕緊走，可是出山的道路必須記清，時候雖晚，道路上若不就攔，總比每遇一個卡子的苦鬥一番強的多。」盛貞娥說話間，從腰間又取出一張紙來，把他舒展開，遞給九連環錢昭義，向錢昭義道：「你們師兄弟二人不能慌張，沉心靜氣的看一下，這上面寫的清清楚楚。」說到這句，盛貞娥微微一頓，低了低頭道：「錢師傅你可不要笑話我，我沒念過多少書，不會寫什麼字。」說這話時，盛貞娥帶着羞羞慚慚，九連環錢昭義在這次事倒十分體驗出，這種天性善良的婦女，尤其是未出閨門的姑娘，他雖是一種驚慌意亂中，依然免不掉那種心細如髮，趕緊把這張紙湊到燈焰下，和盧家讓一同看，只見上面字跡寫得非常娟秀，清清楚楚的記載着，從鎖云峯前起，那一個地方有埋伏，那一個地方有卡子，所有智多星唐士義所按排的潛伏壯丁之後，全詳細的指出，附近是有什麼樹木，正經過什麼地方，瞭如指掌，錢昭義跟盧家讓全是盡力的記憶着上面所記着的，看完之後，盧家讓更把這張紙摺疊好藏在身邊，盛貞娥道：「盧師傅，你還不把他燒掉等什麼。你別忘了這張紙，是我的催命符，假若落在別人手內，被我的爹爹或是智多星唐

士義看到，我就休想再活下去。」盧家讓忙答道：「盛小姐不要担心，我留着他以防萬一，倘若今夜不能脫身，你所指示的倘有遺忘，也好重看一下。」盛貞娥點點頭，九連環錢昭義此時把包裹勸好，盧家讓是除了一口刀，別無他物，兩人收拾好了，這就要走，盛貞娥道：「盧師傅，你既知道防備萬一，這裏還有食物何妨帶在身邊，以防意外，不怕逃出山口之後，再把他拋掉，不也比扔在石洞中好麼。」盧家讓現在面對着自己的仇人，但是兩夜來承他相救，照拂之情，早忘了她是仇人，頗顯得她關懷之切，遂答應着，把用剩下的食物和水果，用她那條藍絹帕包上，也把他斜繫在背後，提起刀來，和九連環錢昭義往外走，盛貞娥道：「慢着，我先給你們踮踮路，看一看外面的情形，須要提防智多星唐士義前來搜山。」說話間頭一個竄出石洞門口，九連環錢昭義跟盧家讓，隨在她身後，在石洞門外等候着，盛貞娥已經分撥着前面的荆棘荒草，闖下去從峯腰隱蔽着身形直到下面，往山道上仔細查看了一番，這才輕輕的連擊了兩掌。這師兄弟二人，也從峯腰上攀下來，時時在提防着敵人，各自隱蔽着身形，從前面山道上闖過來，盛貞娥却仍然是頭前開路，把前面一段山坡越過來，盛貞娥停身站住，向九連環錢昭義盧家讓低聲說道：「你們師兄弟二人，無須乎再繞到莊院前撲奔山道，從眼前這段亂山頭，斜奔西南，也可以到了山道上，不過那裏離着頭道卡子可近了，千萬小心謹慎，恕我苦命女不遠送了，我們若是緣盡於此，再相逢或許也就是來生吧。」盛貞娥說話時聲音竟有些發顫了。九連環錢昭義跟盧家讓，也說不出個理由來，不禁不由的爲之黯然，九連環錢昭義用沉著的聲音向盛

貞娥道：「盛小姐你請回吧，你居心良善，明辨是非，這樣居心，天必佑你，我們定能在今生今世相見，人世間的事，我們看冥冥中好像蒼天在擺佈着一切的道路，我們只要本着良心往前走，或許能逢兇化吉，遇難成祥，我九連環錢昭義對於妳盛小姐這番俠腸義舉，我決不把你再看作是仇人之女，只要我們師兄弟能够逃入滇邊，我要盡我全力，請我師門中的前輩，給我師弟料理這件事，盛小姐或者你還許得到好報，現在空口無憑，無須多講，咱們後會有期。」說着話向盛貞娥一拱手，盛貞娥萬福答禮，盧家讓也拱拱手，這師兄弟二人，說話間早已辨別好了眼前的道路，各自騰身一縱，竄上道旁的亂山頭，那盛貞娥懶洋洋順着荒涼山道，轉回家宅，這位姑娘一念之仁，爲他家中造了無窮厚福，所以看起來天道還是報應循環不爽，這是後話不題，且說這師兄弟二人，接着盛貞娥的指示，直撲山道，因爲他那張字貼上寫得明明白白，頭一道卡子隱伏在山坡的轉角處，一排四五棵老松樹後面，至多不過兩三人，九連環錢昭義和盧家讓這時已經斜撲到山道上，錢昭義向盧家讓招呼道：「盧師弟，你把身形隱蔽着，千萬不要露了形跡，我先把埋伏的人誘出來，師弟你反從他們隱藏的地方闖過去，我個人自有脫身之法，你不要因爲我牽掣着不敢往前闖。」盧家讓趕緊答應着，立刻把身形施展開，向頭道卡子附近衝過來，相隔已近，趕緊把身形隱在道旁，借着道旁的荆棘荒草障身，九連環錢昭義已經竄到對面，在這種山道上，石頭塊隨手可得，他一俯身，連檢起幾塊石頭來，揚手打出去。石頭完全落在樹帽子上，砸得枝葉紛飛，立刻聽得山道左邊，樹後有人喝聲：「弟兄們快上，樹上

有人了。」跟着先是弓弦響，亂箭發，齊向樹頂子上射去，人也隨着竄出來，向山道的南邊撲去，盧家讓見這一羣傻狗們很容易着人的暗算，自己趕緊輕着身軀，連連縱躍闖過這道卡子的所在，往前出來半箭地遠，才停身查看九連環錢昭義，這時從道右邊，也就是自己停身的這邊，唰啦一響，竄出一人，這一來倒嚇了盧家讓一跳，因為他認定了，九連環錢昭義定在山道的對面，那知道他身手輕靈，動作敏捷，早已翻過山道來，此時和盧家讓會合一處，師兄弟兩人深服盛貞娥這種按排計劃，這師兄弟二人按着他所指示的這四道卡子，安然渡過，在東方發曉時，竟自闖出荆山的山口，這師兄弟二人把提到嗓子眼兒的心才算是放了下來，離開山口之後，遵着盛貞娥的囑咐，不敢從大路上走，檢着荒僻小道，奔那荒村野鎮，逃了下來，一連兩天的工夫，沒有耽擱，恐怕那智多星唐士義，派人追趕，直到出了湖南境，算是把心放下，這弟兄二人，遂在一個略大的鄉店上歇息了兩天，把衣服全換了，兩人因為這麼年輕，扮作商人，沿途上又不想多耗費資財，九連環錢昭義主張着，兩人此去尋訪師父師伯，尚有數千里的途程，不是一天半天能到，連盛貞娥所贈銀兩，也禁不住耗費，還是設法儉省用度，師兄弟兩人遂扮作走江湖賣藝的，更買了幾件武器，捆成刀槍把子，沿路上經過市鎮廟場，這哥兩個就擇地賣武，但是這兩人全不是這種出身，想擇在地上賣藝，沒有一套江湖口，並且走出什麼地面，用什麼話，這哥兩個滿不會，有時候硬着頭皮子，到了廟會上往地上一擲刀槍把子。看熱鬧的人圍上來，這哥倆個你推我，我推你，誰也不肯先開口，終歸是擠得九連環錢昭義擋頭陣，站在場子裏

## 天 山 四 義

所交代的話，看熱鬧的一聽，就是外行，有時候，惹得看熱鬧的人嘲笑起來，惹得九連環錢昭義面紅耳赤，但是經過十幾個村鎮後，漸漸的臉皮厚了，老練下來，雖則還是外行，可是在外行中透出熟練來，走村莊過鎮店，一站一站的趕下來，趕入了雲南境盧家讓忽然想起師兄是一個有家有業的人被自己所累流落江湖，人家師兄家中有財勢，聽師父師伯說過，論他的身份完全是公子哥兒，不過錢昭義沒有公子哥的習氣，天性好武，他的父親也明白，願意叫他投名師學藝，不過人家學出本領來，決不想去闖蕩江湖，從武功本領上立事業，現在自己家門不幸，逆事叢生，把個師兄帶累的流落江湖賣藝，自己也太對不住人家了，所以盧家讓竭力窺探着師兄回家去看一次，但是九連環錢昭義正色說道：「師弟，你用不着不安心，我現在決不想回家，你想，此番我是奉師父師伯之命，保護老大人和師弟的全家，現在弄到這般地步老大人跟夫人身遭慘死，一家人落個死亡逃散，連我本人也弄得死裏逃生，幾乎把命送掉，如今從荆山逃出來，好容易訪查準了鐵燕子盛云飛的下落現在我只求蒼天保佑，我們兄弟二人能够早早趕到天山，找尋到師父師伯，我們不怕把頭磕破了，也得求他老人家拔刀相助，報這個不共戴天之仇，不把這個萬惡的鐵燕子盛云飛處置了，就是讓我錢昭義好好的活下去，我一輩子也活不安靜，所以現在我回家鄉看望父母倒是正理，家父倒是個明白人，他也不把我當公子哥兒看待，很願意我隨着師父師伯在江湖上多歷練幾年，多長些經驗，多長些見識，可是我回家之後，在家父面前我不能說謊，定然要把真情實況說與他老人家，師弟你想就是家父不攔阻我，家母恆定不



叫我再出來了，和這種惡魔爲仇結怨，就是把生死二字置之度外，可是我和師弟你一樣，也是獨生子，家母倘若責以大義，我豈能作那不孝子，違背着慈母之意，強自出來，師弟你想，我不是自找麻煩麼，所以我決定不再回家，總得把這場事辦個起落出來，我再回家也就放心了，師弟，你我情同骨肉，你遭遇這麼慘，我又是親眼目覩，我怎能忍心、離開你放手不管，你不必存着一份對不起我之意，我們別忘了全是俠義道的們徒，恩師教給我們，要作那行俠仗義，濟困扶貧的事，對於素昧平生的人有了急難，我們全應該伸出手，何況你我是師兄弟，這種事是義不容辭，師弟你從此不必再提我回家之事，盧家讓對於師兄九連環錢昭義這番話真是感激涕零，悲聲說道：「師兄你被我連累的苦，因頓在江湖中，一個富有家財的公子哥兒，竟落了個街頭賣藝流浪江湖，叫我心中怎能不時抱愧呢，我也知道親師兄弟，用不着客氣，不過這是我的天良，我覺得太不安心了」，九連環錢昭義嘆息一聲道：「師弟，現在的事就認爲是命裏安排，我們全是該受這種魔難，師弟你能逃得了命留給你報仇的機會，我認爲這正是老伯父母靈魂不散，暗中護佑，我們但盼得早早趕到天山只要見着師父師伯也好辦了」。盧家讓見師兄錢昭義，志決意堅，自己遂也不再勸他回家，師兄弟兩人，逢州過縣，一站一站的賣着藝走，這時已經入了甘肅境內。這盧家讓滿懷悲憤，此去尋訪師父師伯，爲全家報仇雪恨，對於師兄錢昭義這種俠腸熱骨，跟自己受盡了無邊的痛苦，現在全不敢在師兄面前過份盤算將來的事了。因爲報仇的事，那有一分把握，此次在荆山，陷身虎口，幸遇見一個深明大義的盛貞

娥，把自己這條命救了，可是此次投奔天山找尋師父師伯，那鐵燕子盛云飛，焉能還在荆山住下去，他對自己那麼下絕情施毒手，正是安心要斬草除根永絕後患，可是自己和師兄這一逃出來，他在川邊明明吃過雙俠的大虧，試想他這麼下絕情施毒手，殺害盧氏全家，南荒異叟七秋帆，乾坤掌石子奇，焉能跟他善罷干休，他定然要全家遷移到隱僻之處，等到我們再趕回去，又那裏去找他，即或他不肯離開荆山，他定有一番安排，此人出身江湖道，所結交的全是一般綠林人物，他若是普請綠林同道，約請幾位江湖能手，到時預備和我們一拚，恐怕將來復仇不成，就許再毀上幾個，盧家讓滿懷憂鬱，沒有地方去發洩，到了甘肅境內，已經是深秋時候，沿途上又受着顛沛流離之苦，在商家營地方，盧家讓竟自一頭病倒店中，病勢一起還是十分厲害。

## 第五章 磨難未消入天山 峯前遇怪蟒

這一來可更苦了九連環錢昭義，商家營這個地方又不大，沒有什麼名醫，盧家讓這場病，竟自纏綿了月餘，兩人身邊所有的一點路費，早已經用盡了。身在客邊，舉目無親，九連環錢昭義只好是自己出去賣藝賺錢來給盧家讓治病，商家營地方又小，趕上集期，各鄉鎮上人聚到這裏，九連環錢昭義還可以多賺幾個錢，平常的日子，有時候連他一人吃喝全賺不來，店中積欠了十幾吊錢的房飯錢，九連環錢昭義有時候，出去十里地，找那大鄉鎮上賣藝求醫，這一個多月來，盧家讓病是漸漸的好了

## 天 山 四 義

，可是九連環錢昭義那麼健壯的身軀，只落得骨瘦如柴，形容憔悴，盧家讓好了，錢昭義却接着病倒，這兩人命運壞到極點，這一來糟了，盧家讓在大病之後，身體氣力全不成，往遠處去他受不了，在本地上試想人家看他也看膩了，他有時把刀槍把子搭在那，冷清清沒有人來看，這可是到了呼天天不應，叫地地無聲，這店又不是大買賣，店家時的冷語相加，逼迫着要錢，更連着下逐客令趕得他們可憐，盧家讓好言好語說了萬千，但是店家那肯聽這個，錢昭義雖不是大病，也纏綿了十餘日，幾乎兩餐不得一飽，盧家讓有時自己竟忍着飢餓，給師兄煮些粥，買些可口的食物，這天到了水靈山窮最後的一步，自己想出去，破出多走幾里路，到曹河莊那個大鎮甸上去，那知天公好像是故意要把這師弟兄置於死地，盧家讓才把刀槍把子收拾好，竟自下起雨來，盧家讓此時真叫英雄無用武之地，一文錢困到英雄漢，自己想到山窮水盡，紅塵中沒有自己留戀之地，到了這種地步，還報什麼仇，言什麼恨，最痛心的是把個豐衣足食的師兄，非害得死在邊荒，叫人家錢家絕了後，盧家讓此時悲憤填胸，但是不敢說一個字，師兄的病才見好，自己知道今天晚半天就擱不過去，店家惡言惡語，自己忍辱受下去，店中是決不給預備飯，難道師兄一個病人，叫他餓着不成，自己擠到萬無奈之下，趁着錢昭義睡着，把刀槍把子扛起來，自己想着已經不想活下去，還留着這些刀作什麼，把它賣掉，給師兄留幾個錢，自己到鎮甸外，懸樑自盡，師兄還可以回轉家鄉，盧家讓扛着刀槍把子，悄悄地走出客房，行經過道前，櫃房門口，那店中的伙計楊二正從櫃房走出來，一見盧家讓扛着刀槍把子往外走，帶着十

分輕視的態度，向盧家讓道：「盧師傅，你這是作什麼去，這種天氣，誰肯站在那挨雨淋着看練把式的，你趁早另想別的主意吧，盧師傅，我們這種小字號。人工吃食，全指着房間來維持着挑費，你們一欠半個多月分文不付，我們賠墊不起，不論如何，今日你總得想法子，不然的話，你把房間騰出來，欠的錢，稍緩時日再還，我們也好另找別的客人，你這麼一天一天的跟我們推延下去，我們沒法子跟掌櫃的交代，盧師傅，你是走南闖北的人，誰也別叫誰過分為難。」盧家讓停身站住，冷笑一聲道：「伙計，用不着這麼擠兌人，我們伙伴這場病鬧了這麼多日，我們是指着走江湖賣藝的，指身為業，困在這裏，誰出於本心，也不想來麻煩人，現在你任憑說出什麼，我們當時也拿不出錢來，伙計，何必這麼趕盡殺絕，我們伙伴的病，剛剛見好，你想把我們趕出店去，不覺得太慘忍麼，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堂堂的男子，但分得已，不願意聽別人的閑話，伙計你再等一半天，我不是故意和你推延，定然把欠的房飯錢如數奉還。」店伙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盧師傅，我們沒敢指望着，你能够把房飯錢還清了，沒有多，也不少呢，你得叫我們見幾個錢，空口白舌，這麼支吾，誰也不是幾歲的小孩子，盧師傅不必弄這一套，說真的倒是怎麼辦吧。」盧家讓厲聲說道：「你說怎麼辦，姓盧的已經跟你說的明明白白，一兩天內就有辦法，你若是一時不等，你說應該怎麼辦，你是把人交到官面，你還是活埋人。」這個伙計楊二，却也瞪起眼來道：「盧師傅，你別弄這一套，我們幹的是買賣，要是來了客人，就講打官司告狀，我們這小字號早關了門，欠錢還錢，叫我們活埋人，我們不會賣死肉。」

盧家讓道：「伙計，你這可是逼人太甚，現在任憑你說出什麼，我沒有錢還你，你看着辦吧。」伙計楊二道：「盧師傅，你是走江湖賣藝的，想欺負我們買賣人可不成，你現在非給把房騰出來不可。」盧家讓把刀槍把子往地上一擲，厲聲說道：「你想叫我立時給你騰房間，你也太惡了，我看不透你敢動我姓盧的一指。」那楊二怪叫着道：「你仗着是個練武的欺負人，難道我們就不能收拾你麼。」他回頭就招呼店中的伙伴，管賬的先生從屋中跑出來，把楊二推開，向盧家讓道：「盧師傅，你是在江湖跑的外場人，更不應該講打講鬧，伙計們雖然是不會說話，可是盧師傅你也得想想，櫃上這些日子，分文不見你的，我們人工挑費從那裏出，這種小買賣，那有多大的賺頭，我勸盧師傅你，趕快的給我們想個辦法，我們已經等了這麼多日子，咱們這麼辦，給你三天的限，能夠給櫃上還上一半錢，你接着往下住，若是想不出法子來，盧師傅你也可以到別處住幾天，盧師傅，這總行了吧。」盧家讓這時候真叫英雄末路，自己含羞帶愧把刀槍把子扛起，說了聲：「好吧，咱就這麼辦」自己想我那等的到三天，明天也叫你們看到我盧家讓不是那種無恥之人，賴在你店中不走，自己懷着滿懷悲憤走出店門，這時雨還在下着，雖則雨不甚大，走出不遠來，身上已經全濕了，盧家讓此次出去，他知道賣這種東西，平常的商民百姓們誰敢買這個，因為知道鎮甸邊上，有一處把式場，這位舖場子的師傅，雖不是名門正派，自己曾見過他，倒是個久走江湖的朋友，到此時山窮水盡，只好專找他，把這份刀槍把子賣給他，也好渡過眼前這步難關，這位舖場子的師傅，姓周名志勇，他是北派的武功，不知他為什

麼流落這個地方，盧家讓攆着刀槍把子貼着街道邊下的房簷下緊走，細雨嘩嘩的下着，盧家讓此時萬感交集。自己幾乎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地了，萬想不到個人的命運這麼惡劣，遭逢這麼慘酷，全家被害，只一身逃出來，中途險些落在仇家之手，微倖逃生，一場大病，又險些死在異鄉，蒼天好似故意的折磨我盧家讓了，一頭病倒爽快的死去也倒罷了，偏偏的有這個師兄，情同骨肉，勝似手足弟兄，竟把我的病給治好，可是他却接着病了，這現在可真走到山窮水盡，呼籲無門之地，想到自己的一切遭逢痛心到極處，不知不覺的竟自流下淚來，臉上更淋了些雨水，淚和雨水同合一處，到是被人看不出，盧家讓用衣袖一擦臉的工夫，砰的一下，竟和一個人撞在一處，盧家讓低着頭走得太急，這一下子，踉蹌倒退，刀槍把子也摔在地上，捆了槍把子的繩子，因為用的日子太多，被這一猛摔，繩子完全震斷，刀槍棍棒散在地上，盧家讓心想這真是死運當頭，一時全不容你了，怎的這麼喪氣，一抬頭，對面這人竟自哎喲着怪聲，盧家讓一看和自己相撞的人，年歲很大，大約在六旬以上，生得身軀矮小，黑滲滲的臉面，兩道短眉毛，一對精光四射的眼睛，塌鼻梁，大嘴岔子，唇上雖留些短鬚，可是七長八短，稀疏得格外難看，身軀原本就矮，腰上更有些僵僵，這種怪相，看着太難看了，從他臉上看活像是一頭老猿，這人的穿着打扮，也顯得那麼特別，身上穿着一件土黃色長衫，這件長衫僅僅的將過膝蓋，下面都是白布高腰襪子，高打護膝，脚下穿着一雙厚底福字履，背後却斜揹着一個小包裏，此時他右手按着左肩頭，滋牙咧嘴向盧家讓怪叫着道：「怎麼你這人不長眼，往人上走。」盧家讓此時

原本就滿懷悲憤，現在又遇着這個人，無情無理，碰撞了你，反倒這麼惡語相加。盧家讓那能再忍得下去，却厲聲說道：「你這個老頭子太不講理了，你看把我撞得把刀槍把子全撒在地上，你反倒說我有心的往人上走，趁早把我刀槍把子檢起，不然的話，我和你決不肯善罷干休。」這老者翻着兩隻怪眼，向盧家讓道：「相好的，你反倒怪我老頭子不對，陰天下雨你扛着這些破棍子亂棒子往那裏闖，看你這樣子，像個江湖吃生意的，你不要欺負我鄉下人，我這肩頭已經被你撞傷，好好給我買藥治傷，萬事皆休，你想這麼走，由不得你了。」盧家讓一想，什麼無情無理的人全有，自己想到已經是要離開厭世的人，又何必再和他一般見識，何況他年歲大，眞要是把他動手打傷了，也是麻煩，只得忍着氣，向這老者說道：「老朋友，我看算了吧，你要知道，我姓盧的到現在是生死已近的人，爭強好勝，沒有我的份兒了，我自認晦氣，老朋友你趕緊請吧。」說着話盧家讓伏身檢地下的刀槍，老者却哈哈一笑道：「眞是什麼希奇事全有，年輕力壯的堂堂男子漢，竟這麼沒出息，居然把要死要活說出口來，你不怕我老頭子笑話麼，我這般年紀我還沒活够呢，相好的，爲什麼不想活下去，這不是談笑話的事，你不要吓嚇我老頭子，你要眞是不想活着，咱兩人可結個伴兒，我因爲你那麼想不開，我這把子年紀，無家無業，無投無奔，我還活個什麼意思，相好的你想往那兒死去，咱兩人一路走。」盧家讓心想，我這簡直是遇見活鬼，這老頭許是瘋狂，趕緊把刀槍把子捆起，把刀槍把子夾在肋下，向這老頭說道：「老朋友，不必尋我開心了，我一個到了生死關頭上的人，不願再和你多麻煩，還是各

「走各的路吧。」老者道：「那可不成，難道你撞了人就白撞了。你倒是和我說真情實話，你是幹什麼，下着雨扛着這些東西往那裏去。」盧家讓道：「老朋友，你管不着我這些事，咱們素不相識，我的事告訴你有什麼用，說實在的，你也管不了。」老者道：「天下人管天下事，誰叫你和我碰上，咱們叫冤怨緣，你親口告訴我，已經是活够了，不願意再活下去，這個話聽在我耳內，我若不管，就算見死不救，小伙子，不說真情實話，我不教你走。」盧家讓道：「你這人真是豈有此理，我死活與你什麼相干，你非要多管閑事難道與你有什麼好處。」這老頭子說道：「爲其是沒有什麼好處我才多管，我這兩眼很厲害，看得真切，我已看出你這人，是被困江湖，走也走不了，活也活不下去，我老頭子知道了，那會不多一多事，小伙子，不必和我狡混，大丈夫作事光明磊落，沒有不可告人的，你倒是因爲什麼不願意活下去？盧家讓見這老頭子擋着路儘是和他麻煩下去，被街坊鄰居看見，太覺難堪，遂唉了一聲道：「老頭兒你非問不可，實告訴你，我出身決不是走江湖賣藝的，只爲遭逢到意外傷心事，流落江湖，現在困在這種地方，和我一個師兄，哥兩個倒替着病在店中，現在就叫山盡水窮，已經到了生死關頭，這種下雨的天，我往那裏去賣藝，不怕老頭兒你笑話，我把刀槍把子賣了，把我師兄漿養好了，那也就是我姓盧的到了最後之日，老朋友，無心相碰，我已到了這種地步的人，豈肯再找意外的麻煩，老頭兒你請吧。」這個怪老者聽盧家讓說這個話，把眼皮連翻了翻，點點頭道：「真倒難爲你了，我老頭子有心救你，無奈我也是個飢寒人，心有餘而力不足，你先請吧，我老頭子碰一碰



## 天 山 四 義

彩頭，你可千萬要忍耐一下，現在你要上吊。我給你找繩子，投河跳井，我給你引路，你若稍等幾時，你這條命，算是交給我老頭子了，我能活下去，我也叫你活下去，你看怎麼樣。」盧家讓知道這老頭兒不過給自己解心寬，看他這樣情形，自顧不暇，那還能救別人，也不過說說而已，當時遂向這老頭拱拱手道：「老人家這番話，我心感盛情，咱們再會吧。」他遂挾着刀槍把子一直的奔鎮甸口而來，自己找到這位舖場子的老師，含羞帶愧的說明來意，這位武師到還真有江湖道的義氣，說什麼也不肯留他的刀槍把子，可是這位武師並沒有多少錢，把二兩多散碎銀子和兩吊錢，算是送給盧家讓，叫盧家讓把刀槍把子帶走，這種末路窮途中，盧家讓遇到了這種慷慨仗義的人，自己真是感激涕零，只推托着扛着刀槍把子道路難走，暫時寄放在這裏，天晴之後，再行親自來取，盧家讓帶着這二兩銀子二吊錢回轉店房，才一進店門，伙計楊二好像是早在這裏等着自己，盧家讓這些天來，已經被他們逼得走頭無路，簡直看見他就頭痛，盧家讓索性站住，知道他準是截住自己的路要房飯錢，可是楊二滿臉陪笑的來到盧家讓近前說道：「盧師傅，你這是到那去，來得這麼快，怎麼那捆子傢伙沒帶回來，盧師傅，我真的抱怨你老，你也太剛強志氣了，有這麼的老世交，不早早的去投奔他，自己却咬着牙在店中死受，你也太固執了，還是人家够義氣，反而親自找上門來，盧師傅你看財主作事畢竟不同，一出手就是大方的，盧師傅，這放心了，和那位錢師傅住下去吧，除了欠賬，還剩十幾兩，還不够哥兩人吃個一月半月的麼。」盧家讓被店伙這般無頭無腦的話，說的如墜五里霧中，帶着驚異的口吻

## 天 山 四 義

問道：「伙計你說的究竟是什麼。我一點也不明白，誰是我的世交老前輩，我們舉目無親，在這裏的沒有認識人。」店伙楊二忙說道：「盧師傅，別裝着玩了，別的全是假的，白花花的銀子決假不了，跟你不親不友，誰能一出手就拿二十兩銀子，你到櫃房裏看看就知道了。」盧家讓見事甚離奇，自己也不便再說什麼，隨着店伙走進櫃房，櫃房裏管賬的先生見盧家讓進來，也帶着一派謙恭和霽，盧家讓看到他們這種情形，皺了皺眉頭，對這般勢利小人越發憤恨，走到賬桌前，管賬先生把一個賬本子往這邊推了推，向盧家讓道：「盧師傅你看，我們給你存在賬上了。」盧家讓往賬本子上一看，果然上邊寫着，七號房間盧姓客人存銀二十兩，盧家讓看着這種事，太覺離奇怪誕，這是什麼人在我們弟兄窮途末路中，前來幫忙，遂向管賬先生問道：「給我們存錢的倒是姓什麼。」管賬先生搖頭向盧家讓道：「盧師傅，你真不知道嗎，這位老爺子，姓沙，住的地方離這不遠，他說是在離此不到二十里懶龍窩，沙家堡，這位老爺子是那裏的大財主，所有那裏附近四五十里地內的山田水田全是他的，這位老爺子說是今天才知道你們哥兩個住在這裏，這位老爺子有要緊事不能就攔，也不便等待，叫我們帶話給盧師傅你，那位老爺子囑咐，務必的到沙家堡去一趟，他老人家準在家中等候。」盧家讓聽管賬先生說完越發糊塗了，自己不只於不認識，從小時連聽說過全沒有，那裏來的這麼個世交老前輩，他既然安心要週濟我們，何妨進去見我師兄九連環錢昭義，他又爲什麼不進去，就是在櫃房中等候我，彼此也可以見面，爲什麼留下銀兩匆匆走去，盧家讓滿腹狐疑，但是對於店房中人，不便再多說了，

含糊着答應道。這真是慚愧事，我們這麼位世交，竟會把他忘掉，反倒叫人家找上門來，我們這個作晚輩的太失禮了。不過我們困頓在店中，實不願意見他老人家，這可沒法子了，一半天我們倒得去給老人家問安去。」盧家讓說着話趕緊出了櫃房，回到自己房間內，見師兄已然醒來，面前放着一碗熱騰騰的稀粥，一盤小菜，九連環錢昭義却向着盧家讓帶着懷疑之色問道：「師弟，這個天氣你還上街作生意去麼，你那裏來的錢，把店伙買的那麼服服貼貼，我也沒呼喚他，竟自給我送來稀粥小菜，替我們收拾房間，我看看真納悶，他們這些天來，那還把我們弟兄當客人看待，師弟我們是共同患難的弟兄，現在師兄弟二人是一條命，師弟你可說得實話，莫非你作了什麼不乾不淨的事，師弟你可想着我們門規極嚴，不能用不義之財，無論受到多大的艱難困苦，應該咬牙忍受下去，師弟你要給我說實話，你若蒙蔽哄騙我，你可太對不起我，這個師兄了。」盧家讓被九連環錢昭義這麼追問着，自己毫不着急，走到床邊，靄然的向九連環錢昭義道：「師兄你先把這碗粥喝下去，容我慢慢的把眼前事告訴你，你可得相信這個師弟，決沒有一句假話，這時九連環錢昭義慢慢的把這碗粥喝下去，盧家讓這才把自己被逼無奈，把刀槍把子扛出去，買與舖場子的武師，以及中途和那個怪相的老人相遇，彼此吵起來，這個老人言語瘋瘋顛顛，可是個人看來這個老者決不是平常鄉下人，兩眼的神光復足，或者也就許是隱匿風塵的人物，他並且曾經允許要幫我們的忙，我把他的話看作信口一說而已，師兄，我們弟兄二人困在這裏，實實的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我們弟兄現在雖然流落江湖，全不是寒家子弟出

## 天 山 四 義

身。從來沒受過人家的輕視侮辱，師兄你被我所累，跟着我困頓江湖，受這種罪，我每天無一時不是心似刀扎，寢食難安，師兄你這些日子在病中，我尤其不敢把店中的情形，在你面前露一字，店家逼迫的我，已經走頭無路，我說句沒出息的話，我實不願意再活下去，師兄你可不要怪罪我，不能忍耐眼前的痛苦，自身要求解脫，置父母之仇於不顧，師兄你想，我們來到這種地方，舉目無親，好漢無錢寸步難行，老天爺更像故意的不容我弟兄再活下去，我們弟兄二人相繼的病在店中，難道我們真個流落成乞丐麼，所以我想着把刀槍把子賣掉之後，留幾個錢作師兄的川資，你個人回轉家鄉，我個人亦願意早早的追隨父母於地下，不想回得店來，店家換了一付臉色，他竟說是有我們多年故交，老前輩住在這附近，知道我弟兄困在店中，在櫃房裏給存了二十兩銀子，作為我們弟兄的用度，師兄你想，這不是怪事麼，我們這裏那裏有親友故舊，這人十分怪異，我們正在英雄氣短之時，此人對我們既然仗義援手，定然是安心相救，所以我也只好對店家，含糊答應，作為忘記了這一帶還有個老世交沒去投奔，師兄你想這是什麼人，肯對我弟兄作這種義舉，並且不露面，不出名，既然是說是和我們有交情正該進來，到房間中和你師兄相見，即或是只認識我，也該在店中等候些時，為什麼像神龍，見首不見尾，行蹤這麼可疑。九連環錢昭義聽了也自心驚，自己一陣難過，不由的慘然落下淚來，向盧家讓道：「師弟，我們不用瞎猜測，此人實是本着俠義道的行為，對我弟兄陌路援手，我想就許是師弟你兩地中遇的那個怪老人，說不定就許與我們師長有淵緣，所以才肯這麼不露名不見面的相助，師

弟既然我們得到這種意外的相助。我的病已經將就着算好了，趁着還有這點數餘錢，咱們趕緊起身，趕奔天山，道路上盡是耽擱，倘若入了嚴冬，那一帶可不好走了，盧家讓道：「師兄的病才好，那好勉強的走，還是多休養兩日吧！」九連環錢昭義道：「師弟不用替我担心，現在好在有點積蓄，我們儉省着用，暫時不要再買藥，往前緊趕一程算一程，我們決定明早起身。」盧家讓見師兄一定非走不可，自己也不便再攔阻，趕到晚間把店家叫來，叫他算清店賬，把剩下的錢找回來，那個伙計楊二，於是滿臉陪着笑說話那分和霽，盧家讓看着越發可氣，這種卑鄙小人，實不可理喻，任憑他怎樣恭維不去理他，第二日一早起身，依着盧家讓要到八式場子中把那捆刀槍贖回來，九連環錢昭義攔阻道：「師弟，我看不必了，江湖中雖是險惡，但是練武的總還能保持着江湖的義氣，人家既然說是給你的錢，作為贈與，此時你想再還他，他決不肯收，難道我們真好意思把刀槍把子取回麼，我們竭力節省着用費，前途也不必再作這種行當」。盧家讓聽從師兄的話，兩人從這里起身，因為弟兄二人有限的一點盤川，決不敢僱腳程，可是兩人全在大病之後，禁不的過分勞累，沿路行來，可就慢的多了，探問起路徑來，離着天山尚有二十七站，可是一入新疆境內，他們已經在路途上就擱了月餘，好在身邊的錢還剩一半，經過這些日，弟兄二人體力恢復了許多，可是天氣已經到了夏末秋初，這一帶完全像半開化之地，地曠人稀，居民多半是畜牧生涯，弟兄二人這幾站是緊趕着走了，因為尋訪恩師，並不知道準確的地方，就是到了天山，也不見得立時就能找到，並且這一帶，每站相隔的道路全遠，

#### 天 山 四 義

大的站，有時到一百餘里。最小的站也有七八十里，這弟兄二人，囊中的錢雖然不多，可是儉省着，倒還將就着尚有餘資，在這風高土厚，地曠人稀的路途上，又走了三個月的工夫才到了天山，這說是有了一些希望了，數千里，受盡了千辛萬苦，兩人只要找到恩師，就算是活了，記得師父師伯們當日分手時，曾經說過，本派掌山人所主持的門戶，在天山奇天嶺，只於知道這麼個地方，至於詳細的道路可就不得而知了，何況那位師祖，屠龍手、屠天民，更說是傳授衣錦，要在苗山舉行大典，真要是天山找不到，弟兄二人，可是命里該當，非死在這裏不可了，這時已經走進一個山口，沿山一帶，有些土著，在戶外賣些食物，錢昭義和盧家讓向土人一打聽這個地名，土人看到這哥兩個，雖則衣服不整，形容憔悴，可是一開口說話，就知道是上流人，土人倒是十分和氣，不過對於詢問的這個奇天嶺，連大致在什麼地方全不知道，土人一說，更叫二人失望，附近數十里內，就沒聽說有這麼個山嶺，並且這種天山，綿延數百里千峯萬嶺想入山找人，談何容易，土人看到這哥二個失望的情形，有些不忍，遂告訴這二人，若是想非找到這個地方，最好是裹糧入山，這一帶雖則山中沒有多少人家，可是不斷有獵戶在裏面住，他們到的地方多向他們探問，或許能打聽上這個地方來，這哥二個，在十分失望之下，無可如何，只好是謝謝這個土人，弟兄二人一商量，惟有裹糧入山，慢慢尋找，這師兄弟二人，只好是先行找到較大的鎮甸，得預備一些乾糧，入山尋找師父師伯，萬一困在山中，也不致於飢餓而死，這哥二個耽擱了一天，第二日黎明時候，一同走進天山，在初進山嶺時，每隔過一里

二里，還不斷的看到山居人家，可是離着山口近所住的，多半是靠這種山田爲生，樵採爲業，向他們探問了一次，全不知道有這麼個奇天嶺的名目，九連環錢昭義向盧家讓一商量，師父和師伯，全是俠義道門中人，那位師祖屠龍手霍天民，行俠邊荒，行蹤靡定，他所隱居的地方，定然是一個極嚴祕的所在，並且那位老前輩，整整在江湖中行俠四十餘年，手底下不知殺戮了多少窮兇極惡的江湖道，遍地仇家，他隱居的所在，那會不嚴密，也得提防着仇家來報復圖謀，所以我們在近山口一帶，不必多麻煩，決不會打聽出來這個地方，我們往里走，到那荒無人跡的地方再說，惟一的希望還有盼着走到了大隊的獵戶們，他們是慣於追求逐走，履危蹈險，每逢他們佔領一個山頭時，凡是那一帶的險峻所在，必要設法走到，要想知道這山裏詳細的地名，只有從他們口中能探聽出來，盧家讓點頭答應着，這弟兄二人整整一天的工夫，約摸走了四十餘里，高低起伏的山路，可是遇到了嶺處獵戶所居的地方，向他們探問時，竟自沒有人知道有這麼個所在，並且獵戶們也勸阻着弟兄二人，不要冒這種險，這天山是有名野獸最多的地方，一個走迷了道路，常常被虎狼所迫，喪命在山中，這座山綿延數百里，並且後山一帶也從來沒聽說有人在那一帶住，就讓是身上有些武功本領。可是後山一帶所產的青狼跟野豹子，真此老虎還厲害，因爲這種獸常常是成羣結隊，我們打獵的大隊入山，有時遇到了多數的青狼，弟兄們還不免受傷，你們這有二人，實在是太覺危險，依我看還是早早出山，不必冒這種險了，獵戶們雖是一番好意，但是他那裏知道，這哥兩個懷着不共戴天之仇，難消之恨，此來已經是九死一

## 天 山 四 義

生，好容易到了這裏，焉肯回頭，九連環錢昭義跟盧家讓向獵戶殷懃致謝，錢昭義向獵戶們說，此來是奉師命找到這裏，不見着師父決不能回去，門規所限無可如何，當晚算是住在獵戶人家石屋中，趕到半夜，只聽四下里時時發出野獸的吼聲，並且有二次竟自有野獸來撞那木柵門，不過這種獵戶人家所建築的房屋，雖然是極其粗陋，可是十分堅固，錢昭義跟盧家讓，知道獵戶們所說的不差，再往里走，實是危險萬分，但是這小哥兩個，把生死置之度外，那裏能管什麼叫危險，天一亮，早早起身，和獵戶們告別，第二天走的這一段道路，可就顯得越發荒涼，走了多半天的工夫，才看見了七八名獵人從荒山裏回來，錢昭義只好是仍然向他們探問，這次從獵戶門口中，倒探問出一些跡象，內中有一個年輕獵戶，說是記得一二年前的在後山，紅石澗飛來峯一帶，遇見一個道人：往後山深處去，自己因爲一過飛來峯，就是狼羣集聚，所在，一番好意阻止他，可是道人並不肯聽，他說是常來常往，走慣了這條道，並沒有多遠的道路，他也就到了他所走的地方奇天嶺，當時因爲這道人的行蹤很怪異，他所說的地方，我們也沒聽見說過，所以這件事始終找不了，常常的想着，也要找到道人所說這個所在，只是終日忙着打獵的事情，那有閒工夫來探查這種不重要的事。你們二位若是真找這個地方，我們只知道所去的方向，至於準有沒有這一所在，那可說不定了，九連環錢昭義跟盧家讓聽獵到戶所說，總算是得了一線曙光，仔細問了他往飛來峯所去的方向，獵戶們指示了道路，這哥兩個遂順着往西北的一條荒涼山道走來，從遇到這批獵人後再也看不出行路的人了，趕到了飛來峯下時，已經到了



## 天 山 四 義

傍晚時候，這哥兩個停身在山中，往四下一望，真叫人心無所從了，四下裏亂峯起伏，峻嶺重疊，並且天色一晚，烟氣騰騰，那有什麼人烟的跡象，這哥兩個雖只說是視死如歸，但是終歸沒到了死的時候，螻蟻尚且惜命，到了這種地步，心驚胆寒。哥兩個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相視了半晌，九連環錢昭義嘆息一聲，向盧家讓道：「師弟，咱們心中不必難過，到了這種地步，只有往開想，認定了是命該如此，我們只當在荆山已經死在鐵燕子盛云飛手中，我們到了這時，不也就早完了麼，虎口中已然逃出來，真要是在天山送了命，那叫生有處，死有地，命該如此，咱們提起精神來，先找個棲身之處，是要緊的事，好在身上的乾糧，五六天也用不完，真要是五六天還找不到，咱們也就不必再活下去，師兄弟二人，落個同生同死，也倒值得」，盧家讓此時是淒然落淚，低頭無語，容師兄說完，只點點頭，兩人遂趕緊的找尋安身的所在，倒是沒費什麼事，在一個嶺下面，尋到一個石洞，裏面地方雖然不大，足可以容身，盧家讓用刀把裏面的腐草完全砍去，錢昭義從外面，抱來幾捆乾草，舖到裏面，弟兄兩人實在勞累，坐在裏面把乾糧袋打開，各自吃了些充飢，好在方才在山澗邊已經飲過水，不覺得怎樣渴，這時天已經黑了，身邊雖然帶着火種。可不敢打火，恐怕把野獸引來，現在天剛黑，連星月之光全沒有，眼前的道路又不平，不好對付野獸，錢昭義把九連環也從腰間撤出來，盧家讓把刀也握在手中，兩人是面向着石洞口，防備着有野獸侵入，這時也不敢睡，依在石壁上，閉目假寐，過了很大的時候，石洞口外，漸漸的有些亮光，哥兩個歇了這半晌，精神漸漸的恢復，錢昭義遂站起來

，走到石洞口外，向外看時，只見滿天星斗，東方的月雖然上來，但是還被飛來峯擋着，不過附近一帶景物，已經依稀可辨，盧家讓也跟着出來，此時兩人的心情，倒比天剛黑時鎮定了，見這飛來峯，黑沉沉高聳天空，大約總有六七十丈高，靠近峯下，盡是千百年的古樹，山道上也是到處一人多高的野草，耳中不斷的聽得狼、梟鳴之聲，這種荒山野谷，大嶺高峯之下，眼前所看到荒涼的景象，耳中所聽到的一切怪聲，真叫人不寒而慄，好在師兄弟二人作伴，互相助着胆子，九連環錢昭義道：「師弟你看這片荒涼的景象，好在我們是兩個人，若是一個人困在這種地方，這是危險萬分。」盧家讓點點頭道：「已經到了這種地方，只好把生死置之度外，眼前就讓他有什麼怪異的事情，像我們這樣與鬼為鄰的人還有什麼可怕。」九連環錢昭義道：「話雖是這樣說，我也知道，一切恐怖的景象，完全隨着自己的心情變幻，不過現在我們到的這種地方，不能一概而論了，深山野谷中，什麼厲害的怪獸全有，真要是遇見奇禽惡獸，本領稍差就不易逃得活命。」兩人說話間，前面那座飛來峯看得很清楚，九連環錢昭義向盧家讓道：「這石洞僅能避風雨，我們在裏面也不能安然睡着。時時得提防着毒蛇猛獸的侵襲，我們索性到前面略高的地方，往四下一看，咱們看看附近一帶是否有獵戶人家，只要能够找到燈火之光，我們又何妨投奔了去。」盧家讓點頭答應一同往前走來，順着前面這片亂山道，直奔飛來峯下，兩人走出有兩箭多地來，突然看到在這山道的偏西南有一道較高的山嶺，比較着容易着足，九連環錢昭義頭一個領着這條亂山頭的山道，直撲前面這道山嶺緊走過來，因為他們全是練過

輕功的人，腳底下盡是亂石，走慢了反覺得費事，反不如騰身縱躍，比較快得多，九連環錢昭義一連幾個縱身，已經竄到嶺頭上，盧家讓也是跟蹤而上，兩人到了這山嶺的上面，往四下一張望時，近處看不過是亂山起伏，怪莽叢叢，再往遠處看，烟雲四合，那能看出多遠去，兩人看到這種情形啞然若喪，沒有一點指望了，這師兄弟二人在嶺上木立移時，方要從嶺上轉下來，盧家讓忽然驚呼道：「師兄你看，那邊好像有一點星星之火」，九連環錢昭義順着盧家讓手指處一看，順着這道山嶺往西南去，大約有半箭地遠，有一點藍汪汪光亮，倏隱倏現，並且那一帶荆棘荒草太多時時被隱蔽住，九連環錢昭義微搖了搖頭向盧家讓道：「師弟，我走着可不大對，這不是燈火之光，依我說咱們是趕緊退下嶺頭，別找麻煩，我雖沒到過邊荒之地，師父師伯，可是久在邊荒的人，聽他們常常的說到，深山野谷中往往有毒蛇野獸們，眼中所發的光亮，在遠處看如同燈火之光，這種沒有人跡的地方，若是遇到了人，必是成羣結隊的獵戶，單身客一兩人，誰敢在這種地方走。」盧家讓，被師兄錢昭義這一說，添了幾分畏懼之心，這師兄弟剛要回身往嶺下走，九連環錢昭義對於眼中所看到的情形。可注了意，這時忽然聽得遠遠的草木振動，嗖嗖的起了風聲，九連環錢昭義說聲：「不好，師弟我們快走。」盧家讓也聽得這種風聲不對，跟着師兄一同往嶺下跑，那知兩人出來沒有兩三丈遠，鼻中已經嗅到一股子腥風，背後荆棘亂草、喇啦的暴響聲起，兩人一回頭，只見一條大蟒，已經探過身來，前半截搭在嶺的這邊，後半截還沒過來，這條怪蟒，大約總有三四丈長，兩隻眼藍汪汪的如同兩盞燈，大約牠是用

後半截身子擾地上的荆棘荒草，嶺那邊竟起了烟霧，九連環錢昭義向盧家讓喊了聲：「師弟我們回不得石洞，趕緊找一顆大樹往上面逃」，九連環錢昭義話聲中身形依然飛縱起，直撲嶺下一排高大的松柏樹，盧家讓身形也是緊着縱躍，這師兄弟兩人，到了樹底下，各自騰身縱起，個人找到一顆粗可合圍的大樹，竄到丈餘高，雙手抓住樹幹，往上揉升上來，趕到再一回頭時，那條大蟒已經全身竄過山嶺來，蟒頭揚起三四尺高，大口中流着腥涎，兩眼閃着藍光，這條怪蟒，它略一張望之下，似已看見這師兄弟兩人上了樹，地上唰啦的一陣暴響，把草根子全拔起，沙石亂飛，身軀一縮一伸，已經竄過來，到了九連環錢昭義這顆松樹下，錢昭義這時把囊中的梭子鏢扣在掌中，自己停身處却是一根極粗的樹杈子，這條怪蟒，後尾往地上一攬，向左右擺動，唰啦一陣響，蟒的前半身往樹上撲來，往上一竄，已經起到丈餘高，九連環錢昭義，自己咬着牙穩定着心神，看準了蟒頭，一振腕子用了十二分的力量，把梭子鏢向怪蟒頭上打來，盧家讓定身的是第二顆樹上，跟師兄相隔不到丈餘遠，也同時一抖手，打出一支亮鋼鏢來，他因為方向偏着，只好往蟒身上下手。兩人鏢同時打中，還是九連環錢昭義這一鏢打得厲害，嚇的一聲，一支梭子鏢整整的打入怪蟒的左眼，這怪蟒竟發出極刺耳的聲音，左眼這一打瞎，腥血竄起來三四尺高，上半身往地上一落時，盧家讓那支鏢，竟自從蟒身上滑過去，絲毫沒傷着牠，可是怪蟒身形往地上一落，九連環錢昭義算惹了禍，怪蟒左眼一瞎，再往起一長，一股子腥風，這條巨蟒竄出五六丈去，往亂石的山道下一落，牠後半身在地上左右一盤旋，這師兄弟兩人幸

虧是在樹帽子上，有樹枝遮蔽着身軀，這條巨蟒竟自把地上的石塊，攪的飛起半天，碎石如雨般向下落，橫着飛出來，撞在樹木上山壁上一片暴響，從石塊撞擊的聲音，已知道這條大蟒的力量太大了，凡是被飛起來的石塊，趕到被撞回來，全成了碎碎渣，九連環錢昭義心中方驚喜着這條怪蟒，被騰了一眼，或許負傷逃走，那知第一次往外竄，牠是疼的往前瞎撞。趕到略一停，他那肯干休，蟒頭往回一轉，帶着嘶嘶的鳴聲，反撲過來，這師兄弟二人第二次又把鏢扣好，但是第二次撲過來，牠不肯像方才那麼上當了，前半身往樹前一落，後半身竟自衝過來，喇啦的竟把錢昭義停身的這株柏樹，樹幹的下半截纏住，這種怪蟒力量真大，因為這種深山野谷輕易看不到人跡，有時遇到了人，就是大幫的獵戶，他們人既多，獵戶們更能利用火槍，怪蟒雖兇，也得逃避，現在好容易看到了這麼兩個孤行的人，這條怪蟒竟施展牠的威力，非想把這兩人一飽饞吻不可，牠下半身把樹幹纏緊，全身力量一振，上半身身軀擺動，整個的樹身恍動起來，樹幹下面扎根的地方，噍噍噍啞啞，眼看着這株樹一倒，這弟兄二人就命喪天山。

## 第六章 奇俠援手奇天嶺含淚入師門

九連環錢昭義，盧家讓歷盡艱辛，備嘗苦艱，那知已入天山竟自遇到這種怪蟒，空山寂寂呼救無門，這條巨蟒負痛怒極之下，把樹幹纏住，九連環錢昭義停身在樹上，雖是兩手把牢，但是也禁不得

樹身這麼振動，身形搖搖欲墜，情勢十分緊急，那盧家讓雖則也上了樹，但是那見過那麼大的怪蟒，已經嚇得心驚胆戰，看到錢昭義停身的這樹，工夫一大，非被怪蟒把這樹弄倒不可，那一來師兄決難逃活命了，在情急之下，好在兩株樹相隔不遠，盧家讓早已把鏢扣在手中，這怪蟒把樹幹恍了兩次，因為是數百年的古松，扎根太深，一時間倒不下來，這條怪蟒越發的暴怒起來，他突然的把下半身一鬆，一兩丈長的下半截，竟全退下來，但是他龐大的身軀，在這樹幹附近一盤旋。立刻腥風陡樹，沙石亂飛，他竟猛然一旋轉，用他下半截身向樹幹上鞭打過來，叭啦的一聲暴響之下，這麼大的樹已經向左傾斜過來，這時錢昭義知道已經到了最後關頭，只要離開樹頂子決逃不開，這種蟒走起來，如同御風而行一般，自己雖是有輕身夜行術的功夫，可是也沒有怪蟒疾馳的快，跑不出一箭地，準得被他追上，在情急之下，遂把掌中的梭子鏢，自己暗中禱告，生死就在這一鏢了，這條怪蟒，一尾巴猛打樹幹之下，他因為用力太大，下半身覺得疼痛異常，口中發着那種刺耳的嘶聲，身軀一旋轉過來，作勢把竄起向樹上撲，錢昭義趁着樹身顫動的稍一停之下，抖手一鏢打出來，可是盧家讓那裏，也正和他一樣的打算，也在怪蟒一轉身時，用足了十分的腕力，把鏢發出來，可是在心驚胆戰之下，手脚那能準，他這一鏢奔蟒頭打去，正恰巧九連環錢昭義的梭子鏢是賭準了怪蟒的巨口發出來，這怪蟒一用頭，向右一閃，正好盧家讓這一鏢斜出一尺去，蟒頭是迎了個正着，這一鏢正釘在他右眼上，這怪蟒雙眼被打瞎，痛極之下，身軀一甩，已經竄出五六丈去，腥血淋漓甩起數尺高來，可是雙眼雖瞎，那

## 天 山 四 義

能就死，這小兄弟兩人，看到蟒向前竄出去，認爲他負傷逃走，弟兄二人能逃得活命了，那這才轉過去六七丈遠，這種一二百年的怪蟒已通靈性，他更懷着復仇之心，在痛極之下，離開樹幹這里，可是剎那間，又翻回來，三四丈長的身軀，竟在這一帶，盤旋起來，那蟒身不住的向這樹上連纏帶打纏攪得眼前這一片一二十丈的地面，沙石紛飛，烟塵大起，所有這一帶的樹都遭了殃，只要被他身軀纏住，稍小的樹幹，只要怪蟒一用力，立刻唳啞喧嘩暴響之下，連根折斷。有時倒下來的樹幹竟被他甩起半天，這哥兩個停身的這兩株樹，雖則沒倒了下來，可是一連兩次被小樹砸上，身軀全險些被震落下來，這兩人簡直魂飛魄散，就是再想逃走全沒有力量了，這條怪蟒在暴怒掙扎之下，地上的石塊翻翻滾滾，弄得這一帶腥血遍地，忽然這條怪蟒竟又轉到盧家讓停身的這株大樹前，他眼雖瞎似乎嗅覺了人的氣味，再不肯離開這一排樹，這怪蟒發起威來，一連三四次蟒身來盤打這一排樹，任憑樹生得多麼堅固，也禁不住這麼暴大的力量摧殘，盧家讓停身的這株樹被怪蟒一連三次用力的纏住，猛恍動之下，這株樹竟自向山道上倒去，可是盧家讓停身在樹帽子上，樹幹往下一倒，這條怪蟒也正往山道上一甩頭，樹帽子壓在他上半身上，這條怪蟒再一甩頭，樹帽子被震起，盧家讓那還抓得住樹杈子，身軀已被彈起，這一下，就是不落在蟒口中，也得摔個半死，就在身軀被震起的一剎那間，從東邊的山壁，發出一聲長嘯之聲，一條灰影，疾如飛劍一般，從上面落下來，盧家讓被彈起的身軀，竟被這人抓住，隨着這人的身軀往下一落，竟落在山道上，可是毫未停留，盧家讓竟被這人帶着騰身縱起，

往起一拔就是三丈多高，一連三次騰身，順着旁邊一帶陡壁懸崖，直翻出十餘丈來。可是盧家讓已經被吓昏了，覺得自己的身軀一落實，脊背上更被這人拍了一掌，盧家讓覺得心頭一振，已經清醒了許多，不過眼還沒睜開，可是這人竟在自己的耳邊招呼道：「你可不要移動，摔下去可就活不了，我去收拾這孽畜。」盧家讓覺得這人把自己一鬆開，耳中更聽到他囑咐的話，努着力睜開眼看時，趕情自己已停身在懸崖峭壁的半身。一塊四五尺寬的突起岩石之上，突看到救自己這人，似箭離弦翻了下去，再往下面山道上看時，那怪蟒餘威尚在，依然尚在找傷他的人，下面一片山道，被他龐大身軀翻騰的烟霧騰騰，這時看到一條灰影已經落在山道上面，跟着一個鶴子鑽天式，凌空拔起，竟落在九連環錢昭義停身的那株樹帽子上，眨眼間竟見這人把錢昭義措在背上，從樹帽子上騰身拔起，縱躍如飛，仍然撲上這段懸崖峭壁間，一連幾個騰身縱躍竟把九連環錢昭義也送到上面，往這塊危石一放，這人一句話沒說，翻身退下去，見他臨下去時，竟自從背上撒下一口短劍來，離着山道還有六七丈高，他這次竟不再往山壁上着脚，猛然飛縱下去，往下面一落時，整整的落在那條怪蟒的旁邊，他手中那口短劍揮動，到往下一落，跟着見他身軀拔起，一竄就是三四丈高，往旁落去，可是那蟒身上，一股子鮮血，隨着他身軀竄起來那情勢越發的險惡，連一二尺高大石塊全飛起，那怪蟒如同瘋狂一般，數丈長的身軀盤旋的快了，可是這人倏起倏落，身軀每一落下去，跟着縱躍，閃避，就是一股子血竄起，眨眼間這段山道的石塊滿成了紅色，見這人一連足有十幾次，最後一劍下去，身軀再縱起時，那條怪



## 天 山 四 義

蟒才停住不動，這人也停在懸崖的半腰上，用那山壁上的荒草，拭着劍上的腥血，把那口劍遞入背後的劍鞘，他才翻身揉升上來，這哥兩個，此番真是絕處逢生，這人好似天上飛來的神人！在這種情勢下，竟能够救得弟兄二人的性命，趕到這人翻上這段懸崖突起的怪石，盧家讓這才看見了這人的面貌，趕緊跑在這段怪石上叩頭迎接着道：「原來是你老人家，恕弟子肉眼不識真人，老人家趕情是當代劍俠有這種驚人的本領，再生之德至死不忘。九連環錢昭義，也隨着師弟跪在這段岩山上面，叩謝活命之恩，可是自己心中很奇怪，聽師弟的口風，分明是認得此人，自己看到這人的面貌，生得十分怪相，可是換一個地方，決不信他有這麼大的本領，長的其貌不揚，活像是個鄉下老兒，這時這位老人伸手把盧家讓拉起，更向九連環錢昭義招呼道：「賢契你快快請起，不要這麼多禮，你們哥兩個，真是多災多難，這也是你們兩人，存心正大，盧家讓一片孝心，錢昭義你義俠可風，爲一個師弟受到這麼多困頓之苦，今日這件事好險，是我意中想不到的事，其實你們入天山，我已經知道，正爲是叫你們年輕人，多受些折磨，爲是磨練你們的魄力，將來也好昌大我們門戶，想不到竟會遇到這條怪蟒，把這條小命，真要是斷送在怪蟒口中，我想沒有法子向你們師父們交代了。」盧家讓和九連環錢昭義，全站起來，盧家讓跟着問道：「老前輩，前者在驛鎮相遇，蒙老人家店房贈銀，我們弟兄才能來到天山，還沒領教老前輩尊姓大名。聽老前輩的口風，似乎和我恩師全有認識，請老前輩詳示一切才好。」這位老者微微一笑道：「我豈止和你師父師伯的認識，我們是同門師兄弟，我姓喬名昆，江湖人

## 天 山 四 義

稱我爲翻天手，我與南荒異叟也秋帆，乾坤掌石子奇，是親師兄弟，不過我們弟兄分手的年代已多。我已經有三十餘年，沒跟他們弟兄相聚，我這些年來，在雲貴苗疆一帶，寄居下去，始終沒到內地來，這次爲得我們本派前一代掌門人，正式的傳授衣鉢，所以我才趕回來，可是還因爲有幾位同門，散居四方，本門中這種大事不能不把他們全找到了，我奉命到湖南去訪尋一位同門的兄弟，不想多年弟兄，人已故去，在歸途中恰巧與你們弟兄相遇，因爲我聽也師兄提到本門中有這兩個後輩，以及在瀾邊所遭遇的事，所以一看到你兩人，就疑心是我們的門下，果然我略一探查，已知道所料不差，我們戶中的弟子，全要叫受些磨難，好鍛鍊他身心的堅強，俠義道中人，原本就講究，天地吾慮，到處爲家，深山大澤，古廟荒村，那是我們常寄跡的地方，天山道路險峻，尤其是奔奇天嶺一帶，更是極難走的地方，我想你們弟兄二人，雖則不是貴公子，但是從小也沒受過多少磨難，此次入天山尋師，正好叫你們嘗嘗山行之苦，所以我任憑你們走進山中，不再管你們，我已經趕回奇天嶺，報告了師兄師弟們，可是也師兄很是埋怨我，認爲天山後山一帶，毒蛇野獸太多，你們已經受盡了折騰的身體，真要是遇到了凶殘力大的野獸，恐怕不易抵禦，吩咐我趕來接應，那知道真個不出也師兄所料，你們弟兄的兩條小命，險些斷送在我手中，這條怪蟒，平時並不常出現，真要是竄到前山擾亂傷人，我們也就早想法子把他除了，也是你弟兄災星未退，竟自這麼湊巧，和怪蟒相遇，我若是再晚到一步，只怕你們非要落在怪蟒的口中了。」這師兄弟兩人，此時才知道這位老前輩趕情是本門人，現是逢凶化吉

## 天 山 四 義

，闖過這步大難，便知道已經能和師父相見了，兩人雖然是折騰的筋疲力盡，可是此精時神反振作起來，九連環錢昭義盧家讓，重行叩謝這位師叔，翻天手喬昆，因為他比也老師年紀小，比石老師年歲大，所以兩人以師叔稱之，翻天手喬昆向兩人說道：「現在我得幫助你二人翻上這段崖頭。這位翻天手喬昆說話間，伸右手先向盧家讓左腋下一插，口中喝了聲：「一起，」從這外蠻起的危石上面，飛縱起來，在那懸崖峭壁間，倏起倏落。盧家讓也是練了一身功夫的人，到此時絲毫不能施展，眨眼間身形已落到山頭上，這翻天手喬昆二次下去，把錢昭義也帶上來，順絕頂高峯間往前走來，喬昆告訴二人：「這種千年巨蟒，連流出的血全有毒，所以這段道路決不能再着了，從山頭上面轉過一大段道，，仍然翻下山道，可是離開出事地方，已經有一里多地，兩人更向這位師伯請求石洞中的包裹得取回來，這翻天手喬昆令二人等候着，他身形施展開，捷如飛鳥，只有二盞茶時，忽然翻了回來，把包裹交與二人，用手向前面一指道：「你看遠遠云封霧鎖的那就是奇天嶺，不過看看如同近在眼前，其實走起來，至少還有二十里路，工夫不大天光大亮，所經過的地方，漸漸的不像先前那座荒涼凶險了，氣候也顯着和暖了些，順着一帶山崗下，草木茂盛，走出有十幾里路，順路一座小峯頭轉過去，翻天手喬昆用手向前面一指道：「你們看，那就是掌門人所住的地方了。」兩人順手指處望去，在那奇天嶺的嶺腰上，有一大片平坦的地方，可是上面盡是翠柏蒼松，隱約的看出一兩座石屋的屋角，漸走漸近，到了奇天嶺下，只見從下面開闢着一條整齊的磴道，盤旋而上，到了嶺腰，看出上面，足有數

## 天 山 四 義

十畝大的地方，到處里全有樹木，這種地方好像是夏末秋初，決不像深秋的光景，剛轉進路口，從樹後轉上兩名壯漢，年紀全在三旬左右，全是鄉農的打扮，可是一個個精神抖擻，都向翻天手喬昆躬身施禮，喬昆一擺手，他們退去，穿着樹林經過了幾座石屋，可是並沒有人出入，緊靠後面貼着山壁，有一座較大的房子，圍起一段石牆，兩扇堅固的木柵門大開着，門口也沒有人，可是靠三個才往里一邁步，從石牆內左右各竄出一人，却也躬身迎接，翻天手喬昆帶着兩人，順着當中一條平坦的石道往後走，這條道從大門起足有二三十丈長，兩旁全是樹木，上面樹帽子全互相搭在一座，喬昆帶着兩人直奔迎面一座高大的石屋，這門口可站着兩名壯漢，在門旁伺立着，遠遠的喬昆向他們招呼：「韓福周義給我報一內中一個一拉門進去，剎那間已經出來，向喬昆說了個：「請」字，喬昆帶着二人走進里面，這哥兩個心已跳得到了嗓子眼，進得屋來，只見里面另有一番氣象，這座石屋非常高大軒敞，里面並沒有內地所見的陳設，趕着門一架高大的石案，兩旁擺着許多樹根作的矮凳，在石案左邊坐定了，正是本派的前輩屠龍手霍天民，靠右首就是南荒異叟乜秋帆，在霍天民旁邊又有一位老者，看年歲他在六七十歲之間，頭髮花白，可是面貌紅潤得格別，如同少年一樣，再下首就是乾坤掌石子奇，錢昭義和盧家讓，此時全不由己的往前緊走了幾步，各撲到個人師父的面前，往地上一跪，痛哭失聲，南荒異叟乜秋帆，拉着盧家讓石子奇拉着錢昭義，全用和鶯陳痛的聲音招呼二人，不要難過，不要失禮，先要拜過掌門人有什麼事再講，這哥兩個忙強自忍着悲痛，給師父叩了頭，跟着向霍天民招呼

## 天山

## 四

## 義

了聲：「師祖，」按着禮節拜見，南荒異叟也秋帆實給兩人引見，那位面色紅潤的是你們二師伯，追云手喬云，這位老人家也是在江湖中引道多年，他久走川滇雲貴一帶，現在已經封門閉劍，這時因為本門傳授衣鉢的大典特意趕來參與這番盛典，盧家讓錢昭義叩頭拜見過，也秋帆却向翻天手喬昆說道：「師弟，此行如何，」喬昆點點頭道：「吾不是多一番小心，真要鑄成了大錯，我本想遵着掌門人的意思，叫這兩個孩子，多受些折騰，鍛鍊他們的體魄，那知後山那巨蟒竟竄出來，險些飽了怪蟒的饞吻，」也秋帆點點頭，這時兩人才略述經過情形，說到痛心處，仍然淚流不止，也秋帆石子奇臉上可全有些變顏變色了，也秋帆恨聲說道：「你二人不要痛心，這可真是前生冤家今生對頭，我決沒想到，鐵燕子盛云飛竟敢這麼起毒心，懷惡念，背誓言，生反覆，他竟自二次下毒手，我也秋帆一去辦了這一件錯事，真叫我抱恨終天，盧老大人全家算是斷送在我手中了，我不把這冤魔碎尸萬段，我真對不起死去的好友，」乾坤掌石子奇，更向錢昭義道：「昭義，你很好，你一個富家子弟，當初投入我門下，肯刻苦操練功夫，已經算很難得，可是這次你能够受盡了飢寒困頓之苦，始終不肯離開你師弟，在本門中，你算是最難得的好弟子，雖則你險些送了命，可是作師父的面上有光，」那位掌門人屠龍手霍天民，從二人進門始終不發一言，兩眼只是把這小弟兄二人看個不住，這時兩人，倒有些拘促不安起來，屠龍手霍天民，忽然一點手，向二人招呼道：「你們近前來，」錢昭義趕緊和盧家讓到了掌門人面前，兩人低頭不敢仰視，屠龍手霍天民道：「抬起頭來，」二人抬起頭來，霍天民仔細看了

## 天 山 四 義

看，又摸摸二人的脈息，嘆息一聲道：「你們很苦了，現在身上可還有什麼病痛，」錢昭義和盧家讓把中途患病據實以告，這位老俠客，跟着說道：「不要認爲你們病好了，你們是內傷憂鬱，更飽受飢渴勞累之苦，外受風寒露冷的侵襲，恐怕不久病魔要發作起來，那時恐怕，和緩復生，無能爲力，兩人唬得趕緊跪下，盧家讓悲聲說道：「弟子倒不怕死，只求師祖慈悲，能到我報仇之後，就是身化劫灰也甘心了，掌門人點點頭道：「你二人的孝義可欽，莫說是人，就是鬼神也能感動了，」跟着從懷中取出一個藥瓶，倒出六粒丹砂，更吩咐門前伺候的一名壯漢，用艾瓢往石鉢中，舀了一瓢水，兩人把丹砂立時服下去，掌門人說道：「這旁邊有一間石屋，你們師兄弟二人勞累過甚，先行安歇，至於你們本身的事，不用掛懷，我現在因爲已經安排好，立志歸隱苗山，傳授衣鉢的大典完畢，我叫他師兄弟四人仗劍下天山，去找鐵燕子盛云飛清算舊債，不過事情沒有十分把握，這一個冤魔敢這麼倒行逆施，我認爲他另有所持，將來若真個收拾不下來他，我情願祖師前背却誓言重入江湖，和盛云飛清算冤孽債，你們歇息去吧，」二人叩了頭，轉身往外去，剛一推門，忽然覺得一股子向撲上身來，從外面猛闖進一人，這弟兄二人身形微被這人一碰，全倒搵在地上，九連環錢昭義和盧家讓被摔得不敢出聲，等到一打量來人時，竟是一個身高六尺左右，頭上亂髮蓬蓬，面如鍋鐵，兩隻巨大的眸子，發着一股異光；獅鼻巨口，耳掛金環，上身只披着半臂，下面也只一條短褲，四肢全裸露着，皮膚作黑紫色，兩臂扎筋暴結，帶着一片威風，他撞了人後，也似乎十分驚異，把脚步收住，這時上面坐的掌

門人，屠龍手霍天民，却在晤了一聲，似在嗔怪他，錢昭義和盧家讓撞得並不重，心中已經思索出，這正是師祖當初說過，苗疆上所得的異童本門的衣鉢，也就要傳在他身上了，這個苗童看了錢昭義又看盧家讓，他也木立在那里，掌門人這時，却在招呼道：「鐵虎你過來，」錢昭義和盧家讓剛要往外走時，掌門人又招呼道：「昭義家讓你們回來，正好給你們引見引見，」兩人趕緊來到屠龍手霍天民面前，這位掌門人向這弟兄二人說道：「他名叫鐵虎，生長苗疆，得天獨厚，力大無窮，天賦的一種輕身術，翻山越嶺，捷如飛鳥，快似猿猴，從他九歲上我就把他收在身旁，到現在已經八年光景，他的資質聰明，也和一般苗人不同，你們莫看他長得像野獸一般，但是心性頗為靈巧，這次傳授衣鉢，將來能够昌大我門戶，也就全在他身上了，不過我在這般年歲下，焉能再收徒弟，所以叫他拜在秋帆門下，你們只以師弟之禮拜見，」九連環錢昭義和盧家讓趕忙按着禮節叩拜，這個鐵虎，此時知道是自己兩個師弟，乍一見面，把兩個師弟全撞倒地上，此時自己覺得好生難堪，那一張黑紫臉，越發漲得難看，這弟兄二人行禮時，鐵虎伸手相攙，二人更自報了姓名，這鐵虎說得一口漢語，向二人道：「師弟們，不要怪罪我這種粗野的人，方才舉動，實太叫師弟們笑話了，」九連環錢昭義忙道：「義屬同門，師兄更得本門真傳絕技，我們往後，還要求師兄指教呢，」但是鐵虎囁囁着說道：「師弟們往後在這里住下去，不要和我客氣才好，我還沒學會那些應酬話呢，」九連環錢昭義和盧家讓二次告別，來到旁邊這間石屋內，里面陳設也很簡單，除了木頭就是石頭，兩人也過分疲勞，遂在那木床上躺

下歇息，不覺得朦朧睡去，等到一覺醒來，日已啣山，二人在醒轉之後，竟自覺得精神健旺，體力無形恢復，知道這是師祖所賜丹砂之力，想不到這種藥竟有這麼大神效，這時那鐵虎到來，他和錢昭義盧家讓顯得十分親近，不住的問長問短，只是想知道內地的一切情形，並且告訴這師兄弟二人，在苗疆中，一般苗人們竟給他起了一個極難聽的綽號，全管他叫飛天夜叉，自己心里很悵着到內地里在那文物之邦，多等些時，也可以學些漢人的禮貌，只是師祖決不帶自己到內地去，一個人又不識道路，師祖不答應也不敢私自離開天山，鐵虎的意思願意，在錢昭義盧家讓回轉內地時，他也願意跟隨走一遭，錢昭義和盧家讓，因為他相貌長得雖然凶惡，可是他的行為上，帶着一片天真熱情，說話十分誠懇，兩人倒也願意跟這個野人般的師兄常在一處盤桓，趕到晚間就和這鐵虎在一個石屋中歇宿，到第二天過去，這裏竟到了四五位客人，有年歲長的，也有兩位年歲和他弟兄們不差上下，趕到敘談起來，全隸屬在天山派的門下，這是接到了掌門人的信息，趕到天山，來參與傳授衣鉢的大典，這弟兄二人一連在這里住了四天，到第五天上，也秋帆，石子奇，悄悄的告訴錢昭義和盧家讓說是明天就是行禮的正日子，是我們在掌門人面前請求，掌門人已經允許你們參與這個盛典，這時很難得的事，今晚要早早歇息，黎明時就要起身，趕奔苗山，紫花谷飛瀑崖，在那里行大禮，這弟兄二人聽了十分高興，可是飛天夜叉鐵虎跟着師祖却在頭天晚上全走了，到第二日天還未亮，這弟兄二人早早起來伺候着，南荒異叟也秋帆，追云手喬雲翻天手喬昆，乾坤掌石子奇，和所到的一般門人，一同起身，由四名



莊丁分路，離開奇天嶺，從嶺下轉過去，走的完全是後山道路，穿着幾條捷徑竟自出了天山，後山的四道嶺，這一帶就是苗人聚集的所在，再經過的地方，完全是苗疆，所有經過苗人的地方，看到這般人，毫無驚異之處，並且全用苗人極重的禮節來迎接着，錢昭義和盧家讓和師祖在這一帶，已經能够威鎮化外，苗人對他已能有敬戴之心，這是很難作到的事，一路行來，所走的道路，完全抄着捷徑，入苗山後段道路顯得好走了許多，到處全有苗人開闢的路徑平整異常，到了巳時左右已經到來紫花谷，飛瀑崖，遠遠望到這個所在，景物絕佳，碧綠的山峯，高低起伏，在那山峯下漫山遍谷，盡是紫藤蘿，和一種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山道內細草如茵，連着翻上三次磴道，已經到了飛瀑崖附近，這道山泉從峯半腰湧出來，水力很大，上面的山峯，又是探出一兩丈來，這道瀑布懸空而落，形如近練，從半空中垂下來，直到十幾丈，水才流在峯腰間，順着一道山蜿蜒流去，這一帶塵土不染，又有道道清泉沖積著水流經過處，真是飛珠濺玉，從這道飛瀑下穿過去，眼前現出一段平坦的山腰，也就是二三畝大的地方，上面長着，二十多棵果子樹，這時枝葉未凋，當中掩蔽着一座石洞，這座山洞十分高大，洞門前站着兩人，迎接衆人走近石洞中，這師兄弟二人平常所見的山道，最大的不過丈餘高，可是這座石洞高有兩丈左右，洞頂子上有許多雜草下垂，有三四丈寬三四丈深的地方，里面顯着十分軒敞，在靠東邊架着一架石案，石案上面，擺得全份的伍祀香爐贖台，完全是石頭彫成的，尺寸高大，在靠石洞的西邊，一座石床，上面有蒲草編的蓆子，在牆壁上鑿着許多石槽，里面放着些用具，沿着石

壁一帶，地上放着六七個坐具，上面全蒙着豹皮，在西北角這邊，石壁却排着弓箭苗刃，椅托套囊，這種東西完全是苗人所用，單有一柄虎叉，完全是生鐵打造，又柄足有鴨蛋粗，看那情形總有六七十斤重呢，兩臂上若沒有千八百斤的力量，決不會運用這麼重的兵刃的，掌門人屠龍手霍天民，正坐在石凳上，飛天夜叉鐵虎，在神案前收拾着一切，衆人進來之後，向掌門人行過禮，行過禮之後，飛天夜叉鐵虎在石洞門外，燒來的山茶，挨位的敬獻了一盞，掌門人霍天民，到石洞口外，向天上望了望回身來，向乜秋帆等說道：「一天到正午時正好行禮，立刻由飛天夜叉鐵虎把臘燭點起，屠龍手霍天民，親自燒香，在石壁上，用黃紙寫的祖師牌位，這位天山派的祖師，是一位道家，道號一真子，屠龍手霍天民，把香捻着，烟火騰騰，插向爐內，先行叩拜，旁退立一旁，南荒異叟乜秋帆等一般人，挨次行過禮，錢昭義和盧家讓也叩拜了祖師，所有的人分兩旁侍立，這時飛天夜叉鐵虎跪在神案前，掌門人從神案上舉起兩塊竹柬，上面有刻的字，是本門中的六戒，霍天民朗誦了一遍，跟着叫飛天夜叉鐵虎在祖師前明誓，畢生謹守天山派六戒，更往案上取起一柄木劍來，霍天民雙手捧着劍，向鐵虎說道：「這口劍，名叫飛鴻，這是由我們掌門人傳留下來，到我本身已是第四代，本該傳與乜秋帆，亦是他早存歸隱之心，厭倦江湖，如今你拜入我門牆，更因為天賦的聰明體格，連你師父所不能學的絕技，你完全學了去，正可爲我天山派昌大門戶，這口飛虹劍傳給你，你要好好的終身配帶，這口劍，亦能斬殺那罪大惡極，不可寬免的人，不過稍具悔過的人，不得妄事殺戮，仗着他來昌大我天山派的

門戶，可是這口劍也能斬殺你這顆人頭，無論何年何月何日何時，你敢稍背門規，飛虹劍定取你的性命，一鐵虎叩頭謝過師恩，把劍接過來，仍然放在神案上，鐵虎跟着又給師父師叔們行過禮，錢昭義盧家讓也給鐵虎行禮道賀，霍天民站在神案前向乜秋帆，喬云，喬昆，石子奇說道：「今日傳授衣鉢，也正是我本人封劍閉門，紫花谷飛瀑屋正是我埋骨之地，現在我在祖師前傳最後的命令，師們弟兄四人，帶着錢昭義盧家讓即日下苗山，去取那惡魔鐵燕子盛云飛的首級，倘能够順利得手，你們還要起回天山覆命，其中要是有意外發生，你們弟兄全不是敵人的對手，那時老夫亦可背叛誓言，重入江湖了，」乜秋帆，喬云，喬昆，石子奇，全是敬謹領命，即日帶着錢昭義盧家讓趕奔荆山，去訪那鐵燕子盛云飛。

---

---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翻 印
---------

著 作 者

鄧

證

因

出 版 者

元

昌

印 書 館

發 行 人

張

大

椿

發 行 所

元

昌

印 書 館

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二〇三號  
電話：九三六八〇號

---

---

# 元昌印書館

營業最守信用  
款到立發貨

出版名家小說  
發行實用圖書

敝館印行各種名家小說及實用圖書，內容精彩，校勘嚴密，裝幀美觀，定價低廉，故頗受遐邇讀者之歡迎，且每月均有大量新書出版，足供 惠顧者任意選擇。茲將函購及批發簡章臚列於後，諸希各地 讀者暨 同業垂察為幸！

## 函購簡章

一 如蒙函購敝館書籍，請開明書名及部數，其貨款由郵局或銀行匯寄，敝館一經接到，立即將書寄奉。郵票代款，暫不收用。

二 直接函購，既照各書定價八折優待。寄書郵費，一律奉贈。

三 來函請將姓名住址用正楷書寫，以免發生錯誤。

## 批發簡章

一 同業批發，竭誠歡迎。如委託代辦正氣、勵力、廣藝、育才、文光、國光、大方、合衆、普及、建文、大明、學生、三益、武林，出版各書，均照敝館本版批發折扣。其於各書局之書籍，依原出版處之折扣計算，義務代辦，不取手續費。

二 書價如有漲跌，以敝館收到貨款之日為標準。郵費及包裝費，由 貴客負擔。

三 敝館發貨迅速，款到立即照寄。途中倘有延擱，代負查詢之責。

四 匯款函件，務請掛號寄遞，以免遺失。

· 圖書目錄，承索即寄。

